

清代中
興三傑
曾左胡合集

馮玉祥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271B

清 代 中 興 三 傑

曾 左 胡 集 合

五

胡文忠公集上册目錄

圖照

胡文忠公像

胡文忠公墨蹟

題字

余漢謀

蔣鼎文

于學忠

何柱國

目錄

王靖國

馬步芳

正文

傳 略

.....

一・四

奏 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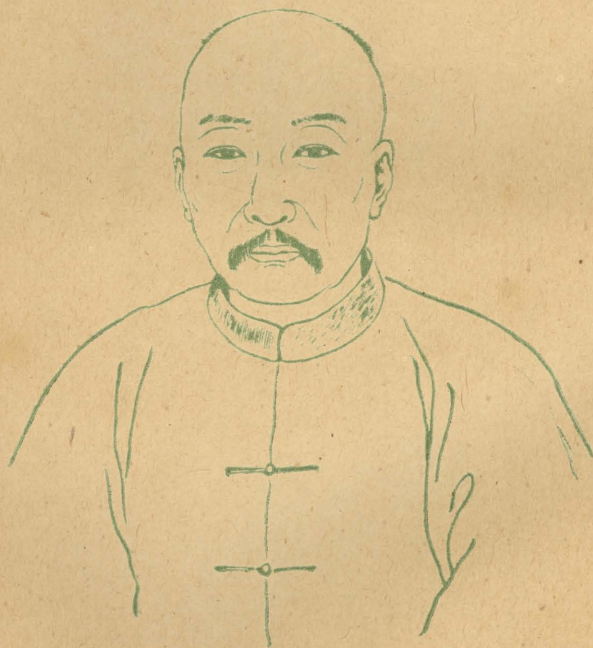
一・一五八

批 牘

.....

一・一八

胡文忠公像



之矣城先生史布 寡國被圍此交
若夫則勝史無迹兵之既敗其情
也凱章次者乞速懼之孝史兵之五千
人多至六千人 本多則其勢多之
也難于智御 夢驍果之才至一軍務
正解然口于府庫中 乃居之 刻此
律不獲 由之大下之馬 刻屋 銀美 竊
軍成 之後 嗚氣 多 勢 亦 少 惟 而 於 困
中 在 不 耳 嗚 氣 必 在 之 月 之 向 是 必 能 大 始 矣
之 也 在 海 之 心 念 點 者 也 之 智 也 夫 守 矣 焉 焉

集劉以勝文為不可無在書史又新出
不可無勝也指于昔年利由控印探發于左
公而致無憾而致從好話人情款然不為保性
為老有切于天下甚大事也到至秋令之
交中氣其美山為我甚我世重我也病有
強操勢不致正了我不致正也壽山不致樂所
因殊不易探富仙交壽山之言也此之
到者時氣致袖肘之如法初至通生為是久
亦無法可通也至此其法

此為

第 卷 第 十 七

先
民
是
程

余漢謀



隋代中興三傑晉胡左合集

示我周行

蔣鼎文題



曾左胡三公合集

軍人模範

于學忠題



復興典型

何柱國



經濟文章

王靖國敬題

惟曾冬胡功業炳煥胸青甲兵之
徒十萬汾陽諸葛後先濟泮策
畧文韋龍麟丘毅久皆輝行馬
快活汗粹在藥精英光昭聖漢

題清代中興三傑曾左胡合集

抱罕馬步芳



胡文忠公集

傳略

胡林翼字貺生。號潤之。湖南益陽人。道光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八年散館。授編修。旋捐中書。並捐陞知府。分發貴州。署鎮遠府知府。勦辦苗匪出力。李沅發竄貴州界。林翼率勇勦捕殆盡。咸豐元年。補黎平府知府。太平軍由湖南竄武昌。湖南巡撫張亮基請調林翼赴營差遣。已奉命旨。旋以貴州巡撫蔣蔚遠奏稱。黎平毗連楚粵。防堵需人。諭毋庸調。赴湖南。張亮基署兩湖總督。復偕署巡撫駱秉章合疏。請調林翼襄辦軍務。文宗不允。御史王發桂疏稱。林翼捕盜鋤奸。有膽有識。其平日訓練壯勇。仿戚繼光成法而變通之。勇不滿三百。銳健果敢。一可當十。搜剿匪徒於深林密箐中。與士卒同甘苦。所著保甲團練條約。及團練必要諸篇。經督撫餒板頒發各府州縣遵行。均有成效。倘蒙聖恩逾格。畀以重任。留於湖北。帶兵剿賊。可期得力。疏入。命留湖北交總督吳文鎔巡撫崇綸差遣委用。元豐四年三月。擢貴東道。時太平軍由黃州上竄岳州。陷湘陰。林翼率黔勇迎擊於喬口驛。敗之。文宗以岳州爲咽

喉重地。命在籍募勇丁。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飭林翼斷敵後。林翼駐軍通城之平江界。戰於上塔市。殲除無算。四月。武昌省城戒嚴。林翼自通城赴援。六月。擢四川按察使。仍留湖北軍營。戰屢捷。擢湖北巡撫。武漢兩次失陷。湖北大半淪沒。林翼坐困金口洪山一帶。兵餉俱無。厥後克復武昌。以次恢復黃州。林翼不爲自固之計。越境攻九江。分兵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鄰封。自湖北始。九江相持年餘。中間石達開自江西窺鄂。陳玉成自皖北犯者三。林翼終不撤九江之圍以回救。卒復九江。爲東南一大轉機。功甫歲。卽以全力圍皖北。嗣因李續賓覆兵於三河。林翼居母喪。聞信卽起赴鄂。派重兵越二千里。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反。復議大舉圍皖。繪圖數十紙。分致曾國藩及諸路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旋回援鄂省。病中寄書曾國藩。縷陳勿撤皖圍。力剿敵援之策。當時將材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饈。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蹙經營。夜以繼日。每有捷報。奏朝廷。盛稱諸將功。而已不與。其心兢兢。以扶植忠良爲務。時各省慮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窮窘極矣。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

察吏之法。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例浮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元豐七年。創議減漕。嚴裁冗費。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不利中飽之蠹。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準借摧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時勤訓課。謂取民贍軍。使商賈同仇。卽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潔己。卽以興廉。以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散。吏治日懋。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元豐十年。積勞病卒。年五十。諡文忠。所著有讀史兵略奏疏尺牘及詩文集。

奏疏

奏陳水陸二軍連旬進剿情形疏（四月廿一日）

竊臣於三月二十七日在石嘴營次。將添募水陸各勇。尅期會剿情形。由驛馳奏在案。臣南岸一軍。距武昌賊營不遠。其北岸副將王國才一軍。亦擬步步爲營。直逼城下。三月三十日。副將王國才副將銜參將恆泰等。自沌口移進漢陽朝關。并約會記名知府彭玉麟帶領礮船。沿江轟擊。攻至鮎魚套口。燒燬賊船數隻。王國才甫築營壘。而漢陽之賊數千人。直犯朝關。王國才恆泰等督勇擊退。乘勝跟追。殺賊數十名。焚燬賊營一座。該逆退踞於漢陽西門外。外壘中。排列大礮。以死拒守。參將恆泰欲乘勢攻破賊營。躍馬大呼。身先士卒。該逆乃從營後民房。擁出二千餘人。襲我後隊。恆泰奮勇衝突。斃賊極多。漢陽襄湖藏匿賊划。同時登岸。襲擊我軍。恆泰三面受敵。力戰陣亡。兵勇且戰且退。賊遂悉力追撲。正當危急之時。彭玉麟在鮎魚套督戰。遙見北軍退卻。卽督水師登岸。彭玉麟張啓基等自鸚鵡洲截賊之尾。鮑超王明山等自鸚鵡洲前。衝賊之中。該逆狡悍異常。猶復抵死抗拒。右營哨官劉連升首先

砍倒騎馬賊目。并獲其馬。後營哨官王友章亦殺騎馬賊目一人。賊衆始亂。維時署臬司李孟羣派游擊何越庭前來接應。王國才亦下馬據地。手刃退兵。回軍夾擊。數路之賊。同時潰敗。我軍奮力掩殺。斬級三百十餘顆。生擒僞帥羅登才。并長髮老賊三十四人。立時正法。其餘梟水淹斃之賊。又二百餘人。奪獲僞夏官右副丞相曾逆大黃旗一面。并鎗礮刀矛號衣二百餘件。此三十日北岸陸軍先敗後勝。水軍登岸截殺。轉敗爲勝之實在情形也。查水師向不登岸。知府彭玉麟因見北岸賊勢猖獗。恐大有損失。致誤全局。變計從權。保全之功甚大。協和之誼。亦甚可嘉。臣復查朝關地勢。無險可守。仍令王國才駐紮沌口老營。相機再進。而臣急攻武昌。以分其勢。先令守備譚瓊林等帶領千餘人。自李家橋驛路進攻武昌之右臂。臣自率江岸各營。循江隄分三路進攻賊營。四月初二日。督兵前進。該逆先以悍賊伏於街外民房。欲待我軍深入。而襲其後。臣派黔勇哨長姜映等六百人。堅立後隊以備之。派記名把總余玉興軍功王恆丁銳義等力攻白沙洲賊營。殺賊五十餘名。該逆果由兩路分撲。臣中路一軍。堅立不動。其隄外勇目。復從沿江兩路。并力衝殺。斃賊九十餘名。生擒僞司馬張亞潰黎元功僞旅帥趙黑二等八名。奪獲賊械七十餘件。賊衆奔潰。是日李家橋一軍。

同時進攻。人數本單。未能得手。水師攻至城邊。賊伏不出。亦未得手。此初二日。臣軍及水師接仗之實在情形也。伏查鄂爲澤國。必賴水師。而水師情形。江與海異。江水急而海水平。故海之利用在巨艦。必藉順風以壓賊。江水利用在小舟。從上擊下。又必藉逆風以挽水勢。否則舟行太速。開礮無準。收隊甚難。臣於初五初六等日。約期進戰。水師以南風甚狂。進易退難。不能出隊。初九日。臣復督軍前進。見八步街左右。賊幟如林。較前多至數倍。我軍將近賊巢。伏賊盡出。悉銳與中路一軍拚死鏖戰。署湘潭守備千總劉凝俊獨立陣前。手刃三賊。被羣賊矛刺陣亡。同時軍士陣亡者二十餘人。一軍皆驚。洶洶欲動。記名把總余玉興。軍功丁銳義。記名把總吳璘等。先經臣派由江岸隄左而進。見賊攢聚於中路。恐我軍勢必不支。亦恐臣爲賊窘。卽率外委楊琢珩等由隄外梟水來援。水幾沒頂。馳至中路。直衝賊隊。有黃衣騎馬賊目。最爲兇悍。被軍功周玉成等躍至馬前。戮死二賊。餘賊敗潰。我軍合力掩殺。斃賊七十餘名。是日之未至挫敗。則記名把總余玉興。外委楊琢珩等之力也。水師是日出隊。以東南風太緊。旋卽收軍。及十二日早間。北風大作。飛飭水陸各軍。合力出隊。王國才出攻漢陽。賊匿不出。彭玉麟以武昌之下塘角所泊賊船。爲其老巢。必由鮎魚套小河口兩處直下。

塘角。焚奪賊船。則賊失所恃。而鮎魚套等處。乃可得手。卽率右營守備銜張榮貴。衝冒鎗礮。直下塘角。而以鮑超張啓基。截小河口之賊船。劉培元王明山。截鮎魚套之賊船。何越。珽段康侯。爲後隊接應。彭玉麟。攻至塘角。其左營守備孫昌凱。右營守備銜儘先千總張榮貴。首先撲近賊船。擲放火球火箭。計燒賊船二百餘號。燒斃淹斃賊匪四百餘人。守備鮑超。見有賊船逃往下游。卽會同曾秉忠。帶舢板三十餘隻。乘勝追至青山地地方。不料日方及午。南風陡轉。急欲收隊回營。而水勇逆流搖槳。精力漸疲。急難上駛。賊於小河口。開出快蟹幾隻。攔江橫截。彭玉麟等。見下流危急。卽與張榮貴。悉力救援。而武漢兩城之下。賊礮齊發。我水師以江心溜急。必須傍岸而行。遂致中礮子傷者。每船六七人之多。而弁勇裹創力戰。無不以一當十。守備曾秉忠。額受礮子二傷。守備銜張榮貴。身帶五傷。兩足踝均中礮子。猶能裹傷力戰。坐於船頭。手然大礮。是以衆心愈奮。往來於礮聲如雷。礮子如雨之中。銜貫而前。衝出重圍。計被賊礮擊壞舢板十餘隻。弁勇陣亡二十餘人。受傷一百餘人。現在趕緊醫調。必使士氣振興。卽可決期再戰。臣軍是日自辰至申。攻剿四時之久。弁勇奮力攻撲。擊破賊營一座。殺賊七十餘名。祇緣隄路窄狹。隄外積水沮洳。我軍行陣。能密而不能疏。午刻以後。水師

及漢陽一軍。漸次收隊。李家橋所派一軍。進戰不利。該逆遂并力注於武昌江隄一路。臣營兵力本不甚厚。六成出隊。力戰四時。遂續調留營四成。更番迭進。直至二更。賊始敗退。統計陣殺生擒一百六十餘名。查訊犯供。僞將軍羅逆僞總制黃逆是日均經轟斃。而我勇之力戰受刀矛面傷者。亦四十餘名。陣亡十一名。此初九初十二日水陸力戰之實在情形也。查探賊匪近又掘斷城前大路。添築土城。以阻我軍。其派往李家橋分兵進勦者。因僅止勇目管帶。遂添調揀發參將扎勒罕助勦。亦尙未能得手。連旬進戰。水陸弁勇。儘有出力之人。急宜簡拔。使勇怯分明。則士氣可期奮勉。惟一軍絕少文武官員。副將王國才參將扎勒罕之軍。勁旅無多。汰之則兵力更弱。留之則決戰頗難。且漢陽江岸。甚關緊要。勢難將王國才調歸南岸。轉恐北岸空虛。至漢陽之蔡家嶺黃陵磯等處。武昌之李家橋紙坊金口等處。均係前後要隘。逆賊必爭之地。現已各分兵千數百人防勦。惟一軍已分數路。而管帶無人。僅止哨弁勇目。誠恐約束未能嚴明。而急切又無篤實可靠能當一面之才。五中焦灼。莫可名言。惟聞督臣已帶北路勁兵。陸續行抵隨州唐縣鎮等處。倘能迅由楊店蔡店直搗漢陽。約會臣營。同時進攻。更當得力。蔡店尤賊匪糧餉必由之路。更當速撥重兵。且戰且守。乃爲周匝。至

荊州將軍所派李光榮等。前已行抵仙桃鎮。如能進攻漢陽。臣再察核檄調。會同商辦。所有三十日力戰陣亡之副將銜參將恆泰。初九日力戰陣亡之署湘潭守備千總劉凝俊。均係帶隊衝鋒。身先士卒。忠勇特出。實堪憫惜。仰懇皇上天恩。敕部照升銜署銜。從優賜卹。其餘陣亡弁勇。容臣查明咨部請卹。

攻勦武漢得獲勝仗疏（五月十二日）

竊臣於四月二十一日。將南北兩岸連旬進勦情形。由驛奏聞在案。旋即會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兵勇於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大隊齊進。賊閉匿堅壘之中。我軍誘戰終日。該逆僅於牆隙施放鎗礮。以死拒守。二十六日寅刻。水師得風。約會兩岸陸師。大隊齊發。一攻鮎魚套賊舟。一攻漢陽賊舟。自辰至午。排礮轟擊。賊以戰艦橫截鮎魚套口。及漢陽河口。我師從江外攻之。斃賊五十餘名。水勇亦被礮傷陣亡二名。帶傷十餘名。以賊舟堅守不動。未能乘勢衝入。副將王國才游擊周祿進攻漢陽西門。進兵之始。賊壘中寂不聞聲。王國才知賊計詭譎。嚴飭兵勇毋許輕進。俄頃之間。賊礮齊發。伏賊盡出。王國才佯卻以誘之。於賊營三里之外。民房牆穴。預安木礮。迨賊追至相離丈許。自然引綫。轟斃騎馬賊目二名。餘賊一百

十餘名。兵勇折轉追殺。斬擒甚多。臣於是日督隊力攻南岸賊營。分兵三路。派定營分。責成各攻一壘。千總何紹彩周得魁。州同銜伍典。各帶奮勇。力攻江邊白沙洲各營。其黔勇恆勇。實勇安勇分攻江隄八步街各營。該弁等知賊營牆壕高深。預選壯士。各持斧鍬掘壕拔籤。直逼其壘。賊營鎗礮。密如雨點。其攻打江邊各勇。中傷三十餘名。仍能堅立不動。其攻打江隄各勇。始則攻撲甚猛。同時中傷五十一名。創甚稍卻。又因扶掖帶傷勇士。隊伍雜亂。賊遂悉銳乘之。適水師記名知府彭玉麟遙見中路勢將不支。卽飭江邊陸師趕回橫截。而自率水勇大呼助勢。何紹彩周得魁伍典三營。遂飛馳四里。前來援應。由隄下湖蕩。鳧水衝上者數百人。水均沒頂。其大隊又繞上三里。涉淺橫衝。將追賊三百餘名截殺。後路賊數千。已被橫截。中分爲二。遂先行奔潰。惟時援兵已上岸隄。而岸隄之勇目。亦督隊回殺。四面圍住。前路衝鋒悍賊。無一得脫者。計殺騎馬黃衣賊目五人。首級二百三十一顆。竄入隄壩湖內。復被矛戮四十餘名。生擒僞總制伍大潰等二十六名。訊據僞將軍黃至二僞十八軍檢點羅亞羊均已陣斬。奪賊馬五匹。殺賊馬七匹。大黃旗二十七面。刀矛鎗礮二百六十八件。外委安定國李仕喜譚得亮向德明等首先領旗衝殺。而大隊隨之。轉敗爲勝。膽力可嘉。向德明

身受六傷。獨殺五賊。擐旗四桿。尤屬勇往。業經臣分別記名獎拔。其打仗不能出力者。亦於三月內外。查實淘汰五百餘名。以示旌別。二十七二十八五月初二初六等日。水陸均出隊力攻。或以數十人誘之。或以大隊逼之。賊終不出。惟每次攻其堅壘。逆賊穴牆安礮。排列數層。外壕三道。釘籤亦數層。勇往之士。拔籤踰溝。必致帶傷數名。臣細察賊形。并非畏避不出。必另以奸謀困人。恃其牆壕堅深。險阻難踰。使我各營勇士。日日攻堅。暗受礮傷。而轉於兵力不到之處。旁軼滋擾。深堪痛恨。前得督臣棗陽營次來函稱。西安將軍力戰二日。陣亡。他路兵勇先行退走。不知救援。尤深憂憤。大將歿於營陣。軍氣不揚。德安一帶。賊氛尙惡。可否懇請天恩。迅催提督塔齊布。提督孔廣順。進兵援楚。庶大江南北。可以速復。而江西湖北水軍。不爲賊所中梗。至荊州將軍所派守備穆租索朗。同知李光榮。督臣所派李保邦。新募湖南南勇。在沔陽勦賊得勝。惟沔漢是上窺荆襄要路。兼可繞出水師之後。臣擬簡派精卒。委臬司管帶渡江協勦。容與臬司挑選籌議。再爲馳奏。

再臣力攻武昌。一月有餘。近日賊更閉匿不出。知其必有奸謀。臣初九日繕摺。尙未拜發。是日午刻。適有投誠降賊。探知賊計。堅守不戰。於初七八等日。潛啓東門夜出。大股迂道上竄。

夜行晝伏。并探定於初十日陰襲金口。以斷水陸餉道。臣之一軍。兵力不厚。金口僅止守護。勇丁數百名分防。紙坊兵勇亦僅止一千二百名。勢恐不支。萬一賊匪竄踞。則後路糧餉軍火。必致斷絕。又因北岸亦關緊要。業已續派千二百名渡江協勦。兵力難以再分。臣卽日未刻。親提各勇。飛馳金口。紮營未畢。而紙坊兵勇千二百名。初九日三更被賊圍攻。力戰一夜。初十日辰刻業已潰散。初十日午刻。賊之全隊。直犯金口。分五路前來攻撲。臣軍預分三路埋伏以待。而以三路接戰。千總何紹彩周得魁。余玉興。州同銜伍典等各率百十人誘賊。而以大隊旋轉繞之。殺賊一百八十餘名。生擒十七名。逼溺內湖淹斃者約二百名。奪馬十七匹。殺倒二十一匹。奪器械二百餘件。戰至黃昏。數路之賊。均經擊退。我軍亦收隊。仍修牆壘。以待決戰。并據水師記名知府彭玉麟都司鮑超張啓基等稟稱。是日下游。又有另股賊循江上竄。戰船卽過江轟擊。各用舢板排礮攻之。如是數次。斃賊甚多。自午至申。賊敗下走。復排砲追擊。轟斃賊匪多名。十一日辰刻。賊復分四路而來。遙見樹林中埋伏尤多。臣飭各營登高審視。按兵不動。專派長字營六百人深入誘之。賊果大至。伏賊亦起。我軍仍分六路以應之。千總何紹彩周得魁。州同銜伍典。軍功丁銳義等。各率練勇分途勦殺。何紹彩等從中

路又分二枝。行陣旣疏。得以施展。乘勢搏戰。並未施放鎗礮。專以長矛交鋒。賊衆大敗。陣斬二百一十三級。溺斃約百人。生擒僞總制陳立正等十六名。訊係桂平老賊。卽時正去。奪獲旗幟鎗砲刀矛共一百九十餘件。惟時葦山蛇行而進者。尙有千餘賊匪。署臬司李孟羣從舟中哨樓覘之。卽飭水師游擊何越珽率前營水勇登岸擊賊。署臬司李孟羣身自督陣。斬擒百餘名。并獲長髮老賊三名。各路之賊。同時皆潰。賊計欲抄襲官軍之後。而水陸預探得知。并力以乘之。水陸四戰。通計擒斬七百餘名。薙髮逃散者約千餘人。臣卽當督飭各營實力攻勦。至紙坊潰散兵勇。容俟查明。實在臨陣帶傷及膽力尙有可取者。準其收用。其餘八九百名一并裁汰。以示區別。謹將初十一日水陸勦辦情形。附片奏聞。

特參提督違例需索請旨嚴行查究疏（六月二十四日）

竊查軍興數年。供億浩繁。度支告匱。我皇上宵旰憂勤。躬行節儉。卽在廷王大臣以下。無不捐省廉俸。以濟軍需。凡在外大小臣工。自宜加意撙節。以濟時艱。且正項餉需尙多欠缺。惟當曉諭大義。共期奮勉。豈能縱容兵勇。專以財利爲事。又查定例。防剿本省官兵。向無行裝銀兩。及例外口糧。推原例意。原以本省弁兵。奉文防勦。道里不遠。職分當爲。故不准支給行

裝等項。本年前督臣楊需。咨調署理提督訥欽。挑帶兵丁千餘名。防勦粵匪。該署提督訥欽。卽坐索行裝銀兩。兵不滿千。費至萬金以外。又據署襄陽縣知縣王璐稟稱。提督訥欽。帶兵防堵。卽照例雇備船隻。先期齊泊河干。伺應提督啓行。忽有兵丁多人。扭毆埠頭。將范廷鑑右眼胞。王國富左腮腴。顏宗思左肋。李作霖項頸等處毆傷。又於二十日。署提標前營都司多恩。帶兵三百六十名起程。仍飭丁役照前雇船應付。多恩聽信兵丁慫恿。逼勒水手聚衆逞兇。並在沿河客船。肆行滋擾。結隊成羣。必欲另行雇覓。該都司所求不遂。復喝令兵丁將差總王安毆打。致傷遍體。稟請道府就近查驗等情。並準前督臣楊需及新任督臣官文函稱。該提督所帶之兵。並不得力。需索行裝。實違定例。各情。臣復查前西安將軍扎拉芬。忠勇激烈。一時名將。孤軍力戰二日之久。該署提督近在咫尺。並不發兵應援。且見賊先潰。惟恐不速。乃當州縣殘破。餉項支絀之時。方且例外需索。是其志在得財。不在殺賊。已可概見。前侍郎臣曾國藩奏稱。湖北兵勇。不可復用。並備陳三年以來。五次大潰等情。臣查湖北之額兵不實。營政久弛。臨事則招市人而冒充之。以致聞風先逃。恬不爲怪。侍郎臣曾國藩前次陳奏。均係實在情形。兵勇之不強。責在將帥。此皆督撫提鎮有兵政之責者之罪。該署提

督總兵訥欽。不知引以爲恥。方且因以爲利。是誠何心。臣上年隨同提臣塔齊布之後。見其所帶兵勇。經過州縣。絲毫無擾。與地方官絕不干涉。並無應付。且互相稽察。惟恐稍有侵害。致損聲名。可見凡兵勇之志在殺賊者。必不屑以擾民爲事。而其志在得財者。又必不能以殺賊爲事。此固理勢之必然者也。合無仰懇皇上天恩。敕下督臣官文就近將署提督訥欽及隨行將弁。切實查究。一併從嚴參革。其不能得力之兵丁。及早遣散。分別裁汰。以飭戎行。而儆官邪。

再臣於六月初六日接奉上諭。據御史張駿奏。請實行鄉團。以節糜費等語。并著該署撫飭屬妥辦。總在體察民情。慎選牧令。固不得視爲具文。亦不可拘泥成法。等因。欽此。臣查團練之效。外可助官軍之聲威。內可消宵小之隱慝。救時之策。此爲先務。惟團練爲治鄉之要。亦與吏治之用人。兵政之選將相似。假如州縣不得人。則州縣之事必壞。營伍之將領頭目不得人。則兵勇必潰。圍練亦然。以正士良民爲一團之長。則一團之民皆可禦侮。以劣生莠民爲一團之長。則一團之民可使抗糧犯法。可使攘奪爲亂。假鄉民以兵刃。而官吏不能躬親董勸。旌別淑慝。則目前之成效難期。而日後之流弊滋甚。上諭以體察民情。慎選牧令爲訓。

聖慮周詳。無遠弗屆。實已洞察利弊。綱舉目張。臣查代理江夏縣知縣江世玉。本年二月。先期藉勸捐出城。捐項既無所得。而城池已失。臣面諭其隨營效力。則以不能久住帳房爲詞。且任事已久。於江夏縣團練。毫無布置。是其心存狡猾。性耽安逸。已屬不堪造就。咸寧縣知縣莫若璣。年力已衰。耳目昏聩。團練廢弛。不堪振作。嘉魚縣知縣李文灝。於團練事宜。漫不經心。且縱容差胥。需索團費。尤爲謬妄。以上三員。均應請旨革職。惟臣南岸一軍。州縣乏人。查有揀發知縣黃昌輔。人尙明白。堪以委署嘉魚縣事。責飭速辦團練。又隨營湖南慈利縣大挑二等舉人。揀發知縣邢高魁。心地樸實。膽識亦優。在籍辦團。已著成效。惟委署地方。與例不符。札委暫行代理江夏縣專辦團練事宜。咸寧縣一缺。尙無可委之員。已函商督臣酌定委署。理合附奏。

陳奏分防金口及岡勦麥山勇丁先後潰散現在迅派將弁收集整理以期補救疏
(五年八月十二日)

竊臣於本月初三日。將圍攻漢陽迭獲勝仗及水師勞績尤著情形。馳奏在案。嗣據探稱。賊另股攻撲金口。係由江西義甯湖南岳州合以通城崇陽興國之匪。嘯聚而來。而以武昌省

城之賊應之。據署臬司李孟羣稟稱。本月初一日。賊撲金口陸營。李孟羣親督水陸擊退。初二日。賊又悉銳而來。李孟羣飭令陸營堅守以待。賊已敗退兩次。復糾大股分作六路。蜂擁而來。陸營似尙力戰。繼乃潰散。李孟羣趕調水勇登岸救應。因陸勇已散。水師亦孤。必須撥兵應援等語。臣在漢陽城外。聞信之餘。憤恨已極。臣思武漢之要。以金口沌口蔡甸爲最著。臣五月在金口時。兩次雕勦。三次迎勦。賊已大挫。兩月以來。不敢復犯金口。方冀後路餉道無虞。卽擬定期進勦。適因北師爲賊所阻。德安賊勢復張。必須先在北岸打通。或可稍分賊勢。又漢陽之參山等處。兵勇屢潰。警報頻來。前後四次分兵援勦。江湖間隔。往返疲勞。遂以陸師三千人留防金口。並飭署臬司李孟羣管帶。仍以水師護之。臣自率陸師四千人渡江。兼會彭玉麟楊載福之水師。由蔡甸冒險深入。轉鬪而前。逼賊安營。圍攻漢陽。力戰二十餘日。無如漢口無兵分守。漢陽之城未能卽下。而黃州德安之賊。分股來援。初二初三日。賊以下游調來礮船。轟臣營帳。傷斃臣左右數人。適都司鮑超以砲船下擊。賊乃退走。而上游德安應城等處之賊。復由潰口新溝蔡甸分股下駛。鮑超又奮力回擊。焚賊舟十餘隻。賊亦自焚所餘之舟。登岸下竄漢口。臣思內河寬不數丈。水師礮船終虞賊焚。不能久泊。且漢陽之

攻戰方緊。而金口之警報旋來。臣若全軍赴援。則北岸皆爲賊有。欲分軍回救。則兩岸皆覺。兵單兼顧無力。焦灼實深。卽於初四日由漢陽退二十里。駐蔡家嶺。以期轉扼蔡甸。以待北師。而臣營勇糧已積欠至八九十日不等。屢催餉船未到。支絀萬分。因於麥山扼要安營。而各勇嗷嗷待哺。連月以來。不特銀錢久停支發。卽薪米亦甚艱難。初八日。賊以大股分七八路圍撲臣營。各勇竟以無糧不肯出隊。臣激以大義。督令出師。強而後可。心終不固。逆匪以數千抄後。大衆散走。臣現任一面督集潰勇。暫駐大軍山。一面飛催餉項。補放口糧。副將王國才亦因臣軍潰散。移駐軍山。一俟齊集整頓。再圖分勦。署臬司李孟羣因上游新隄新灘口六溪口江面。在在緊要。應分礮船嚴防。並卽稟請親往上游梭巡。以昭慎重。其彭玉麟楊載福。仍以水師力扼下游。戰守不懈。茲荊州轉解川餉三萬兩。因風阻滯。於十一日始到。臣卽派水師都司鮑超設法另募陸勇。或可漸次整理。惟水陸各軍欠餉已久。杯水車薪。萬難濟急。三軍之氣。旣以此而俱頹。戰守之機。亦因此而彌窘。若非援兵大集。南北夾攻。則武漢之克復難期。逆賊之蔓延更甚。臣調度乖方。妄不自揣。急攻漢陽。深入賊穴。水師之勞績獨著。而陸軍之潰散相仍。以一軍分布兩岸。而兩岸皆潰。以一軍兼顧兩岸。而兩岸均虛。且勇

散藉詞於餉絀。究皆嗜利而忘義。如果深明大義。誓報國恩。卽至羅掘俱空。亦應忍飢而戰。況餉船已起解在途。食米亦偶有協濟。連旬力戰微勞。亦均記名候獎。何至喪盡天良。決裂若此。總由臣平時訓練不力。督率無方。除將首倡潰散者。另行查實正法。並將各弁勇查究辦理外。應請將臣嚴行治罪。以肅戎行。惟是武漢情形。水師雖尙完全。而大局實已危迫。荊州沔陽岳州等處。均恐分軼滋擾。不敢不以實陳。伏祈皇上天恩。再飭川省廣籌兵餉。速爲接濟。則愚臣幸甚。天下幸甚。

再湖北軍務喫緊。臣等餉絀兵散。有不敢不盡之心。而賊勢日猖。實非可以飢兵羸卒收功於旦夕者。提臣塔齊布忠勇至誠。爲賊所畏。歿於九江。賊必大肆。卽以湖北一省而論。急宜徵兵集餉。力保荆襄。非南北夾攻。楚蜀合力。難期補救。臣謹就現在情形而細審之。臣軍藉口潰散。卽使收集大半。氣已不振。亦必不能如從前之敢戰。副將王國才一軍。更多冗雜。湖北舊散兵勇。三月以後。無所歸束。先經減等酌給鹽糧。均應大加裁汰。夫兵勇之不强。患在乎多而不精。而餉亦因而久絀。且一次潰走。卽恐習慣自然。恬不爲怪。若不因此裁汰。則正餉愈分而愈少。欠餉日積而日深。外侮可虞。內訌尤甚。終歸潰敗。何補絲毫。查有水師現保

游擊銜都司鮑超。勇敢知兵。臣已遣往湖南分途另募新兵三千人。期以百日。堅明約束。以圖迅來鄂省勦辦。又思九江湖口江面。既無水師。即使圍攻經年。賊之往來自便。不如并力從湖南北。節節打通。乃可水陸東下。合於九江。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屢戰有功。前此臣曾國藩派勦義甯。卽擬進勦武漢。因塔齊布之喪。而暫回潯陽。應請敕下臣曾國藩仍派羅澤南一軍。并益以精兵一二千名。速迅由湖南邊界來鄂會勦。若仍株守九江。而賊勢之橫出旁軼。蔓延上游。似於大局無補。至荊州一府。系東南一大關鍵。國家設立駐防鎮守。立法至爲精微。唯城兵太單。戰守均難分布。萬一賊匪窺伺。深爲可虞。應請敕下四川督臣黃宗漢。速帶精勇一二千名。親來荊州鄂城一帶堵勦。專督江漢之師。兼理江漢之餉。庶臣等得以專意攻戰。不虞餉竭。且川督在蜀道派兵堵禦。不如合力攻勦。則楚蜀均有裨益。此臣所擬陸軍補救情形也。至賊匪力爭長江之險。非水師得力。不能制其死命。侍郎臣曾國藩之創立水師。實爲讎事務之要著。自舢板入湖。九江遭風之後。下游久無水師。故九江湖口安慶廬州均因江而賊舟充斥。湖港分歧。陸軍竟不得手。武漢幸有礮船。而臣之陸軍先潰。王國才亦稍稍引退。水師孤立。沌口上游。賊縱已繞出其後。餉道既虞中梗。日久恐被抄襲。此時

應以力保水師暫屯嘉魚新隄等處。以待陸軍之再整。惟水師十營五哨。可戰者半。亦有經年未曾開仗者。月需餉項四萬餘兩。積欠亦至七八十日不等。不如及時汰去怯弱。以節虛糜。而養精壯。知府彭玉麟。經臣會國藩調赴江西南康。總辦內湖水師之事。臣與副將楊載福面商。退屯新隄。修艤船隻。將各營水師均交該副將親自揀選。極力裁汰。去其十分之三。每月可節省餉項。免致日久更形支絀。楊載福力主兵貴精不貴多之論。誠爲洞悉機宜。此又水師之應速裁汰者也。臣軍之已散者。昧良喪心。不準補給欠餉。其水師及陸勇之應汰者。仍須清償已往。方可節省將來。刻下一軍嗷嗷。殊不應手。湖南以一省防黔粵江西湖北數省之賊。餉項亦聞久絀。勢難分濟。鄂省江西支應亦煩。北路之餉。應以專濟督臣及欽差大臣之師。應請敕下部臣指撥他省兵餉。並請敕下四川督臣廣籌糧餉。分月接濟。臣亦當迅速整頓。挑募奮勇。務期悉數殲除。早復堅城。以安黎庶。而紓宸廑。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

整頓諸軍援師會勦請敕川省迅籌軍餉疏（九月初一日）

竊臣於八月十二日將金口參山勇丁藉詞欠餉。先後潰散。及招集整理。修艤船隻各情形。

奏報任案。臣查武漢今歲賊勢與去歲異。去歲之賊勢猖獗。利在速戰。今歲之賊勢猖獗。利在拒守。賊求速戰。我軍一經得手。賊膽皆寒。乘勢前進。幾如破竹。死守之賊。則必須糧多。兵足。分截要隘。四面環攻。期以時日。乃足以制賊之死命。當春夏之交。臣力攻武昌。乘賊出而與之戰。戰無不勝。嗣後賊乃堅守不出。臣日事圍攻。傷亡過多。往往挫我軍氣。七月以來。臣渡江渡湖。力攻漢陽。自黃陵磯至高廟。繞道百餘里。力戰二十餘日。均有勝仗。而漢口得而不守。漢陽亦終不下。涇口失而德安之賊得與漢陽通。金口失而武昌之賊已出水陸之後。以久戰之勇。潰於一旦。誠可惜也。現在鄂省賊勢滋蔓。又聞湖南已有逆匪數萬人。由粵續至。竄入茶陵。貴州苗疆蠢動。漸侵楚界。若不及時速勦。致兩省賊合。則東南大局不可問矣。願兵無應援。則顧此必至失彼。餉難接濟。則勁旅已成弱兵。頃據浙江紹甯台道羅澤南稟稱。武漢爲東南之樞紐。上控荆襄。南屏楚粵。大局所關。其形勢百倍於潯陽。已經侍郎臣曾國藩飭派該道湘勇並添派寶勇。由南康進發義甯。入通城。以攻崇陽之賊。崇通一定。卽赴金口。會攻武昌等語。臣查羅澤南一軍。自湖南湖北江西迭戰有功。兵力最強。此軍來援。軍威必振。惟羅澤南本營及添帶寶勇二營。據稱月須餉銀三萬餘兩。水師經楊載福整理裁

汰。陸師經臣與副將王國才分別裁汰。水陸尙萬餘人。亦月須餉銀七萬餘兩。加以援兵每月共須餉十萬餘兩。臣軍不足重輕。王國才一軍尤爲冗雜。而楊載福之水師。羅澤南之陸師。則東南數省中。不可多得之勁旅。臣若籌餉不周。任其久飢。則軍心必懈。賊勢必張。臣罪更大。事關東南大局安危。合無仰懇皇上。逾格天恩。將臣前奏懇請。敕下四川督臣黃宗漢。廣籌兵餉。於九月十月每月專撥武漢餉銀十萬兩。由荊州將軍嚴飭後路糧臺道員莊受祺。迅解臣營。並祈諭敕四川督臣黃宗漢。督帶精勇一二千名。定於九月內星速抵鄂。督師理餉。則武漢可以速復。而湖南茶陵。湖北德安之賊。皆以勢孤無援。可速蕩平。由此乘勝東下。掃蕩賊氛。可紓宸慮。

再臣查近年軍務情形。籌餉難於將兵。董勸捐輸。辦理釐金。尤爲軍需之急務。假手吏胥。弊端百出。非士紳出力。則經理必難得人。昔唐臣劉晏之理財。不得吏胥而用士類。誠爲得法。惟是賊蹤靡定。風鶴可虞。求其不辭勞瘁。不避艱險。隨營辦事。置身家於不顧者。頗難其人。臣正月由九江回援。卽有湖北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壁。漢陽府教授賀青蓮。舉人傅卓然。拔貢生張映芸。文生朱輝憲。湖南增生曾耀業。在武昌新隄沙市。蘄州施南等處。設局勸捐。

試辦釐金。設廠造修戰艦軍裝火藥礮位。當水陸餉缺。船隻破損。萬難接濟之時。主事胡大任等倡率親友。設法董勸。旋於各市收集釐金。以資軍餉。通計費用四萬餘串之多。實屬奮勉出力。可否仰懇天恩。請將在籍主事胡大任王家璧以員外郎用。胡大任督帶鄉勇迭次出力。尤爲奮勇。並請賞戴花翎。教授賀青蓮請以內閣中書用。舉人傅卓然請以知縣歸部儘先選用。拔貢生張映芸請以教諭歸部選用。文生朱輝憲增生曾耀業請以訓導歸部選用。出自恩施逾格。以勸後來。其沙市樊城及荊襄各屬捐局。釐金局。如果實在出力。接應大營。不致匱乏。再由臣分別核實奏請恩施。該胡大任王家璧二員。結實廉明。應卽飭委總司各屬捐局釐金局務。庶使商民信服。踴躍急公。官吏不敢染指。市儈不能侵欺。實於軍備大有裨益。臣不揣愚昧。爲急切籌餉起見。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奏。

陳報援軍大獲勝仗定期會師併攻武漢疏（九月二十一日）

竊臣將水陸諸軍。嚴爲裁汰。逐日點覈軍籍。以求簡練。陸軍之裁定者。已飭深溝固壘。加意嚴防。水師亦勻撥修船。仍可準備攻勦。其南岸石頭關六溪口島口魚碼頭等處。爲崇通咸蒲賊匪必竄之路。北岸新隄新灘口沙湖等處。亦漢陽德安之賊所必爭也。輪派水陸嚴密

防勦。并函知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約期夾剿金口。卽行併攻武漢。署臬司李孟羣。副將王國才。派於北岸步步爲營。以冀迎會北兵。漸圖漢陽。臣軍旣經裁去怯弱。嚴立軍狀。必當深入力戰。爲客兵之前導。而羅澤南由南康疾馳入境。已先有通城之捷。是役也。羅澤南參將彭三元。遊擊普承堯等。於八月二十七日由江西義甯州拔營。九月初一日抵湖北通城縣界之南樓嶺。初五日駐營通城縣東南。湖南紳士五品銜知縣何忠駿。李原濬。藍翎知縣黃崇策。藍翎千總方城。亦同日以平江勇來會。駐營通城縣之西南。賊之在通城者。初不過四五百人。賊首鍾逆。糾聚一二萬人於桂口。聞我軍將至通城。以大股之賊來援。立本城兩座於西城山巔。層布礮眼。深掘重壕。冀以抗拒我師。羅澤南等安營甫畢。自率勇士數百人。於沿城高阜審視形勢。賊見我軍無多。突出大隊追襲。諸勇回旗擊之。殺斃騎馬賊目三名。生擒七名。賊敗歸壘。負固不出。初六日辰刻。羅澤南與各營會議。部署甫定。而平江勇爭先殺賊。分三路直撲城外賊壘。賊以大礮轟擊。羅澤南卽飭各營繼進。記名道員李續賓。候補直隸州李杏春。候選訓導劉蓉。分率湘勇之右營。副右營。副中營。攻城外賊營。以接應平江之勇。而羅澤南自率中營繼之。以攻城之西北。彭三元。普承堯。分率寶營。雲營。以攻

城之東南。候選直隸州唐訓方。同知銜候選知縣蔣益澧。分率訓營湘營以攻城之東。平江勇進攻。諸軍乘之。殺斃當先悍賊數十人。乘勝奮入賊壘。縱火焚燒。賊悉由西北渡溪而奔。我軍分路截殺之。溪水盡赤。城中諸門皆閉。惟留西門以通賊壘。留北門以通桂口之路。爲諸勇所截。無地可逃。遂由二門奔入城中。諸勇盡從而尾追之。守城之賊。以磚石紛紛下擊。諸勇多受重傷。而勇氣愈倍。奮門而入。東南路諸軍亦攀援而上。毀其南門。賓陽門各營之勇繼之。殺斃城中賊無算。賊復挺而走險。從北門蜂擁而出。我軍亦奮迅而入。城門半開。不能多容。兩相擁擠。賊之踐死於城甕中者正多。我軍亦有爲其所踐者。羅澤南見賊猶聚於城樓。以巨石抵拒。因飭諸勇分伏北門外樹林中。俟賊之大隊奔出。四路截殺。未有出者。我軍又退伏以俟之。再出再截。如是者六七次。城中之賊。乃盡追奔。至十餘里之遙。鮮得脫者。計是日斬賊約三千餘名。黃褂長髮賊目約數十名。生擒者三百六十名。奪賊旗幟牛馬軍裝穀米無數。此九月初五初六等日。通城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崇陽縣屬之桂口。處湖南江西湖北之邊。形勢輿衍。米糧亦多。賊目僞丞相鍾逆義甯州之敗卽於此。修土木之城。跨山引澗。袤斜六里。意欲據一隅以牽綴三省之兵。伺兵力單弱之處而乘之。羅澤南之行

軍也。審量地勢。險度賊情。每多勝算。乘屢勝之銳氣。不暇休養。於九月初十日。遂由通城直搗桂口。適有賊探百餘名。騎馬賊十餘名。前至沙坪。遍貼僞諭。爲我兵所追殺而竄走。十一日。分三路進攻。我軍勢盛。賊已不支。大半宵遁。於崇陽分途掩殺。斃賊百餘名。生擒十餘名。奪獲軍裝旗幟無數。我軍遂奪桂口之險。因酌留平江士紳何忠駿。李原濬。黃崇策。方城帶平江四營。駐守桂口。復調湘南委員劉騰鴻。帶湘勇五百以益之。部署一定。卽由崇陽蒲圻節次攻剿。此九月初十一等日。羅澤南由通城至桂口。追剿之實在情形也。援軍一來。士氣百倍。軍威所至。賊膽俱寒。所有在事。尤爲出力員弁兵勇。及受傷陣亡者。可否仰懇天恩。俯準分別獎卹。以作士氣。而勸將來。臣一面飛飭羅澤南。從崇陽蒲圻。由驛路進取新店金口。以期會合臣軍。速攻武昌。并飛催荊州一帶。將川省兵餉。並捐項釐金。趕緊接濟。再臣自裁汰水陸以來。連旬整飭。隊伍已成。羅澤南援兵。有通城桂口之捷。羣賊數萬。尙圖并聚於蒲圻。羅澤南由崇陽進剿而出。臣當由六溪口迎剿而入。內外夾攻。互相犄角。冀將南竄之賊。盡殲於蒲。乃得以專事武漢。而我軍無後顧之虞。臣於十九日。已飭各營整隊進剿。并飭知縣孫守信。以其練勇會於蒲圻。至賊船已於前次焚奪盡。所餘無多。賊目僞承

宣張子朋又從安慶湖口下游帶礮船上駛。臣一俟蒲咸得手。卽日率同水陸速攻金口。急圖武漢。理合將進剿蒲圻緣由。附片奏聞。

陳報官軍剿賊大勝會師蒲圻水陸並進疏（十月二十二日）

竊臣於十月初六日。將援軍搜捕情形。具奏在案。查羅澤南合師羊樓洞大勝之後。軍勢益振。以壕頭堡之役。寶營副中營之營官陣亡。乃兼帶副中營之事。其寶營七百人。則分隸於游擊普承堯道員李續賓候補直隸州唐訓方之營。又調湖南防堵軍功劉騰鴻之湘勇五百人。以厚其力。擬俟休養旬日。卽下攻蒲圻。乃崇陽之賊首韋俊。自九月二十六日敗後。復集殘喘。沿途裹脅。並添撥逆首石達開悍賊數千。共二萬餘人。於十月初三日自蒲圻分途來撲。其由東路楓樹嶺雷家橋沿七里冲而入者。則橫排羊樓洞北田隴。旌旗蔽野。約萬餘人。漸次前進。每進數十丈輒止。我兵不動。則又進。進則相與大呼。聲震山谷。如是者曆兩時。一股由千嶂巔張鼓嶺踰山而來。約四五千。列陣於營北。韋逆張黃蓋踞山巔。按陣不動。俯瞰我師。一股約二三千人。由港口驛循中港而至。列陣於葉家山。冀以牽制我西面諸營。不得併力進攻。羅澤南駐營山上。審視瞭如。示各營以策應之略。飭令賊不逼營。毋遽出戰。

東路一股。愈逼愈近。忽分三路。一路登小石山撲我左營。一路據麥園以防中營之橫截。一路循山脊直逼右營。追員李續賓督勇擊之。與賊交鋒。殺斃當先悍賊五六人。山脊之賊敗。羅澤南率中營副中營分三路繞攻麥園。知縣蔣益澧分其左營爲二。一登小石山。一繞山北抄之。一鼓而前。賊衆大潰。溺斃於園外池塘者百餘人。賊伏於松林密箐中者。諸勇繞之。截殺五六百人。大股由田隴狂奔。急不能擇。散布山谷。右營從七里冲之。右脊而上。中營副中營循中脊。左營登左脊。三路圍勦。奮登其巔。其在山谷者千餘人。皆刃之。逸出者。各營又追殺十餘里而後止。營北山巔之賊。見大股已敗。猶思據險自固。訓導劉蓉率副右營分路仰攻。殺斃當先悍賊數人。賊潰。唐訓方率訓營由張鼓嶺橫截之。葉家山之賊。游移觀望。普承堯以其寶勇二營暗擊之。賊駭而奔。劉騰鴻率陽字營抄其西。署蒲圻縣孫守信率勇包其左。四路截殺。尸橫遍野。亦追至十里外而止。計是戰共斃賊二千餘人。奪獲黃湖纜大旗三十餘面。小旗七十餘面。馬四匹。刀矛之棄於道路者數千件。我軍皆取之以歸。生擒一百一十餘名。據供。韋逆受石逆密約。奮力攻我。以圖上襲岳州。石逆卽由通城攻平江。共犯湖南。不料復敗等語。審明正法。此羅澤南十月初三日在羊樓洞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十

三日。臣由嘉魚取道至羊樓洞。與羅澤南會商密圖進取。惟十月初二初三初五等日。湖南平江縣紳士。在通城防勦。勇丁二千人。與首逆石達開之賊。血戰數日。初五日。平營被踢。退守平江上塔市。臣抵羊樓洞。與羅澤南面商。賊之嘯聚崇通。故作上竄湖南之勢者。不過牽制我師。使不得遽攻下游。搗其巢穴。若我軍久駐羊樓洞。以堵上竄。時日遷延。適足老師。若復轉搜崇通。則兵進賊遁。兵退賊出。多方誤我。往返皆疲。莫如併力急攻。直下蒲圻。攻其所必救也。羅澤南之軍。與臣之陸軍。均於十七日拔營前進。并約楊載福派水師紮新灘口。牌洲。相機直下。臣仍一面飛咨湖南嚴防不虞。庶無瞻前顧後之慮。得以專意進取。藉紓廩宸。至羅澤南營中出力員弁勇丁。可否由臣查明彙案請獎。伏候恩旨。以昭激勸。

進攻武昌省城大獲勝仗疏（十二月初二日）

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將陸軍克復咸甯山坡。水師克復金口。各情形奏報在案。二十六日。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率湘勇中左右三營。陽營彪營。由紙坊拔營從東路出省城之東。駐營洪山。臣率仁鳳南恭四營。暨寶營訓營。從中路出省城之南。由李家橫板橋駐營保安門外五里墩。其西路則令湖南九谿兵六百名駐金口。以牽制之。并經臣官文另添

兵勇以協其力。三路犄角。共圖攻擊。且以杜賊之上遁也。二十七日。羅澤南駐營魯家巷。偕鹽運使銜記名道李續賓帶親兵數十人。哨登洪山。審安營之地。與進兵之方。遙見賊於武勝門外下壇角一帶。築大壘二座。鮎魚套口白沙洲一帶。築大壘二座。以護江面之賊船。使水師難以進攻。望山門外八步街口。築大壘二座。防我西路金口之師。中和門外十字街口。築大壘一座。防我中路隄上李家橋板橋之師。小東門外修礮臺一座。子可飛中洪山。其東南附近城坡上。築大石壘。高與城等。與十字街口之大壘相對。以阻我東路洪山之師。又築二小壘。聯絡於二大壘之間。使中東二路不能相通。礮眼密布。重溝深鑿。竹簽木椿。縱橫錯錯。城上遍設望樓。積滾木巨石於其上。所以爲守省城計者。至嚴且密矣。江面賊舟排列兩岸。省城有警。則北岸之賊渡江而南。漢陽有警。則南岸之賊渡江而北。審視之下。知必南北並擊。水陸夾攻。始能爲力。非偏師所能制勝也。二十八日辰刻。羅澤南率諸營進紮洪山南岡。修築營盤。其地可俯瞰城中。賊衆聚蛇山觀望。無敢出迎戰者。羅澤南亦無意於戰。臣於紙坊拔營駐李家橋。因沿途驛路橋梁。盡爲賊毀。日夜修造。二十八日。飭寶營訓營仁鳳南恭四營。各派六成隊。至省城之南。察視地勢。逼近十字街口。亦不以戰爲急。乃壘中之賊。見

臣李家橋隄上之師至。遽集白沙洲八步街口各壘之匪。約共二萬餘人。從十字街而上。以阻我師。黃旗滿隄。鎗礮噴筒齊施。勢甚凶悍。候補參將普成堯率寶營。知府銜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率訓營。從隄上抵禦。游擊張寅恭率恭營。文生李景湖率南營。繞出於隄之左。都司銜守備何紹彩周得魁率仁營鳳營。繞出於隄之右。互相圍勦。隄上諸勇奮力直前。殲斃其前鋒數十人。賊敗退。復頓旗來戰。各營復奮力禦之。如是者三四次。相持至二時之久。羅澤南李續賓登洪山瞭望。即派候補直隸州知州蔣益澧駐守老營。防壇角之賊。由洪山北麓以襲我營之後。分右營二哨據洪山之脊。牽制東門外礮臺之賊。羅澤南率中營。李續賓率右營二哨。從中路以進。軍功劉鴻騰率楊營出右路。千總陳玉輝率彪營出左路。皆息鼓捲旗。銜枚疾走。至賽湖隄邊。分爲二支。一支由隄上直攻附城大壘。一支辟二小壘之險。由隄下踰溝越溪。經湖中涵廬。以攻十字街口之壘。普承堯唐訓方等見羅澤南之師已至。暗令諸勇佯敗走。賊不知我之乘其後也。得意上追。及普承堯等頓旗回殺。而我師以抄出隄北。諸勇縱火焚燒。壘中之賊。及其牛馬號叫跳擲。無得脫者。其追我師者。亦無路可歸。從隄下藕塘以竄。陷於泥淖。敗荷藕絲。皆其勁敵。繞塘殺之。如摧枯株。有一勇殺至數十賊者。餘賊

皆由十字街以遁。附城大壘之賊。見我師分支由賽湖隄上進攻。遂合二小壘之賊來禦。當先悍賊。皆跨駿馬。擲火球。我師以擡鎗轟之。火球僅能及近。不如擡鎗之及遠。其技未盡。馬已倒斃。賊大敗歸壘。我師尾之。賊皆絕城而上。其不及絕者。盡爲我師所殺。二小壘亦同時蹋燬。與十字街口賊壘之火。同燭霄漢。臣六營之勇。追賊至十字街。羅澤南等之攻附城賊壘者。因由城根橫入。首尾交擊。尸橫滿街。乘勝追至望山門外鮎魚套口而止。及填角之賊。繞洪山而東。漢陽之賊。渡大江而南。賊諸壘灰燼。已無濟矣。日暮各收隊歸。而逆賊猶據城自固。必需各路並進。始能得手。是役也。臣軍從中路李家橋。率六營進逼武昌保安門外五里墩。羅澤南由東路油坊嶺。率七營駐營洪山之南岡。賊衆於要隘密布營壘。排列大礮。我軍直逼壘前誘戰。賊衆迎拒。乘勝奪入壘門。各營圍繞。從竹簽木椿礮眼牆隙中攀援而登。壘中火起。人號馬嘶。無得脫者。兩路連破四壘。殺斃焚斃約三千人。生擒九十餘人。奪馬三十餘匹。殺馬百餘匹。大小黃旗一百二十餘面。軍裝無數。布政使銜浙江甯紹道台羅澤南。鹽運使銜記名道員李續賓。參將普承堯。首先衝鋒。知府銜唐訓方。率各營繼之。將士均極奮勇。帶傷者僅止數十人。陣亡六人。容臣查明彙案請保。并請賞卹。仰候聖恩。現在臣官文

已飭各路速攻漢陽。并另派兵勇前往石嘴金口協勦。以助聲威。臣與羅澤南速攻武昌。水師則南北兩岸。上下衝擊。總期迅復堅城。以慰聖廬。

水陸攻剿疊獲勝仗疏（正月十七日）

竊臣於十二月初二日。將攻破省城東南賊壘四座情形。繕摺奏報在案。連日激勵各軍。期將省賊一鼓而復。惟自我軍兩路逼圍。城外之溝壘日增。城上之礮石加密。更鼓徹旦。又益以興國之賊萬人。蓋欲困守堅城。以老我師也。其西路望山門外八步街口二壘。爲阻遏官軍糧食軍裝之路。北路武勝門外壇角二壘。爲賊通興國大冶之路。十二月初二日。羅澤南率李續宜。隨臣於鮎魚套內搭造浮橋。率衆直攻八步街口二壘。以奇兵襲壘之後。壘高而固。卽上年春夏間臣所屢攻未下者。諸勇奮不顧身。從礮子中逼近壘前。拋擲火球火箭。壘中火起。賊衆大遁。諸勇乘之以入。截殺最多。此初二日陸師攻克八步街賊壘之事。臣於初六日四更。傳飭各營攻城。臣由中路督各勇攻城之西北。羅澤南李續賓督各營攻城之東南。以中營攻大東門礮臺。四更大雨。出隊稍遲。逼城之時。天已黎明。城外壕深二三丈。必先去其竹簽木椿。而後雲梯可施。賊由城上拋擲礮石。其大東門礮臺。係蛇山之脊。諸勇以雲

梯奮上。延燒臺中火藥。斃賊數百。城中大亂。賊悉悍衆來拒。勇之登城闕者屢矣。均爲賊礮石所阻。終莫能進。羅澤南因勇多傷亡。飭令暫息以待。賊隨出三四千人。從壇角經沙湖之尾。以襲我師。羅澤南令小龜山之勇誘戰。引賊過湖。雙鳳山之勇從而抄之。截殺衝鋒悍賊數百人。敗歸壇角。此初六日陸師攻城未下。敗賊於沙湖之事。賊以沙湖之敗。知我必攻壇角。遂於沙湖漚處。掘挖深溝。通湖水至城根。以阻進攻之路。初十日。李續賓往攻壇角。羅澤南率中營駐洪山。臣飭寶營訓營由中路往洪山接應。蔣益澧以左營前驅。適賊出隊掘溝。諸勇往撲。賊潰。李續賓率右營。藍翎從九品劉騰鴻率後營。陳玉輝率彪勇。乘之直逼壇角。賊悉入壘抗拒。我軍三面圍攻。從竹窠木椿中衝煙緣柵而上。奪入賊壘。縱火焚燒。賊之火藥。由興國州解到者。尙存壘中。一時火起。烈焰冲霄。賊衆死亡殆盡。諸勇乘勝。又踢破漢陽門外之壘。所設船廠。一並焚燬。賊之焚死殺死及投江死者以千計。城上之賊。見我軍直往無前。沙湖空虛。由城竇伏行溝內。以截我軍。李續賓召諸營急據小龜山之險以待。賊隊來撲。勢頗猖獗。羅澤南從洪山馳下。由小東門城根截出。李續賓等復從小龜山殺下。我進而賊遂退。我往而賊又來。如是者六七次。其前鋒之賊被戮者。以數百計。寶營訓營亦從城根

衝出軍勢益振。賊乃竄歸。此初十日陸師攻破壇角等處二壘。疊獲勝仗之事。十一日黎明。李續賓率右營。劉騰鴻率後營。進據小龜山。賊以小隊至。我軍出小隊應之。伏小槍於樹林中。殪其前鋒數十人。賊以大隊至。我軍排列山上。屹然不動。賊屢衝至山脚。無應之者。賊亦遂巡不敢上。其山前之石山爲紫荆山。賊時繞山而來。截我之後。羅澤南因派蔣益澧率左營。由小龜山東北進。彪營由雙鳳山進。自率中營掩旗疾趨。以二哨伏山之西。二哨伏山之東。李續賓等見各路已至。率左營後營衝山而下。分爲三隊。各爲雁陣。前隊進。中後隊按旗不動。前隊退。則中隊進。中隊退。而後隊又進。循環不已。賊久戰而疲。我軍不懈。賊分大隊由城根出石山之右。冀襲我後。中營之伏於山西者。挺出迎戰。賊卽反走。伏山東者。從而截之。各營並向城根橫截。斃賊千餘人。馬之倒斃於溝者。以百餘計。賊恨前此爲伏兵所敗。急以大衆衝我之伏。羅澤南派彪營及右營一哨助之。令佯敗以誘賊。賊果力追。伏者回殺。諸勇又從而截之。賊之死者七八百計。餘賊乃遁。臣駐軍洪山。見羅澤南之軍鏖戰不已。臣卽添調仁鳳二營接應。城中之賊。見中路分兵而東。乘虛撲營。以四五百人由望山門悍然上攻。臣卽馳回。督同周得魁帶鳳營回截。普承堯唐訓方張寅恭李景湖率寶訓南恭四營迎敵。分

路抄截。殺賊甚多。追至十字街。已值日暮。羅澤南、李續賓等自壇角收隊。聞中路軍聲。亦迅赴湖路。以圖夾攻。賊乃驚潰入城。我軍歸營。已二鼓矣。此十一日陸師兩路接戰獲勝之事。賊復乘夜於望山門外築葺石壘二重。左接城根。右及鮎魚套港。礮眼密布。以斷我師進攻之路。十八日。臣令訓營寶營進攻。恭營接應。南營渡浮橋以截白沙洲之賊。使不得相顧。壘中礮子密如雨下。知府銜唐訓方率訓營攻其前面。蛇行而進。受傷者多。諸勇不退。候補同知邢高魁訓導李景湖率南營由鮎魚套西岸轟其腹背。賊驚而自動。訓營乘之。奪入前壘。縱火焚燒。普承堯又率寶勇繼之。殺賊數百。奪獲大小旗幟四十餘面。礮十尊。刀矛無算。方欲攻其次壘。大雨如注。火器莫施而止。此又十八日攻破望山門賊壘之實在情形也。賊以前壘既破。加修次壘。高與城等。城上以大礮護之。白沙洲之壘。與壇角之溝。日益高深。臣等商定二十日。以三路進攻。臣率南恭鳳義四營。由西路乘夜潛行。出花園迂道三十餘里。以攻白沙洲之壘。臣官文調署松潘鎮總兵德恩率川兵湖南九谿營。游擊侯鳳岐率楚兵出八步街以爲接應。洲上大石壘二座。高堅如城。其西築土壘二座衛之。從九丁銳義都司周得魁率義營鳳營先進。遊擊張寅恭。訓導李景湖繼之。從竹窠木椿中踰溝而上。蹋破土壘。

二座。縱火焚燒。守壘之賊。悉行駢斬。奪獲旗幟。礮矛無算。而石壘之賊。密施大礮以拒。終莫能入。李績賓蔣益澧率左營右營。由中路攻望山門外之壘。普承堯率寶勇以應之。唐訓方率訓營仍於鮎魚套西岸衝其中堅。壘高而固。木椿至十餘丈之遙。右營左營之勇。皆奮不顧身。潛拔木椿。得路而進。逼近壘前。拋擲火箭火球。賊壘火起。訓營與侯鳳岐楚兵。隔岸施鎗以轟之。賊畏而遁。而城中之賊。忽以大股踞壘。紛放鎗礮。我軍受傷者衆。終莫能入。李績賓乃令諸勇暫退。誘賊出。復分路攻之。斃賊數百。賊衆仍遁入壘。羅澤南由東路率中營攻大東門。並飭何紹彩率仁營。陳玉輝率彪營相爲接應。從九劉騰鴻率後營踞小龜山。防壇角之賊。天未黎明時。逼近城根。拔其竹簽木椿。緣梯奮登。爲賊所覺。大礮擡鎗。滾木亂石。紛如雨下。終莫能入。城中之賊。又由壇角經沙湖之尾。以抄我後。劉騰鴻督後營禦之。屢退屢進。鎗斃騎馬賊目二十餘人。中營由小東門橫襲之。兩路繞截。斃賊數百。賊敗入城。此二十日西路蹋破土壘二座。中路東路攻壘攻城未下。轉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探聞賊匪日由青山一帶。幫運糧米火藥入城。二十三日。李績賓率右營出審灣一帶。截賊之餉。賊見我兵少。忽率大股七八千人。由壇角經小龜山沿湖而下。李績賓督勇數百。據險以戰。賊衆莫之

敢櫻。羅澤南卽令劉騰鴻率後營。蔣益澧率左營。出洪山之東。而自率中營及陳玉輝之彪營。何紹彩之仁營。出洪山之西以抄之。前後夾攻。賊大敗。殺斃甚多。溺死湖中者無數。生擒四十餘人。奪獲旗幟刀矛無算。此二十三日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計自十二月初二日至二十三日。城之東路。南路。東北路。西南路。賊壘均已蕩平。而江岸西北一隅之賊壘未破。臣營及羅澤南各營之登城破壘被礮中傷者。已逾千數百人。士卒奮勇。無一隊退卻者。署提督楊載福於十二月初二日黎明。率水師十營。自沌口出隊。至鸚鵡洲。賊船分紮鮎魚套南岸嘴壇角三處。爲犄角之勢。而以土城倚倚之。楊載福派副前營萬化林從鮎魚套下口攻剿。派正中營瞿定國副後營段康侯從鮎魚套上口攻剿。派正右營李成謀正左營張啓基副右營張榮貴副左營陳金鼇副中營李濟清正後營喻吉三攻剿南岸嘴壇角二處。南岸嘴外水落洲現賊船數十號。藏於洲內。洲口甚狹。賊以大拖罟橫列其中。兼以土牆周護。礮子如雨。負礮自固。我軍六營攻撲數次。賊船永不啓旋。船高不可踰越。遂併力以攻壇角之賊船。而壇角之船亦復死守不動。船上之礮與岸上之礮一齊施放拒敵。我軍伺其中雜有糧食船及坐船。計欲先攻其易。因乘隙拋擲火器。奮勇攻撲。賊勢不支。有棄船竄岸者。遂

縱焚賊船百餘號。殺賊千餘人。餘船逃竄。六營奮力下追。至青山收隊。是夜即紮漢口之下游。萬化林等四營攻打鮎魚套。燒賊船二十餘號。惟餘大拖罟四隻。橫傍河岸。有土城十餘座。護之。我軍往攻四次。傷亡甚多。未能燒盡。萬化林等遂率勇登岸。繞賊土牆之旁。以火箭噴筒攻破賊壘一座。得大礮二十餘尊。其取攜不盡者。悉行封釘。是夜四營仍回紮沌口。初三日黎明。楊載福復率萬化林等四營往攻。游擊李成謀亦率下游六營。從下上攻。賊出烏船七八號。拖罟數號拒戰。其烏船較拖罟爲高大。而運動較迅。每船藏二千觔大礮二十餘尊。子如雨點。急不能近。各營上下夾攻。鏖戰逾時。李成謀奮勇先衝賊隊。張啓基李濟清繼之。賊始敗退。仍依泊土城之下。伏而不動。李成謀等從下擊之。張榮貴喻吉三陳金鼇從上截之。圍其一隻。賊船火器齊施。營官陳金鼇被燒。李成謀張榮貴張啓基等奮勇攻擊。不退一步。船上之賊。盡行擊斃。其自行溺水者尤多。我軍爭擲火蛋。燒其風帆。而船板則以沙土墊滿。不能卽燃。極力攀援。而船復高不可上。李成謀等憤怒。逼近賊船。以大礮圍衝之。始將其船擊壞。各營復併力攻其灣泊之船。賊船之礮與賊牆之礮。幾無隙地。並有陸賊匿於賊船之側。施放擡鎗火箭。我軍攻撲數次。傷亡甚多。而時已薄暮。楊載福卽飭萬化林等三營。

回紮沌口。自率瞿定國同李成謀等。仍紮漢口下游北岸。帶兵都統都興阿見水師下駛沙口。恐其孤軍無依。遂率馬隊馳三十里。駐江岸以守護之。露宿兩日夜。屹立不動。其公忠之義。水師將弁倍形感奮。而馬隊亦因水師之敢戰。故露處兩日夜而不言勞也。初四日。萬化林等三營自沌口出隊。李成謀等七營由下攻上。賊於黃鶴樓下至壇角地方。添設土牆。密排大礮。我軍上下往來。必由其礮口經過。因思賊船不出。終難攻進。卽派各營長龍快蟹。由壇角過河攻擊。冀誘賊船出敵。再以各營舢板圍剿之。該賊死守不出。我軍密排大礮逼賊壘賊船。而更迭轟之。斃賊極多。我軍亦多被礮子中傷。楊載福思上游賊船未盡。終不便久泊下游。率十營回紮沌口。初五月初六日。仍率十營往攻。賊竟以負固不出爲得計。連戰數日。共燒賊船百數十號。奪獲賊礮三十餘尊。旗幟刀矛無數。擊斃賊匪甚多。所有生擒長髮老賊。當卽訊明正法。此水師初二日至初六日進攻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十一十四十六等日。迭次出隊攻剿。該匪仍堅守不出。十九夜。楊載福備民船二十餘號。實以油薪。派副左營李朝斌帶船十餘隻。燒鮎魚套之賊船。派副後營周清元帶船十餘隻。燒南岸嘴之賊船。楊載福親率各營。三更出隊。周清元等暗漿潛行。衝過賊營二座。至南岸嘴洲頭。賊已預於洲

口密釘梅花椿。火船不能進港。僅燒其洲外小船數十隻。李朝斌所帶火船。亦至鮎魚套上口。逼近賊船。焚燒小船二十餘隻。二十日黎明。楊載福率大隊戰船至鮎魚套上口。派正左營張啓基。正後營喻吉三。專攻鮎魚套。派副中營李濟清。副前營萬化林。正右營李成謀。正中營瞿定國繼進。其張榮貴之副右營。周喜元之正前營。紮於鸚鵡洲下。以爲聲援。張啓基。李濟清等屢衝至黃鶴樓下。更番迭進。誘賊出戰。賊船傍岸灣泊。環以水拒船之隙處。遍築小壘。密安大礮。我軍奮勇攻進。斃賊約數百名。而賊舟仍未盡破。自十九日三更。鏖戰六七時之久。始行收隊。正後營營官喻吉三受傷。猶能力戰不退。此十九夜至二十日。水師攻剿賊船之實在情形也。連日將生擒各賊。訊據水師經旬力戰。焚賊舟一百數十號。轟斃賊千餘名。燒斃五百餘名。自溺五百餘名。礮斃大小老賊頭目二百七十餘名等語。而水師之哨官陣亡五員。營官傷二員。弁勇傷亡約六百餘名。而無一船損失。無一人退怯者。臣仍令水陸各軍暫養數日。設法并力攻剿。以期迅復堅城。所有陸師尤爲出力之外。委陳玉輝。面中鎗子。勇敢不退。可否以千總拔補。從九劉騰鴻。身先陷陣。七戰均在諸軍之先。可否以知縣選用。候選知縣李績宜。勇敢爭先。請以同知選用。並賞戴花翎。六品軍功楊高桂。可否以把

總補用。六品軍功傅學海。可否賞給六品翎頂。外委彭澤南。可否以千總超補。其水師尤爲出力之儘先游擊李成謀。可否以參將儘先補用。並先賞加勇號。儘先都司張榮貴。可否以游擊儘先補用。都司王明山。可否以游擊儘先補用。都司銜守備萬化林李濟清。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儘先游擊張啓基。可否以參將儘先補用。藍翎守備陳金鼈。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都司銜守備喻吉三。可否以都司儘先補用。以示鼓勵。至陣亡各員弁水師之藍翎把總賴洪興談金榜。藍翎外委劉魁和。外委曹勝發等弁。已經臣官文先行奏請議卹。其水陸員弁奮不顧身。冒險衝鋒。登城殺賊。實皆忠義之氣。倍勝平時。其力戰陣亡情形。可否加等議卹。以慰忠魂。所有候選從九品劉卓巖。請照例議卹。藍翎守備張福田劉高選。請照都司例優卹。千總賀采臣劉青四。請照守備例優卹。藍翎把總吳秀珮羅長發王美在曾旺益周玉堂。把總黎天才。請照千總例優卹。藍翎外委廖自集鍾興。外委胡裕大王祥元朱福勝賀芝蘭戴有亮黃復勝董起隆徐文章。請照把總例優卹。六品軍功夏隆吉田羣良朱達明劉步駟吳勝貴。咸寧山坡案內。均擬保把總。尙未出奏。請照把總例優卹。其餘出力員弁。及傷亡勇丁。容臣查明。分別奏咨獎卹。仰候恩施。

再江夏縣屬之梁子湖。水面寬闊。港汊紛歧。與武昌咸寧各縣相通。外江賊匪。每由武昌縣屬之樊口駛舟入湖。搶掠食用。經臣飭令署武昌縣林之華督同馬鄉舉人候選教諭黃守謙等。齊團堵禦。又派五品軍功把總余雲龍帶勇駐湖巡防。上年十二月十七日。林之華探有賊曰僞監軍陳姓等率賊四五百人。竄至武昌縣之金牛鎮。聲言大股隨後卽至。希圖牽綴大營之後。當密調把總余雲龍帶勇往剿。十九日。余雲龍接信。卽率六品軍功徐斌張占鼈譚運華李占魁張金榜曹得太帶勇三百名。二十日行抵張橋。中途與宋斯年會合。適舉人黃守謙督團來會。江夏三里之團總文童祝茂文吳先藻。亦帶領團勇會剿。該匪知覺。卽列陣以待。余雲龍黃守謙宋斯年督各勇向前迎敵。殺斃前鋒悍賊十餘名。餘賊卽潰。鄉團奮勇百倍。追殺數十里。撲水淹斃者。亦以數十計。餘悉竄逸。生擒賊目匪黨共二十三人。經林之華訊明解驗。立予駢誅。奪獲騾馬四匹。黃旗四面。僞監軍印一顆。黃馬褂一件。黃邊風帽二頂。僞示僞牌解營驗實。臣查鄉團出力。士民同仇。實堪嘉獎。該把總余雲龍奉委巡防梁子湖水面。舉人候選教諭黃守謙團練鄉勇。自去歲以來。迭有斬擒。隨時稟報。批准獎勵在案。今又鎗斃金牛賊匪多名。大獲勝仗。應請先行獎勵。以勸將來。把總余雲龍。可否以千

總拔補。並請賞加銜備舉人候選教諭黃守謙。可否以知縣歸部儘先選用。儘先縣丞署金牛鎮巡檢宋斯年。可否以知縣仍留湖北補用。所有打仗奮勇之鄉團六品軍功徐斌張占鼇二名。請以把總拔補。鄉團六品軍功譚運華李占魁張金榜曹得太四名。均請以外委拔補。文童團總祝茂文吳先藻。均請以從九品遇缺儘先選用。其餘出力各勇。由臣賞給功牌。以示獎勵。除仍飭該員弁等隨時慎密防剿外。所有剿辦金牛賊匪獲勝情形。理合附奏。伏乞聖鑒訓示。

再南路之餉。前奉部撥由江西省月解餉銀三萬兩。專濟羅澤南一軍。未經解到。賊已竄吉安袁州一帶。江西軍務孔亟。自顧不遑。勢難措解。且道路阻隔不通。十月十一月之餉。皆由督臣官文設法措濟。而十二月未能全清。正月以後。竟無可措之款。賊匪負固不出。克復恐稍需時日。且克復後追剿搜捕。均爲緊要。所有各營餉項。亟應趕籌接濟。計臣營月需銀二萬二千餘兩。羅澤南營月需銀三萬八千餘兩。臣之水師十營。月需銀二萬兩。加以督臣調過南岸之川楚兵二千六百餘名。月需銀七千餘兩。又數月來水陸兵勇奮力進攻。傷亡甚多。賞卹一項。勢難減省。現值進攻喫緊之際。尤須預爲籌備。以勵軍心。共計月需銀十萬兩。

內外。除本省竭力設法隨時湊用外。合行據實陳明。請旨敕下陝西四川督撫臣。迅卽籌措。按月解銀五萬兩來營。以便支放。至北路馬步兵丁及李孟羣王國才等營。餉需尤多。應請敕下部臣。於山東山西河南三省。趕緊協濟。再查湖北連年用兵。歲費帑項至鉅。臣不能自籌而仰給於鄰省。鄰省不能不顧念全局。而代籌協濟。實已應接不遑。中夜焦思。尤深憤厲。惟武漢賊勢。有必破之機。北岸一隊。極爲勇往。其餘兵勇繁多。需餉尤急。經督臣激勵再四。大有起色。自當竭力攻剿。寬爲籌畫。力復二城。功收一篲。以期上慰宸念。

官軍大勝並破新壘三座疏（附請卹羅澤南并事蹟清單）（六年三月十四日）
臣於三月初一日。將官軍迭獲勝仗。並分兵下扼窰灣情形。馳奏在案。二月二十五日。鹽運使銜安慶府知府李續賓。率同候選知縣劉騰鴻等移營窰灣。其地下距青山十五里。上距洪山十二里。南距塘角十五里。可扼下游之險要。而斷賊接濟。二十六日。李續賓率右營。劉騰鴻率後營。趙克彰率奇字右營。李續燾率副右營。各以六成隊由廣興洲進攻塘角。該處屋宇鱗次。牆垣至堅。自洲至於城下十里。舊爲市廛。最易藏奸。李續賓固料其必有伏賊。戒飭軍士嚴陣徐行。該逆果以數千人伏於草埠。堤上民房。暗施鎗礮。以擊我軍。李續賓當卽

分兵爲三路。趙克彰以奇字右營循堤外江岸空闊處以入。劉騰鴻以後營循隄內湖孺以入。而自以右營由隄中路以入。火器初舉。先將茅屋焚燒數處。漸漸逼近。煙焰彌漫。所燒之屋。堆積賊糧雜物頗多。伏賊旣不能久匿而不起。而城中之賊。復出五六千人。冒煙衝突。我兵三路夾攻。鎗礮輪流轟擊。刀矛繼之。縱橫出入。伏賊因火烈而自亂。城中援賊氣奪。官軍因而乘之。賊大敗。追殺十里。斃賊無算。燒燬賊卡兩座。賊預分數千人。踞小龜山。故作繞湖後來襲之狀。而實欲阻絕洪山東路之師。使不得與窰灣一軍會合。布政使銜寧紹台道羅澤南。率中營副中營。同知蔣益澧。率左營。都司何紹彩。率仁營。由東門直攻小龜山之賊。知府銜唐訓方。率訓營循城下。至山尾以橫截之。賊大敗。計斃賊六七百人。內有黃衣賊目五人。奪獲左十一軍正典糧僞印一顆。大黃旗十二面。小黃旗三十四面。刀矛二百餘件。此二十六日分兵之始。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八日。臣之中路。洪山東路。窰灣北路。約會齊攻。賊以二十六日之大敗。堅閉不出。惟於城上施放鎗礮。以死拒守。賊見我兵之分駐窰灣也。往來之接濟。陸路已斷。而九江黃州援賊。由江上溯。又益與冶之匪。三月初二日。洞開城門。一由望山門出二三千人。循江隄而上。以牽綴石嘴之川兵。以三四千人由八步街潛

以三、四千人由長虹橋衝臣營之前。臣於先期已派周得魁等二千人迎敵，位於石嘴舟次。而賊忽大出，常飭普承堯率寶營、丁銳義率義營，以擊長虹橋之賊。兵少賊多，普承堯等首先衝突十餘次，士卒爭先用命，勇敢百倍。張寅恭率恭營、鄒漢章率副左寶營，以禦八步街之賊。正在酣戰，而周得魁等迎敵之師，聞警回援，迎頭截殺。內湖通餉之舢板八哨，復於湖畔橫擊其腰。轟斃騎馬黃衣賊目五人，賊衆驚駭。陸勇猛勢追勦，殪五百餘人。賊一支敗而三支俱敗，其撲臣中路者皆遁入城。賊同時由武勝門忠孝門出者，以四、五千人踞小龜山。三、四千人踞紫金山，復以小支千餘人踞雙鳳山。又由鷹嘴閣出三、四千人，以襲訓營。其賓陽門虛掩而寂若無聲，則賊意之所專注也。羅澤南軍駐洪山，當派蔣益澧之左營擊小龜山之賊，而以唐訓方之四哨益之。派仁營何紹彩擊紫金山之賊，派彪營葉永泰、秦國勝擊鷹嘴閣之賊，而羅澤南中營盡布於洪山左右，以防賓陽門之賊。蔣益澧、唐訓方直撲小龜山，賊陣已却，遂分二哨，左右抄出。賊衆三敗三起，斬殺衝鋒賊目十餘人。賊大潰，併力衝殺，追斬屍橫遍地。仁營何紹彩以數百人戰於紫金山之巔，賊四面圍繞，何紹彩殊死戰，不少却。鎗礮已熱，則以刀矛接戰，撥刺有聲。歷一時許，賊勢大敗，而賓陽門忽出賊約萬人，橫互

其中。既以救援敗賊。且意洪山之兵力。遠在小龜山及紫金山。欲乘機直撲洪山大營也。羅澤南卽率中營副中營。自洪山馳下。何紹彩唐訓方由後奮擊。殺賊數百人。賊衆大潰。爭門而入。羅澤南卽乘勝窮追。賊已大半入城。意欲尾之而入。賊急下閘板。餘賊閉於城外者。盡爲我勇所殲。約五六百人。而城上鎗礮。密如雨點。羅澤南立馬城門。左額中鎗子。血流被面。衣帶均溼。然猶駐馬一時許。強立不移。賊亦不敢再出。其何紹彩唐訓方自下面兜勦而上。我軍旣已大勝。而東南面賽湖隄之賊。已近營壘。恐葉永泰一營不支。復乘勢速援。生擒黃衣賊目。並奪其馬。殺賊二百餘人。而賊之大股分撲洪山者。又大敗。是日賊計專注於東路。蓄勢後出。雖羅澤南以薄城帶傷。而全軍之獲勝。則都司何紹彩。直隸州知州唐訓方等。血戰之力也。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與劉騰鴻分駐密灣者。僅三千人。隊伍嚴整。賊所深畏。是日料知賊力必聚於東路。遂以六成隊駐營。待賊之至。以四成隊分飭劉騰鴻。援洪山。何紹彩唐訓方等。乃得以專意直前。其賊之出漢陽門者。多伏於塘角廢垣之內。而水賊之在下游者。亦循江而上。犯李續賓。按兵審勢。俟賊逼近。仍分其千餘人爲三路。賊見其少。齊力攻撲。我軍突起擊之。鎗礮齊施。左擊陸賊。右擊水賊之登岸者。中路並進。追奔十里。直抵

城壕以少擊衆。勇力百倍。實冠全軍。而賊之下犯北路。以攻窰灣營壘者。遂大敗。通計各路殺賊約二千人。黃衣賊目十餘名。賊馬賊械旗幟約百餘件。生擒長髮老賊五十餘人。此初二日三路大勝之實在情形也。臣卽日親往洪山看視羅澤南之傷。猶能駐坐營外。指畫戰狀。兼以師老餉匱。賊匪堅閉已久。有機可乘。急欲斬關直入。破武漢以速援江西。不期爲守城之賊所傷甚重。臣爲延醫診視。旋卽駐其營中。傷深二寸。子入腦不出。至初八日巳刻。因傷身故。除詳細賊情。另片奏請恩旨外。臣查洪山各軍。無所統屬。遂於初八日寅刻。預飭鹽運使銜記名道安慶府知府李續賓。由窰灣仍回洪山。總領其軍事。李續賓廉明愛士。至誠感人。始事以來。無役不從。戰功最盛也。初九日。臣將布政司銜浙江寧紹台道羅澤南之靈柩。送至石嘴舟次。而數日之內。賊卽於城外保安門添築新壘三大座。高幾及城。掘壕六重。寬深各三丈。大礮飛子已墮臣營。以阻臣進兵之路。臣與李續賓密計。及其初成。尙可以全力破之。遂於初十日寅刻。派鳳營周得魁。寶營普承堯。訓營唐訓方。分三路以圍攻其前。飭各營挾梯以登其壘。挾大木以渡壕。兼備鋤鍬以平毀之。而以義營丁銳義接應。派恭營張寅恭副左寶營鄒漢章。福營李景湖。渡浮橋。循港外至八步街。隔河轟擊。以襲其後。復檄川

兵之在石嘴者。及新募安勇三百六十人。遙爲接應。李續賓謂合力攻此三壘。一鼓而登。尙非難事。惟平毀之時。逼近城下。所傷士卒必多。須分營替代。乃可一律平毀。而不虞大股之我乘。遂派彪營葉永泰。奇字營趙克彰。以杜鷹嘴閣之賊。仁營何紹彩。左營蔣益澧。循峯湖會勦。五鼓齊力。攻破三壘。壘中守賊各百餘人。聚而殲之。無得脫者。奪獲器械無算。並獲鐵礮十一尊。擡鎗三十餘件。黎明以後。城中之賊。分路大出。我軍卽於城壕之外。整隊以逼賊。而各以百餘人毀平其壕壘。更番迭戰。效首虜於臣前者。以千計。奪獲大黃旗五十餘面。各營士卒亦傷亡二百餘人。而無一退怯者。自寅至午。鏖戰五時。賊勢大挫。而新砌之壘。及長壕六道。均已毀平。李續賓恐軍士之久戰而懈也。復派右營三百人。劉騰鴻之三百人。會合助力。而兩路之賊。乃敗入城竄。此初十日攻破新築之三壘。殺賊大勝之實在情形也。都司周得魁。奮薄城下。欲率衆緣梯而登。被賊礮轟擊。不能前。周得魁腦中礮傷。現已延醫調治。其藍翎外委陳達清。外委會玉蘭。記名外委唐訓得。力戰陣亡。文童鍾近衡。鍾楚池。王嶽峯。係羅澤南之門人。慕義從軍。以助其師。同時陣亡。實屬激於公義。外委陳達清。曾玉蘭。唐訓得。應請照把總例優卹。文童鍾近衡。鍾楚池。田嶽峯。應請照從九例優卹。其餘陣亡勇丁。

容查明咨部請卹。再查上年十一月克復咸寧山坡金口及武昌城下力戰各案。均聲明彙案保舉。並蒙恩旨準行。尙未出奏。可否截至三月初十日。并作一案。將在事徵員勇目。先行獎勵。以作士氣。出自皇上天恩。

再查布政使銜浙江寧紹台道羅澤南。以諸生講學。宗法程朱。其所著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方輿要覽諸書。體用兼備。洵堪輔翼名教。咸豐二年。賊犯長沙。卽日倡率生徒。辦理湘鄉團練。忠義至性。感動鄉里。遂率其鄉人轉戰湖南江西湖北。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均經奏明在案。羅澤南每言。首逆踞金陵。則武漢爲必爭之地。南北樞紐。以武漢爲最要。自上年圍剿以來。力攻九十餘日。督催至嚴。雖水陸勇弁。中傷已逾三千人。而忠毅之氣。不容少懈。初二日帶傷甚重。血沾衣帶均溼。指畫戰狀。以未能尾賊入城爲恨。且言。武漢自古用武地。賊必死守。不力戰。恐荆襄岳鼎均無乾淨土矣。初六初七日。臣駐其營中。見其神散氣喘。汗出如洗。臣爲痛哭。羅澤南握臣手言。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今武漢未克。江西復危。力薄兵單。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與李續賓好爲撐持……言未畢而目瞑。蓋其心術學術。不愧名儒。故臨危不亂。言不及私。而臨陣勇敢。馭兵嚴明。猶其餘事。該員

之父羅嘉旦。年八十一歲。長子羅兆作。次子羅兆升。讀書應童試。其身後事宜。由臣妥爲經理。委員護送回籍。合無仰懇皇上天恩。照二品陣亡例。加等賜卹。出自逾格鴻施。該員功績最著。并請於湖北江西設立專祠。其湖南湘鄉縣本籍。自侍郎臣曾國藩倡義以來。臨陣捐軀之士最多。現經本籍紳耆。擬請建祠入祀。應請卽爲羅澤南設本籍專祠。以士民弁勇附入祠內。以安忠魂。謹將該員歷著戰績。開單恭呈御覽。理合附片陳奏。

羅澤南於咸豐二年。賊圍長沙。在籍倡辦團練。三年。帶領練勇。剿辦湖南桂東縣土匪。是年帶勇救援江西省城。旋卽馳赴吉安。克復安福泰和兩縣城。十二月。克復湖南永興縣城。四年七月。克復岳州府城。並破城外賊壘。復追剿至臨湘縣之長安驛。湖北蒲圻縣之羊樓洞。崇陽縣之虎爪石桂口等處。大獲勝仗。克復崇陽咸寧兩縣城。至橫溝橋官步橋兩獲勝仗。至湖北省城外花園破賊壘三座。復破八步街鮎魚套兩處賊壘。克復湖北省城。九月。追賊至大冶縣之沅埠頭獲勝。克復興國州城。追賊至田家鎮半壁山。三戰大勝。又追賊至栗木橋雙城驛兩處。大勝。克復廣濟黃梅兩縣城。追賊至濯港孔隴。兩次大勝。追賊至九江府城外圍剿。並攻湖口縣之梅家洲。大小十餘仗。五年奉調剿辦江西賊匪。克復弋陽縣廣信府

兩城。收復興安。德興。浮梁三城。攻剿義寧州之三都梁口大勝。攻剿碁盤嶺大勝。克復義寧州城。赴援湖北。克復通城縣城。進剿桂口大勝。克復崇陽縣城。搜剿崇陽之壕頭堡。及蒲圻之羊樓洞。三次大勝。克復蒲圻咸甯兩縣城。進至山坡大勝。駐紮湖北省城東門外之洪山。大小七八十仗均勝。總計帶勇攻剿以來。克復二十城。大小二百餘戰。合併聲明。

分兵應援疏（六年四月初九日）

臣查武漢未復。江西待援。統籌大勢。萬不可置全局於不顧。惟前任浙江寧紹台道羅澤南傷亡之後。記名道李續賓新領其軍。勢難分援江西。且整理稍稽時日。而分統亦難其人。適侍郎臣曾國藩之父曾麟書。聞羅澤南傷亡。卽遣其次子同知銜曾國華兼程前來。幫辦營務。並函諭湘營將士。勛勉忠義。情詞肫切。三軍皆爲感動。查湘營均係曾國藩同里之人。寶營係其舊部。驍勇敢戰。從征最久。交曾國華統帶。士卒必樂爲之用。臣卽以湘中營五百名。歸其專管。而兼統各營。以卽選知縣劉騰鴻之湘勇後營一千名。劉連捷之湘勇副後營五百名。湖南丁憂同知吳坤修之彪營七百名。儘先補用參將普承堯之寶勇中營七百名。把總普承忠之寶勇左營七百名。計共四千一百名。均係久經戰陣。驍果精卒。於四月初四日

拔營出咸寧通城。取道江西義寧州。兼程前進。查上年羅澤南等應援鄂省之湘勇寶勇。共五千人。到武昌後。添募湖南老勇數千人。此次分半應援。兩地均不甚弱。臣又先期派游擊張榮貴。馳赴湖南省城。另募精銳二千名。隨後續進。湖南派援江西之兵。已將抵袁州。分路堵勦。均屬得力。臣所派援軍。約期本月杪。可以齊抵江西省城。行糧勉力應付。三萬餘兩。先儘征兵支放。臣一面分兵援應江西。仍一面密商督臣官文。署理提臣楊載福。共謀恢復武昌之策。并分兵扼要。斷賊資糧。總期急復堅城。以紓聖念。再臣分兵應援江西。拔營以後。城中賊迭次出城。戰均獲勝。臣於初八日。又派水師戰艦。下駛沙口。攻勦武昌縣黃州府一帶賊船。水師已駛往下游。相隔較遠。容俟各路稟報彙齊。再爲詳悉奏明。謹將大概情形。先行奏慰聖懷。

奏陳水陸分扼絕賊資糧攻勦獲勝疏（四月二十九日）

臣自三月初十日攻破中和門外賊壘三座後。賊復於長虹橋西倚城之地。乘夜冒雨築壘掘壕。因商之鹽運使銜記名道李續賓。洪山則令蔣益澧。李續燾。劉騰鴻。率勇由東面進攻。而以趙克彰。何紹彩。葉永泰各營。分布於賽湖隄。接應兼防鷹嘴閣抄襲之賊。李續賓。蔣澤

涇兩營。伏洪山左右。以防賓陽門出撲之賊。其中路五里墩。則以丁銳義。唐訓方。普承堯。率
 勇由天平架隄上直前。而以鳳營列於湖坪。應之。令張寅恭。鄒漢章。率勇繞隄南金沙洲夾
 擊。而以李景湖。福營應其後。十五日黎明時。齊力往攻。賊抵死抗拒。被我軍鎗礮轟斃數十
 人。乘勝追入。值大雨如注。火繩俱息。軍士衣襟盡濕。整隊而歸。數日後天霽。李續賓以右營
 移三千勛大礮。連日於雙鳳山一帶轟擊。賊深匿不出。二十五日。南北兩岸齊攻。李續賓率
 其營兼率蔣澤澧。李續壽各營。搗雙鳳山下。作勢攻擊。礮子飛入城中。自辰至午。多方誘之。
 賊仍死守相拒。此三月十五以後。連日力攻誘賊不出之實在情形也。二十八日。分援江西
 之兵。前隊拔營。賊偵知之。欲乘此以亂我。二十九日。賊由保安門出。悍賊數百。繞鷹嘴閣至
 潭家灣。縱火燒民房。李續賓遣游擊劉錫文。率中營前後二哨襲之。趙克彰率奇字右營爲
 後應。何紹彩。何慶先。率仁營副仁營。由南湖尾分路繞出。以斷賊歸路。兼防賽湖隄下伏賊。
 又慮其偏師誘我。而以大股出賓陽門衝撲洪山。因令蔣益澧。李續壽。率左營副右營分伏
 於小龜山南及東嶽廟廢垣之後。李續賓率右營各路策應。我軍方出。賊卽退走。劉錫文。趙
 克彰追擊之。賊突出二三千人。排列賽湖隄。施放鎗礮。我軍用劈山礮直前轟擊。賊卻我進。

我退賊乘。如是者四五次。而何紹彩。何慶先已繞出湖尾於隄半邀截之。賊驚潰。劉錫文趙克彰乘勢衝殺。斃賊約四百餘。生擒十五人。奪獲賊旗五面。刀矛三十餘件。馬四匹。賊之在新壘者。見中路各營分列。亦不敢出援。其由小龜山而出之賊約千餘人。已被蔣益澧截殺敗退。而賓陽門亦果出賊三四千。及見賽湖隄小龜山之賊皆敗。遂不敢前。李續燾又突起擊之。斃賊數十。賊遂敗入城。四月初一日五更時。賊忽出兩大股。一由武勝門小龜山脚而來。伏於墳坪。一由賓陽門出。伏於東嶽廟街破屋內。而以悍賊二三百。潛至營前山腰吶喊。我軍寂然不動。嚴陣以待。天將曙。劉錫文率中營前右兩哨。突擊之。斃賊約五十餘。賊奔走。遂追至東嶽廟街。伏賊盡起。我軍力敵之。左右兩哨亦繼至。蔣益澧又以其左營飛助之。刀矛擊刺。憂憂有聲。正相持間。趙克彰率奇字右營。何慶先率副仁營。繞其南面橫擊。賊不虞我軍之轉自其後而來。遂驚潰。計斃賊二百餘人。奪其擡鳥鎗各五桿。黃旗三面。追殺至雙鳳山下。賊復列陣溝中施鎗礮。蓋猶冀小龜山之伏賊相援也。又不虞李續燾率副右營及右營前左兩哨。先待於洪山之北。俟其伏出邀截之。殪其前鋒數賊。生擒十餘賊。奪獲馬一匹。大旗二面。李續賓復督親兵用劈山礮轟斃賊數十人。賊衆遂狂奔入城。城上礮子如

雨。恐多傷士卒。遂收隊。初二日。天將明。有賊六七百。由沙湖南汊而往。莫知其意。李續賓派右營哨長都司沈俊德率前左右三哨。疾行擊之。斃賊三十餘名。該逆遂敗竄。各哨乘勝追逼。賊多淹斃湖中。奪獲刀矛鳥鎗十七件。黃旗四面。生擒賊十二名。訊據供稱。僞國宗韋逆憤奎灣百姓前助官軍紮營。派伊等往燒民房等語。此三月二十九。四月初一二等日。勦賊獲勝之實在情形也。我軍米糧軍火。歷由石嘴運五里墩。再由五里墩運洪山。必由南湖澗處經過。而賊每就近橫阻。每日必輪派一營護運。迄今數月無懈防。四月初五日。賊偵我援應江西之兵。均陸續起程。定計分股來撲。是日蔣澤灃率中營之正左副左兩哨。在湖坪護運。賊突由賽湖隄橫出二千餘人。又由長虹橋前隄上斜出二千餘人。冀劫我軍火米糧。李續賓於洪山望見。卽飭趙克彰率奇字右營。何紹彩率仁營前往接應。臣亦先派各營出隊於隄上。而令入湖之礮船八哨。於湖邊轟之。相持約三時之久。傷斃數十賊。不敢過隄而退。我軍護運夫到營收隊。此初五日賊以大股劫糧。我軍堵截之實在情形也。臣迭與督臣官文署提臣楊載福函商。力攻武漢堅城之下。徒傷勇士。再四思維。惟有水陸扼要。斷賊資糧軍火之一法。臣因派千總余雲龍。軍功唐飛舞率勇千餘。每日於下游塘角。青山。奎灣。白楊

橋一帶雕勦以斷賊之陸運。李續賓營駐洪山。其地至高。可以眺遠。見有大股賊護運。卽添兵飛擊之。楊載福亦飭水師參將李成謀。守備周清元。先以二營五十二船下紮沙口。以斷賊之水運。四月初八日。水師以全隊攻南北兩岸賊船。而賊船負固。永不啓旋。惟以大礮轟拒。參將李成謀。守備周清元率兩營戰艦下駛。直衝而前。行至小河口。見賊有烏船三號。快蟹二號。舢船四號。輜重船數十號。兩營奮力攻入。燒燬賊船五號。擊斃淹斃約二百餘人。周清元營內亦被賊礮擊沈舢板一號。陣亡六品軍功哨官宋富源及水勇八名。兩營轉舵下駛至青山。又遇賊烏船六號。快蟹三號。輜重船五十餘號。皆有鎗礮。賊不虞水師猝至。兩營出不意一擁而前。盡燒其輜重。并燬賊快蟹二號。烏船一號。淹斃擊斃約六七百人。賊餘六船下竄。風順水流。我軍追至白澗山不及而反。泊五當口。時已二更餘矣。此四月初八日水師以兩營下駛沙口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嗣是卽紮營於沙口。輪分舢板於上游下游及對面南岸。嚴密哨探。一遇賊船。卽行截勦。以冀絕其往來。十六日三更時分。月色如晝。及四更而月光頓斂。隱約間。突聞上游信礮連鳴。櫓聲由上直下。李成謀周清元列陣以待。見賊之拖罟烏船九號。舢板五號下駛。我軍分船爲三。突起橫截之。擊沈賊舢板一隻。約斃賊

二十餘人。賊揚帆徑下。我軍且擊且追。至陽邏收隊。李成謀等仍回駐沙口。此四月十六日。水師在沙口夜哨截勦賊匪之實在情形也。所有陸師之把總賀連城。鄒友廷。文德元。水師之哨官宋富源。四弁。均係爭先殺賊。屢立戰功。先後陣亡。實堪憫惻。均請從優照千總例議卹。伏候天恩。至傷亡勇丁各名。容再查明姓名。另行咨卹。現在夏漲已發。廣東籌解洋礮。已有二百尊。由湖南運解來營。一俟礮到。卽當約會南北水陸各師。併力大戰。以圖恢復。而紓聖念。

遵奉諭旨瀝陳下情疏（六年五月十五日）

臣於五月十二日接準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六日奉上諭。胡林翼奏。水陸勦賊。連獲勝仗一摺。覺所奏情形。自二月十五至四月十六日。已踰一月。不過零星勝仗。於克復城池。毫無把握。該署撫於三月初間。疊次奏報。均稱旬日之間。城池可復。又稱春漲初起。賊船可以盡燒。今已遷延數月。始稱水陸扼截。斷賊資糧。查似從前並未籌及。且所稱紮營洪山等處。斷賊陸運。紮營沙口。斷賊水運。而四月十六日賊船下駛。仍復窮追不及。是其布置實未周而徒以空言搪塞。直似無計可施。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六十八等日寄諭。諒該署撫均已先

後接到。若仍前玩泄。殊負委任。官文共事一方。亦不聞其互相匡救。著卽嚴督水陸各營。合力進攻。務將武漢城池。剋期攻克。若再事遷延。朕必治其老師糜餉之罪。至江忠濟陣亡。岳州一帶。何人扼守。本日已諭知駱秉章妥籌布置。該督撫亦當預籌策應。不可專恃赴援江西之軍。以爲必能掃蕩賊蹤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聖訓嚴明。燭照千里。跪聆之下。感悚難言。臣治軍無狀。頓兵城下五月有餘。竊念臣之職分。不僅兵事。不可上廛聖慮。卽軍糈餉項。亦豈可久煩度支。乃以收復稽遲。上貽宵旰之憂。實屬罪無可逭。臣自上年臘月至今年三月。逐日督隊往攻。驅血肉之軀。與礮石爲敵。傷亡水陸勇丁三千餘人。尙不敢因此稍有恇怯。惟道員羅澤南及都守千把百餘人。節次陣亡。皆係四方精銳之士。羅澤南篤信學道。尤深惋惜。現在陸營良將。以李續賓爲尤著。該員廉正樸誠。凡戰事之難。而他人所怯者。無不毅然自任。攻撲省城。所乘馬迭次中礮倒地。幸賴天威。良將無損。兵易募而將難求。求勇敢之將易。而求廉正之將難。蓋敢勇倡先。是將帥之本分。而廉潔正直。則糧餉不欺。賞罰不濫。乃可固結士心。歷久長勝也。臣於四月以前。執意不悔。欲以力取。旁觀皆笑臣愚。卽臣自問。計亦良左。四月以後。乃禁約仰攻。分精銳四千餘人。由咸浦以取義寧。不期順

道與賊相值。四戰皆捷。分水師以清下游江面。直達九江。水師火攻之策。自正月購辦。三月已齊。積薪油而實以火藥。三次遇雨。遲至四月二十八日。乘風縱火。漢陽之賊舟。盡付一炬。是日東南風利。得其一面。不能不遺其一面。尙餘武昌鮎魚套內賊船約二十隻。若再襲前策。賊已知而防我。卽當另行籌畫。臣自領五千人。可扼南路之三面。李續賓領六千三百人。扼洪山之東路。又分勦青山窰灣之北路。水師六營。下駐沙口。是水陸之賊。直至近日。乃援絕路窮。臣之智計遲鈍。未能先事審機。慚憤無地。漢陽之賊糧久斷。四月以前。尙取給於武昌。近月以來。武漢均斷。北路兵勇。以經督臣多方激勵整飭。惟馬隊將士。忠勇可恃。陷陣衝鋒。功推第一。馬隊爲國家之正兵。所當愛惜而善用之。若迫使乘塘。是舍所長而用所短矣。臣與馬隊並未晤見。刻下南北兩岸。尙難彼此調撥。日後武漢收復。卽當會同商議。以步隊之堅定不搖者。分隸馬隊。而以步隊戰於前陣。俟賊衆敗潰。卽以馬隊乘勢掩殺。蓋步兵追賊。每以十餘里而輒止。多亦不過二十餘里。而力已竭。若得馬隊乘機追勦。賊可盡殺也。下游九江府興國州陸賊萬餘。以僞檢點古隆賢等分道來援。冀約城賊夾擊大營。臣卽預撥三千餘人。探實距營百里以內。及其未定而迎勦之。十二月十三日。乘勝窮追。已過百里以

外。尙未詳稟。應俟另案奏報。至道員江忠濟全軍覆於通城。所部楚勇。素稱善戰。近年積習太深。兵已弱而將不知。突遇劇賊。遂至於敗。湖南已改派防兵二千餘人駐守岳州。而援軍已過崇陽。敗賊竄逃。解散過半。計日可抵江西義甯州城。迭次委解軍餉軍火。趕緊接濟。可慰聖懷。臣歷觀前史。李左車之告韓信。尙以頓兵城下。情見勢絀爲戒。是戰易攻難。自昔已然。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才有限而志無窮。誓與兵事相終始。期於殲滅此賊而已。萬一變生他路。禍出意外。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尋。內察軍情。外度賊勢。臣之過慮。當不至此。所有感悚下忱。理合附驛陳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設局收捐米石籌濟兵食民食疏（十一月十八日）

竊湖北省本年夏秋缺雨。各州縣多被旱災。業經臣飛飭司道委員確勘分別蠲緩彙詳。另行具奏。查襄陽安陸德安三府。及荊門州地居高阜。被旱較重。荊州等屬。情形稍輕。然收成亦皆歉薄。民間米糧甚少。市價日升昂貴。荊州旗營及綠營兵米。向由各州縣所徵南米撥解。咸豐五年份。所徵南米。不足萬石。本年又值旱災。爲數更加短絀。綠營兵米。積欠之數亦多。被災之區較廣。是民食兵食。均關緊要。急須趕緊設法籌濟。查山東江蘇等省。均因災歉

缺米。奏準紳民損輸米石。給予職官職銜。今湖北情形相似。擬卽仿照辦理。現湖北米價自每石三千至四五六千不等。本省米糧既少。所賴四川湖南商販接濟。勢須稍加鼓勵。方足以示招徠。而期踴躍。已令捐生每米一石。照案加耗米一斗五升。運脚銀三錢五分。準作銀三兩四錢。按籌餉事例。職官酌減二成。職銜封典遞減二成之數。核予職官職銜。於水陸通衢處所。委員設局收米。各就所近地方。撥運旗營綠營及成災最重之區。定限三箇月一卯。截數奏報。如蒙俞允。卽飭司道督同委員設局辦理。並請飭部印發職銜封典花翎藍翎監生貢生各執照。以便隨時填發。臣爲兵食民食。急籌接濟起見。是否有當。除咨明四川湖南陝西督撫臣一體出示曉諭。並將請頒各項執照數目開單咨部印發外。理合會同督臣官文恭摺具奏。伏祈皇上聖鑒訓示。

乞蠲緩各屬本年應徵錢糧各項疏（十二月初三日）

竊照湖北省本年自夏徂秋。雨澤稀少。各屬高阜田禾。曠乾黃萎。被旱較廣。又江河水漲。以致低窪田地被淹。先後接據該州縣稟報。均經批行藩司。移飭該管道府。督同印委各員。周

歷查戡。並將查明受旱安撫大概情形。奏明在案。除最重之襄陽、德安二府。本已受旱成災。復因襄陽縣隨州均有匪徒滋擾。光化、穀城、棗陽、均州、宣城、南漳、安陸、隨州、雲夢、應山、應城、各州縣。或近切賊氛。辦理防勦。或間被賊擾。民情本屬瘠苦。茲更遷徙流離。應將錢漕一律緩征。又武昌府屬之江夏縣。漢陽府屬之漢陽縣。被水受旱。兼之賊擾過甚。請將本年錢漕一律豁免。以紓民困。現已另摺奏懇恩施。並武昌府屬之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興國、大冶、通山。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蘄州、黃梅、廣濟等州縣。迭被賊擾。應俟全楚肅清。彙入全省善後案內查辦。鄖陽、宜昌、施南三府。得雨較早。無礙收成。興山縣雖有水患。已在收成之後。且旋即涸退。毋庸查辦外。所有前據黃安、黃陂、孝感、麻城、羅田、漢川、沔陽、鍾祥、京山、潛江、天門、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荊門等州縣。或因受旱。或因被水。或因水旱頻仍。陸續稟報。均經委員馳往。會同勘明。由該管道府議稟。除各屬稟內可以照常征收之處。仍卽催征。並天門縣多多等十六垸。盧埠左腦等十七垸。老獅黑市等八十四垸。花臺二郎等二十三垸。西堤等十九垸。內有收田地照常征收外。實勘得黃安縣受旱日久。西北二鄉之東煙等二十六會。成災十分。東南二鄉之松溪等二十四會。成災七分。黃陂縣麻老宋等共二

百二十九會。成災七分。孝感縣尙義等一百二十會。成災七分。又沔陽州。本屬水鄉。向不畏旱。邇年因鍾祥縣獅子口潰口。因屢年賊擾未築。致水勢下注。加以本年夏秋之間。雨水不多。湖河皆涸。受旱之甚。從來未有。實勘得張家七里等共四百一垧。成災六分。其餘受旱被淹各州縣。均勘不成災。所有應納本年銀米。隄閘。河費。蘆課。閒丁。租餉等項。請分別蠲緩。以紓民力等情。開列垧區村莊名摺。由藩司馬秀儒署糧道張曜孫議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州縣如遇水旱災傷。例應勘明成災分數。將被災軍民。分別撫賑蠲緩。惟庫藏支絀異常。軍餉不繼。實難籌辦撫賑。前已奏明。通飭被災各州縣。勸諭殷實富戶。各就災區。隨地周濟。妥籌安撫。已據各該州縣稟報遵辦。是災民糊口有資。不致流離失所。毋庸動項撫賑。第成災之區。顆粒無守。困苦異常。實堪憫惻。其勘不成災各處。亦皆耕穫失時。收成歉薄。且逼近賊氛之地。辦理團練堵勦。按田捐費。民力頗形拮据。自應分別豁免蠲緩銀米。以廣皇仁。而示體恤。除擬緩本年漕糧。現已另摺請旨外。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成災十分之黃安縣西北兩鄉。例得蠲免銀米十分之七。成災七分之東南二鄉。例得蠲免十分之二者。念該處屢次越境勦賊。民力窘艱萬分。連蠲贖本年新賦銀米。全併豁免。成災七分之黃陂縣麻老宋等

二百二十九會。孝感縣之尙義等一百二十會。應征本年銀米。各照例蠲免二分。成災六分。之沔陽州張家七里等共四百一垧。應征本年銀米照例蠲免一分。蠲贖銀米及例不併免漕米。並孝感勘不成災之觀善尙文等八十二會。又逼近賊氛。並受旱被淹較重之麻城縣東北鄉七十三區。羅田縣平鄉、粟子坳等多鄉。下臺寺、奉鄉、七里屏等六十區。漢川縣喝城等三十三垧畝。鍾祥縣蕭家店、龍山觀、楊林寺一百九十村莊。京山縣高家鴨山等一百一十七團。潛江縣楊湖、崔家等七十八垧。天門縣關廟、多多、盧埠、左腦、老獅、黑市、花臺、二郎、西隄等各垧內較重之區。江陵縣洪化橋、龍隄等三百五十一垧。公安縣毛一赴一等二十里。石首縣一都、九嶺等四十一坊垧。監利縣永固等並頻年積淹之崇林等二百三十五垧。松滋縣中二等八都甲。枝江縣上百里等二十洲垧。荊門州七里等二百七十四區。各應征本年新賦錢糧、南米、隄閘、河費、閒丁、租餉等項。一併緩至來年秋後。成災者分限兩年帶征。未成災者統限一年帶征。又受旱被淹次重之漢川縣花林、甲廠等十四畝垧。潛江縣之鄉東等十一垧。監利縣之張家等三十五垧。松滋縣之下三等四都甲。各應征本年南米。照常征收。請將本年新賦銀兩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征。又公安縣之赴一等四里。監利縣之六

合等四十八垸。各應征本年新賦銀兩。照常征收。請將本年南米。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征。其有武昌等衛被水受旱。已未成災軍田。應蠲緩銀米。均照屯坐各州等一律辦理。再漢川江陵公安石首監利等五縣。本年壓征咸豐五年蘆課。或因被水。蘆根浸泡瀋爛。或因乾旱太甚。蘆葦未能發長。所有壓征銀兩。一併緩至來年秋後。限一年帶征。又本年被災各屬內。有咸豐三、四、五等年並節年因災緩征銀米。本年應復請展緩之處。並本年新賦照常征收之處。有因收成稍薄。請將帶征銀米遞緩者。因咸豐三、四、五等年。應行蠲緩銀米。楚北省垣。迭次失陷。文案被焚。未經查辦。前已奏明。俟楚境肅清。勒限辦理。是以本年被災各屬。僅就本年水旱輕重情形。分別蠲緩之處辦理。其有應請遞展。並征新賦而請遞緩帶征者。應請如前奏。俟楚境肅清查辦。除飭取被災各屬災分頃畝冊結。照例題報外。所有勘明受旱被水成災分數。及勘不成災輕重情形。擬請分別豁免蠲緩錢糧南米等項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案係因武漢軍務緊急。司道相距均遠。又兼襄陽隨州匪徒滋事。竄擾無常。各屬文報。道路梗塞。駁查往返。實難依限彙齊辦理。例限已逾。災務重大。謹飛章由驛五百里馳奏。合併陳明。

敬陳湖北兵政吏治疏（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臣查湖北軍務不飭。已歷五年。無論賊匪之多寡強弱。而聞警先驚。接丈卽潰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恬不知恥。推求其故。則以將領不得其人。紀綱不立。而是非不明也。深思紀綱所以不立。是非所以不明之故。則誤於使貪使詐之說。不知己則先爲貪詐所使。而曰吾能使貪使詐也。豈不謬哉。本省旣無得力之兵將。而川楚河南勇目之黠桀者。糾合無賴。隨營投效。以一報百。以百報千。冒領口糧。交綏卽潰。所投不合。又顧之他。國家之帑項。至爲艱難。而徒以供無賴之欲壑。以此殺賊。猶北轍而南轅。勢必不可。至遣散不得其方。則相聚爲盜耳。此近三四年楚北募勇之大患。其流毒將有不可思議者矣。古之治兵者。先求將而後選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並不擇將。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領。結網者。不掣其綱。是焚之也。將自斃矣。督臣官文上年受事以來。收集兵勇。力加整頓。得力尤在馬隊之忠勇。能使三軍之士。風氣爲之一變。查有前任湖南臬司降補知府魁聯。久任寶慶、衡州、岳州等處。捐解私囊。養士募勇。已歷十年。其志趣公忠。迥非庸俗可及。經督臣官文派充總理營務。伉直明決。知無不言。釐剔弊端。獨任勞怨。實爲湖北軍務必不可少之員。目下力疾從公。尙難羈以職守。惟

馬隊及各營之精銳。必應迅速進取。而湖北本省。餉少勇多。冗雜不治。不戢自焚。後患方大。急應裁汰浮僞。簡鍊精銳。可否敕下魁聯幫辦湖北南北兩岸水陸營務事宜。責成一例。簡汰該員。會任三品大員。應否賞給三品卿銜。以重事權之處。伏候聖裁。非臣所敢擅請。至湖北綠營兵丁。怯懦若性。正額虛浮。軍政營制。蕩然無存。而其虛糜錢糧如故也。現署提督楊載福才識嚴明。如可假以二年。必能整飭。惟東征事急。水師無可專委之員。容臣再行詳思訪舉。另摺奏聞。此爲兵事急應整飭之要。武漢形勢壯闊。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南北之關鍵。而武漢爲荆襄之咽喉。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本根旣搖。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國帑因而虛糜。民生因而凋敝。東南數省。受害之烈。亦惟武漢爲尤甚矣。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代平吳。久謀荆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勳。鎮守武昌。宋臣岳飛李綱之謀。畫岳鄂。均以此爲高屋建瓴之勢。控制長江。惟鄂爲要。固東南一大都會矣。夫善鬪者。先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返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痍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在先保鄂郡矣。保鄂之不失。必須先固漢陽。蓋漢陽爲江漢總匯。武昌僅南岸一

府。而漢陽則可通八府也。臣查歷年湖北之失。在於漢陽並不設備。江面無一水師。下游小挫。賊遂長驅直入。束手待斃。莫可如何。前車之覆。殷鑒不遠。應請於武漢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此萬餘人者。日夜訓練。則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時有折衝千里之勢。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固可銷除隱慝。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剿。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於軍中。不僅誤戰。亦且誤餉。着以武漢之防兵。更番替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至水師以礮爲利器。礮聲震疊。無半年不小修之船。亦無一年不修之大船。更番迭戰。以武漢爲歸宿。則我兵常處其安。而不處其危矣。或疑武漢兩城。公廨私廬。百不存一。城周二十里。設守爲難。臣愚以爲非是。蚡冒藍縷。以啓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是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處何益。此武漢宜急設防練兵之要。湖北秀民之從賊者。以興國、崇陽、通城、通山、大冶、廣濟、黃梅爲最多。臣於臬司任內。由岳州駐崇陽一月。以保甲之法。勒令首戶網斬三千人。未及畢事。而馳往九江矣。兵至爲民。賊來從逆。及今不治。終必爲亂。治之之法。兵勇搜捕。不僅徒滋擾害。亦且事久無成。惟有保甲清查。戶族網獻。分別斬釋之法。然而牧令不得其人。則法不能行。害且滋甚。其已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吏惰民驕。

其未被賊擾之三十餘州縣。官仇民而民且仇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官吏之舉動。爲士民之所趨向。紳士之舉動。又爲愚民之所趨向。未有不養士而能致民。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粵匪之再至。而將盜弄潢池矣。卽如五年大熟。州縣乃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饑。州縣轉不報災。又經臣迭次駁斥在案。以豐爲歉。是病國計。以歉爲豐。是害民生。而終必害於國計。又查積年以來。每遇歉歲。官吏私收。而恩旨蠲緩者。實惠不及於民。則有所謂挖征名目。又有所謂急公名目。無一非蠹國病民。飽丁胥之慾壑。而肥官吏之私囊。實堪髮指。凡下與上交之事。諉之幕友。而官不問。凡官與民交接之事。諉之門丁。而官不問。詞訟案牘。病生積壓。盜賊奸獸。弊在因循。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卽百姓之大事。今日之所謂小賊。卽異日之大賊。厝火積薪。更切隱憂。又如軍餉浩繁。不能不取給於捐輸。牙帖釐金。以資小補。報捐則有踈堂贊見之費。牙帖則有勒索之費。釐金則有私設之費。其所繳於公者薄。其所取於民者厚。臣受事以來。迭次特參。均蒙恩旨俞允。在國自有刑章。在臣亦甘爲怨府。惟深思利弊之原。劾貪非難。而求才爲難。前者劾去。後者踵事。而巧避其名。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且賊

擾之地。官缺久懸。觀望不前。所在皆是。臣愚以爲必應嚴禁官場應酬陋習。與羣吏更始。崇尚敦樸。屏退浮華。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人情固欲自便其私。上無所求。則下可自贍。責以廉潔而無辭。風尙必使先趨於正大。官所好。卽羣吏所瞻。不煩董戒而自變。目下情形。州縣尙懸缺待人。可否敕下部臣。暫勿拘臣文法資格。地方吏治。是臣專責。容臣次第清理。分別委署。如果試驗有效。才具出衆。卽行奏請試署。以期實濟。而利民生。此吏治急應整飭之要。以上三事。是湖北之先務。其餘應辦事宜。容臣隨時奏請恩訓。刻下武漢甫經收復。人或以爲已治已安矣。而臣之所憂方大。如以爲已治已安。則前此固已克復二次矣。况江西腹內七府。尙淪於賊。與四年之僅失九江者。情形迥異。江西之腹內。均與武漢唇齒相依。旁軼橫出。又不僅九江安慶爲足慮也。未收復之先。事勢極難。而文武尙有懼心。收復之後。布置尙易。而特恐文武均萌肆志。外省粉飾之習。久在聖明洞鑒。不揣愚昧。直陳於聖主之前。可否敕下廷臣。核議準行。理合繕摺。附驛以聞。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圍攻九江大勝並破小池口賊壘疏（正月二十八日）

臣查九江形勢。西挹武昌。東引皖口。襟帶中流。實吳楚之腰膂。對岸小池口。則九江賊所倚。

爲脣齒者也。布政司銜記名臬司李續賓率其湘軍五千人。兼統臣標之仁字四營。護軍四營。凱字一營。於六年十二月初九日。陳師九江城下。其城北面臨江。西則龍開河。賊以長城深壕圍之。又環以礮臺三處。南則甘棠湖。中隔新壩。而內外礮臺。與壩相接。其小東門則爲白水湖洲。路則通梅家洲。湖口縣。其大東門則通南昌。南康。臨瑞之路。李續賓會同提臣楊載福。籌商水陸環攻之策。復曳運舢板於內湖以攻之。自十二月十三日。更番攻城。閱六日夜不息。我軍負薪填壕。城外之椿柵竹簽。焚拔殆盡。各軍士緣登二十餘次。皆爲礮石所阻。偵報梅家洲。湖口縣。賊援大至。因密飭各營。嚴整壁壘以待。並授以分合進止之略。二十九日二更。援賊抵八里坡。天明則城賊援賊皆出。一由龍開河繞甘棠湖。涸處渡港而來。約三四千人。李續賓令正仁營。何紹彩。前仁營。朱希廣。左仁營。黃勝。日右仁營。何慶先。按陣以待。伺其渡港逾半。齊力擊之。賊大敗回竄。逼於港邊。梟水而逸。李朝斌率內湖舢板。攔壩轟之。斃賊六七百名。一由小東門而出。會合援賊。列於八里坡。約六七千人。漸逼營外。李續賓令副左營。胡裕發。奇右營。趙克彰。護軍右營。彭友勝。護軍前營。禹綏。之擊其前。而以湘左營。蔣凝學。湘中營。蔣澤灃。凱字左營。楊得武。由甘棠湖尾繞擊。以湘後營。周寬世。副右營。李續燾。

繞出上八里坡擊其尾。副都統銜參領富新率馬隊。李續賓自率湘右營。並督湘前營朱品隆護軍左營劉連陞護軍後營張復泰潛由中路繞至上八里城之下。擊其腰。自辰至未。鏖戰四時。我軍益奮。斃賊二百餘名。陣擒僞將軍劉松綢僞旅帥徐天方等六名。老賊張羣材等九十餘名。其逼盛淹斃於白水湖甘棠湖及東門外湖港者。約數百名。奪獲糧鎗烏鎗刀矛旗幟四百餘件。馬八匹。訊據逆首僞忠貞侯林啓榮供稱。以除日官軍度歲。必無準備。因約會湖口援賊。四面圍撲。不意官軍橫截致敗等語。此水陸環攻九江並三十日迎勦援賊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北岸小池口與九江對峙。賊造新城已二年。城外築壘濬壕。密排礮位。江甯將軍臣都興阿與署提臣楊載福會商。於正月初五日水陸馬步合力攻之。以副將銜參將鮑超之右營後營會同巴依爾呼蘭之馬隊攻南門。鮑超之左營前營會同翼長多隆阿之馬隊攻東門。提督孔廣順飭王玉琳方映川率其步軍。營總巴克坦薩林率其馬隊攻西門。鮑超獨率其親兵及其中營攻北門。都司石清吉營總米雅明阿率步隊馬隊繼之。都興阿率參領喀爾庫。都司喻吉三四路策應。水師則由江中轟擊。以助聲威。而牽賊勢。鮑超於三塘口先備茅柴。派長矛手六百。負柴填壕。四面攻撲。同時並進。直造賊營。踏燬南路及

北路土壘各一座。關下二座。小壘無數。殺賊二千餘名。逼水淹斃者無算。生擒僞元勳檢點蕭逆。僞指揮陳逆。並老賊百餘名。奪獲騾馬多匹。大礮十二尊。劈山礮三尊。檯鎗烏鎗八十桿。刀矛旗幟無算。馬步乘勝直搗賊城。賊負隅死守。礮石如雨。仰攻踰時。日暮收隊。是役也。將軍臣都與阿督飭攻勦。士均用命。賊壘悉破。賊膽已寒。其鮑超一軍。尤稱勇敢。後營營官陶忠泰右營營官陳德懋前營營官黃慶與統將鮑超均帶傷血戰。不退一步。其哨官勇目陣亡。帶傷二百五十餘名。奮勇爭先。裹創力戰。無敢退卻。此外馬步各營。及環攻九江各營。傷亡兵勇。容再查明。分別賞卹。此正月初五日馬步合勦小池口連破賊壘賊卡。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臣思南服之要。惟襄陽、荊州、武昌爲最重。次則莫切於潯陽。明初陳友諒據此以擾鄂省。明臣劉基請力爭江州覆其巢穴。而江西、湖北各郡之賊。雖強亦敗。蓋九江未復。不僅南昌不安。亦湖廣江南之大患。我軍卽欲援勦皖江吳會。而其道無由。躡等而進。可偶試而不可經久。師行而米糧軍火均阻。亦兵家之所忌也。惟查六年八月。石達開敗走之後。逆首林啓榮知武昌賊勢必敗。日夜添設守具。聚集米糧。較四年臣等力攻九江時爲尤難。小池口新作石城。則又近二年之所增設者也。反覆籌思。惟有長塹圍困之一策。現已督飭

興工開濬。並先圍攻小池口賊城。以期迅速得手外。謹將九江小池口連獲大勝緣由。會同督臣官文將軍臣都興阿署提臣楊載福由驛六百里馳奏。

奏陳全楚肅清現在會攻潯城進勦宿太疏（八月二十三日發）

竊皖逆壘受大創。七月內我軍由蘄水節節進勦。賊衆逃回宿太者不下十餘萬。而黃梅小池口僞城踞守之賊。抗拒如故。臣官文以賊餒正衰。亟宜水陸大舉。卽經咨行楊載福都興阿等。以先拔小池口僞城。撤其犄角。固我藩籬。爲目前要著。臣胡林翼督所部各營。並李續宜、唐訓方等湘勇。由上游蘄水、蘄州而達廣濟、黃梅。節節搜勦。勢如破竹。焚燬賊巢。擒斬逆黨。不可勝數。當派唐訓方一軍駐紮蘄州之張家堤、范家灣等處。設卡建礮。以扼宿松入楚之吭。臣胡林翼連日與都興阿、多隆阿、楊載福、李續賓等商議。圍勦小池口之策。而敗賊麇聚黃梅後山。繞至五里涼亭迤北一帶。復新築三大壘。以阻我師。八月初四日更餘。都興阿商令多隆阿、鮑超各挑馬步隊伍。分三路潛進。先襲燒其後山賊壘。羣賊駭奔。餘壘亦潰。我兵四路勦殺。礮斃燒斃及圍逼溪河淹斃者無算。馬步各軍復連夜追勦。計沿途殺賊三千餘。生擒百餘名。奪獲大礮六十餘位。檯鎗器械無數。天明追至桂家畝。渡河橋。復踏毀賊壘。

十餘座。維時黃梅境內。已漸肅清。僅小池口僞城賊窟。尙死守待援也。臣胡林冀遂令楊載福等撥礮船於初八日由陸家嘴移營進逼小池口。晝夜環攻。連燬賊壘數處。又令李續賓等陸軍預備稻草沙囊。爲填壕登城之具。該逆百計防禦。我軍日夜轟攻。片刻不停。偵知僞城內器皿炊爨各具。概被大礮擊碎。炊烟不起。已歷數日。而守城各賊。血肉狼籍。應聲而倒。不敢復於女牆上站立。十三、十四等日。楊載福李續賓等審察賊氣已餒。遂飭陸師各負沙囊稻草而進。水師亦以划船載草幫置岸上。又令趙克彰率湘奇右營攻北門。蔣凝學率湘左營攻東門。沈俊德率湘元右營。彭友聲率護軍右營攻西門。其南門臨江。楊載福率十四營環攻之。十五日。風雨大至。該逆猶從城上暗施鎗礮。而我軍奮勵愈甚。兵勇各以稻草堆地障身而進。風雨益甚。各船礮勇亦負稻草。紛紛擁至。頃刻壕已填滿。堆近城邊。城逆大亂。都興阿又派馬隊施放火箭。城內賊篷。登時火起。煙燄迷天。各勇四面俱上。該逆捨命狂奔。被我軍截斃無數。卽有奮門而出者。復經巴克坦布等率馬隊分路窮追。至一百八十餘里。屠殺殆盡。查看城內被礮擊斃之屍。堆積如山。此十五日四更。我軍克復小池口之實在情形也。查黃梅小池口與潯城隔岸對峙。爲江皖入楚咽喉重地。該逆壘石爲城。浚濠外衛。

重垣壘壘。堅固異常。逆衆踞此險要。以通皖賊之聲援。資九江之犄角。計之狡毒。無過於此。我軍攻勦。歷十月之久。士卒傷亡甚多。今仰仗聖主威福。水陸各軍。將士齊心用命。得以拔此僞城。盡殲醜類。全楚一律肅清。實足以彰天討而快人心。現卽派軍駐紮小池口。以固全楚門戶。探悉九江逆衆。倍嚴守禦。援賊日增。非大戰數次。智取力攻。尙恐驟難得手。臣官文已飛咨胡林翼暫駐九江。與都與阿等。熟商機宜。力攻潯城。一面分兵進勦宿太之賊。聞其大股奔竄桐城之官橋石牌等處。仍須搜勦餘孽。以免死灰復燃。臣等仍當督飭各軍。慎之又慎。相機進取。俾後路無牽掣之虞。得水陸並進。合師東下。迅掃逆氛。上紓宸廑。除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另摺奉懇恩施。並查明傷亡弁勇人等分別辦理外。謹將掃蕩蕪黃賊窟。攻拔小池口僞窟。全楚肅清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奏陳堵勦豫捻各軍分別撤留以資控扼疏（九月初十日督發）

竊據安襄鄖荆道毛鴻賓署襄陽府知府劉齊銜會稟。據隨州棗陽各牧令稟報。八月十五日。河南大股捻匪王四老虎等。糾衆五六千。由泌陽竄至南陽府屬賒旗店等處。又分股擾及唐縣。焚搶擄掠。努甚披猖。逼近隨棗邊境。稟清派調兵勇。馳往堵勦等情。當經臣等於黃

州下遊。調派副都統銜參領舒保等帶馬隊一百五十名。又調駐紮漢陽小河口荊州旗營佐領安祥管帶防兵二百名。又派都司王玉琳帶鄖竹弁兵七百餘名。副訓營同知唐協和帶南勇六百名。派水師中營都司曾紹霖帶礮船二十餘號。水陸分馳前進。並飭署提臣納欽。由省馳赴襄陽守禦去後。昨復據襄屬來稟。探悉該匪知楚省勁旅過行。聞風震懼。未敢逼近楚境。已全數分竄泌陽舞陽等情。馳報前來。臣等查豫省捻匪。黨類股數紛繁。乃巧於避實就虛。我師未至。率衆先遁。雖懾於楚北軍威。而往來飄忽。其狡已可概見。刻下隨棗等屬邊境。安堵如常。第襄樊爲中原重鎮。仍當先事籌防。現下游已經肅清。應撥留馬步水師於該處防堵。其旗綠各營。酌撤歸伍。以節糜費。所有駐紮襄樊馬步水師。均由舒保統領。嚴密巡防。以資控扼。而靖人心。兼爲豫省壯其聲威。於該省勦辦機宜。更有裨益。除飛咨河南撫臣英桂暨勝保查照外。謹將堵剿捻匪。師未行至。匪衆風聞懼竄。分別辦理情形。會同署提臣納欽恭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奏陳克復江西湖口縣城大概情形疏（九月二十三日督發）

竊湖北下游官兵。八月內克復小池口後。臣官文等復卽咨行水陸各軍。乘勝圍攻九江。並

進規湖口。以聯江楚兩軍之聲勢。適接探報知湖口賊船增至數百號。圖拔九江。九月初七日。李續賓楊載福等議派陸勇由下游襲攻湖口之背。水師夾攻於前。爲出其不意之策。密約內湖水師彭玉麟同日大舉。李續賓遂調各營聲言搜勦宿太等縣。卽於初七日渡江。暗於是夜四更拔營。楊載福亦由水路直下。副都統銜總管巴依爾呼蘭等馬隊。亦由陸路馳騁八里江岸一帶。初八日。水陸各軍齊攻湖口縣附近之七里街三街市月台山等處。賊卡高壘。水師復上下轟擊。晝夜不息。愈逼愈緊。焚奪賊船不下千餘隻。至初九日辰刻。卡壘盡破。李續賓與楊載福等督各勇架梯緣城。並將火箭射入城中。適燒該逆火藥局。響聲震天。滿城皆火。賊衆爭門竄逃。當將縣城克復。其梅家洲僞城。亦同時攻拔。我軍分道邀截。追殺二十餘里。斃賊二千餘名。燒斃溺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僞總制二百餘名。奪獲大小礮二百餘尊。此九月初九日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並拔其梅家洲僞城。掃清水面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江西湖口縣。爲東南省居中之要隘。外可以縱橫長江上下。通南北兩岸。而趨鄂皖。內可以往來鄱陽上下。通東西兩岸。而達章貢。計自該逆盤踞以來。已將五載。前塔齊布等多方攻勦。未能得手。今仰仗聖主威福。將士拚力。苦戰極兩日一夜之力。掃積年踞險負固之

賊窟。而外江內湖水師聲息相聯。千里江面。一律肅清。使潯城之賊。援斷路窮。以除東南大患。實足以震天討而快人心。除水陸進兵。詳細情形。另摺具陳外。謹將克復江西湖口縣城。並攻拔梅家洲僞城大概情形。恭摺由驛六百里仰紓宸廑。再。臣胡林翼於克復小池口後。暫駐九江營內。將勦守事宜。簽商周妥。旋於九月初一日回省。合併陳明。

起復水師統將以一專權并密陳進勦機宜疏（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竊以本年賊匪。大股上犯楚邊。節次痛勦。幸獲肅清。小池口僞城既已克復。湖口縣城并兩岸夾守之僞城。及賊船數百號。又已焚奪一空。片帆不返。查九江之賊。恃小池口湖口爲犄角者也。茲於一月之內。奪其所恃。潯城岌岌孤立。糧草有餘。逃竄無路。克復之機。似有把握。從此大軍建瓴東下。直抵金陵。擒渠掃穴。此天下軍民所日夜企望之機會矣。惟是水軍萬餘人。江面千餘里。若無總統大員。節制調度。則號令不一。心力不齊。譬如舟行有檣。而轉舵不得人。陸行有良馬。而轡策不在手。終必危殆而不安矣。水師一軍。建議於江忠源。創造於曾國藩。而整理擴充。至近年而始大。戰艦輜重。八九百號。大小礮位二千尊。江漢之師。如

雷如霆。軍聲不爲不盛。惟是出楚入吳。風利不泊。卽瓜步金陵。均可隨機勦辦。其應與吳皖統兵將帥。互相策應之處。旣非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所能咨商。而李續賓、楊載福、彭玉麟之嚴厲剛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將帥所能調遣。且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敗。唐代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子儀、李光弼。亦不能免。蓋謀議可資於衆人。而決斷須歸於一將。此又軍事之大較矣。楊載福、彭玉麟。經曾國藩拔識於風塵之中。自湘潭出師。以至今日。久已分爲兩部。卽不能統爲一軍。在該員本無不和。而兩營弁勇。卽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勢。是該鎮道勢又不能互爲統轄。查丁憂兵部侍郎曾國藩。持躬謹慎。早邀聖鑒。水師將弁皆其舊部。吳會形勢。阨塞之要。尤所留心。前請終制。蒙恩暫准。曾國藩讀禮家居。曷嘗須臾忘天下哉。茲幸機勢可乘。東南大局。時不可失。移孝作忠。出而任事。天下後世。將益信其忠。而不能責其不孝。事必見其大。而時必乘其先。應請飭下曾國藩迅速起程。由鄂抵潯。卽日督同楊載福、彭玉麟、李續賓等水陸各軍。會合將軍都興阿長驅東下。都興阿忠勤素著。馬隊勇敢冠軍。素與南勇將士。一力一心。必可直搗金陵。預操勝算。抑臣更有請者。自軍興以來。凡官軍所到之處。賊必嚴爲之備。我軍銳氣仰攻。礮石可及。徒損精銳。積日累月。

壯氣潛消。悍賊乘之。轉致於敗。又賊之詭計。以堅守緩我兵力。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是我軍之膠滯一隅。而賊乃得以出沒無定。循是不變。則兵日見其少。而賊日見其多。固非賊之果多於官軍。亦非賊之果強於官軍也。卽如四年。臣同塔齊布、羅澤南等。力攻九江及湖口。西岸梅家洲賊城。旬日之間。傷亡至多。五年。羅澤南、李元度等。專攻湖口縣城。城不可拔。六年、七年。彭玉麟、楊載福。約會夾攻。迭次血戰。因無陸師相依。遂無成效。其不得手之故。無他。兵出以正。不以奇。賊得以先爲之備也。此次李續賓、楊載福。先期密商。以陸師五千人。從灣城渡江而北。揚言進勦宿太。而卽夜潛入。舟師繞出湖口之下十里。天甫黎明。舍舟登陸。踞城後山巔。盪其腦而拊其背。其時內湖外江。水師血戰方酣。賊亦盡力抗拒。陸軍大呼突入。水陸之賊。均駭愕失措。不知此軍從何而來也。是役也。臣愚以爲深合於出不意而攻不備之兵機。固非臣之智慮所及。竊計以陸師精兵六千人。另籌每月船價銀二萬兩。雇民船四百號。從水師之後。仍帶長夫鍋帳。并二月米糧軍火。遇皖南、皖北、江南等處有賊之處。隨機雕勦。則我兵所至。皆賊計之所不及防。迨其聞警調援。我軍卽可迎戰。抑或堅守不出。我兵亦可改圖。兵到之後。賊必設備。設備之後。兵可過歸。兵歸之日。賊必弛備。弛備之

日。兵可再出。計不出數月。而賊技已窮。賊勢必蹙矣。惟是以奇兵雕勦。在乎審機觀變。無論南岸北岸。江界皖界。應飭帶兵大員。覘賊所在。不拘守成法。不頓兵堅城。不爲鄰省所節制。不爲賊情所牽綴。動靜之機。默存於心。綴往倏來。如出九天而入九淵。不僅賊匪不能窺其機。卽他省將帥督撫。亦莫能測其用。若使稍有沾滯。兵機必鈍矣。又兵勇之敢戰者。傷亡必多。卽如初八初九湖口之役。水陸中傷共九百餘員名。血戰之奇。固近年所罕觀。然傷亡過多。卽宜調回武漢。加意休養。以慰軍情。而養士氣。仍以精兵調赴下游。彌縫其機。更番迭戰。如環無端。則往來進退。神變不窮。庶不致拘滯一隅。轉誤大局。應請以九江爲老營根本。仍以武昌爲補換。并糧臺根本。則餉糈不匱。而士氣常新。必於討賊機宜。大有裨益。愚昧之見。如蒙聖明採擇一二。可否一併飭下。會國藩議復施行。理合繕摺馳奏。

訪舉隱逸乞賞給京銜以正人心而勵士習疏（九月二十六日）

竊維鄂居天下之中。水陸四達。平時富商巨賈。往來聚集。競尙繁華。閭閻耳濡目染。相習成風。變本加厲。識者蓋隱憂焉。迨經兵燹迭擾。民氣凋殘。遷播流離。四民同困。此固循環剝復之自然。亦天心人事轉捩之機會也。臣維移風易俗。教化爲先。願官之於民。條告或視爲具

文。刑章亦倖圖苟免。不若鄉之賢士大夫。朝夕與處。情易通而言易入者。亦勢使然也。特以側陋寒微。不求聞達。當道者又不搜羅引汲。任其淪沒巖阿。無怪乎滔滔皆是。提倡無先。而浮僞之士。且以爲積學立品。如某某者。卒亦無所表見。甚至窮餓終老。人亦何樂爲君子。而恥不爲君子哉。此世風之所以日下。而人才之所宜亟舉也。鄂之興國州。爲江西入楚門戶。逆匪頻年負嵎。蹂躪特甚。處士萬斛泉。結茅山中。讀書講道。賊至時。正襟端坐。絃誦不輟。賊亦不敢逼。自相引去。平日以朱子小學。暨近思錄爲宗。尤精研大學衍義。並性理諸書。家貧性孝。取與不苟學。臣龍啓瑞杜翰。將拔爲秀才。遂不應試。延主崇正書院講席。深禱士林。其弟子宋鼎、鄒金粟。均布衣不求仕進。安貧樂道。砥礪廉隅。爲鄉里所矜式。臣徵之皆不肯出。復加採訪。輿輪翕然。竊以造物生才。原闢氣數。國家選士。不限雲泥。當茲力挽頽風。得才士百。不若得醇士一。可否仰乞天恩。準將興國州處士萬斛泉。給予國子監學正銜。宋鼎鄒金粟。均予翰林院待詔銜。庶幾觀感奮興。頑廉懦立。其率由於仁義道德之域。實於人心風俗大有裨益。謹繕摺具奏。

奏陳鄂省員缺虛懸請不拘文法資格揀員調補疏（十一月初九日）

竊查湖北軍興以來。吏治廢弛。已非一日。各郡州縣被擾較廣。丞倅牧令。或陣亡殉難。或參劾病故。中間院司迭更。道途梗塞。每一缺出。未能隨時詳報。均出該管道府暫委代理。兼以文卷燬失。並不能查其因何出缺。及出缺日期。年復一年。無從清理。現在懸缺既多。爲時又久。大兵之後。望治孔殷。必得賢有司休養生息。寬猛兼施。方與國計民生。兩有裨益。然或人地相宜。而格於定例。一經遷就位置。稍失其當。卽施展莫稱其才。臣胡林翼於上年敬陳兵政吏治之要。詳飭部臣暫勿拘臣文法資格。容臣分別委署。以試驗而期實效。奏蒙俞允在案。臣等卽於接見屬員時。詳加察訪。於各員優劣。一一存記。復同司道商推再四。實無合例可補之員。而員缺空曠。或五六年三四年不等。若不變通辦理。轉恐貽誤地方。查例載如縣以上官員。題補缺出升調。兼行聽候督撫酌量具題。此外應行調補之缺。均令該督撫照例於屬員內對品改調等語。至簡缺請補。例有輪班補用。又何項缺出。以何項人員擬補之文。立法至周至善。原不容絲毫紊越。然此特爲無事時言之。若湖北地方。迭經兵燹。通計丞倅州縣懸缺。至二十九員之多。歷時至五六年之久。現在揀發卽用。大挑軍功。保升各員到省。多在出缺之後。實缺人員。除新選外。僅存二三員。而歷俸三年者尤少。此不能不斟酌變通。

礙難照例之實在情形也。茲查可調可補之員。一、下叙補缺員名刪。或現經委署。缺分適當其人。或才略較優。量移方盡其用。人地均屬相宜。惟於調補請補之例。多有不符。但員缺久懸。地方緊要。在朝廷設官分職。有一缺卽有一員。在臣等器使因材。補一官當收一效。且一經補定。此後循序輪流。卽可輪班挨補。至各員調補之後。仍當隨事隨時。察看甄別。臣等固不敢存私意於前。尤不敢設成見於後。此外候補人員。尙有班次。在現擬各員之前。及前後相等者。或人地未宜。或才力未逮。應再另行察看辦理。據藩司馬秀儒臬司羅遵殿會詳前來。臣等公同覆核。謹將各該員調補請補。與例不符。及湖北現在難以照例辦理各緣由。據實陳明。伏乞皇上天恩。飭部核議。如蒙俞允。各員中有應送部引見之員。俟楚省軍務告竣。再行照例給咨。除各員履歷另繕清單咨部查核。臣等爲員缺相需。因地擇人起見。是否有當。謹合詞具奏。伏祈聖鑒訓示。

遵旨籌議水師迅速東征疏（十二月初六日督發）

本年十一月三十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昨據德興阿和春先後奏報。本月十二日。克復瓜洲鎮江。已諭令該大臣等乘勝進攻。惟該逆挺而走險。

若從金陵竄出。必奔安慶。而上游九江尙未克復。楊載福一軍。勢難遽行東下。該提督前已駛過安慶。攻燬賊營數處。其用兵謀略。實有過人之處。著官文等卽傳旨。令楊載福速攻九江。毋再遲緩。一經得手。卽乘勝將沿江賊壘掃除。直抵安慶。都興阿督帶陸兵。進勦宿太。楊載福已離楚境。以後軍務情形。卽著該提督自行奏報。將此由六百里諭知。官文都興阿胡林翼並傳諭楊載福知之等因。欽此。仰見聖謨廣運。欽感難名。臣等查九江情形。自湖口克復之後。賊益窮蹙。十月十九二十八等日。復經候選道李續宜擊退賊援。該匪屢思走險。而重濠不能飛越。均被我兵截回。檻獸釜魚。聚殲可待。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所管內湖水師。以八營防勦江西省河。贛河。以二營留駐湖口。與楊載福李續賓水陸攻擊。是楊載福一軍。似難全行東下。惟鎮江瓜洲既經克復。又未便以潯城未下。坐失事機。臣等竊念該逆挺而走險。若從金陵竄出。恐其偷渡江北。奔竄安慶。現已咨商楊載福趕緊料理。能否分兵先行下駛。使逆匪不致偷渡北岸。一面由臣等籌畫銀錢。米糧。軍裝。火器。必須辦足兩月之用。載以俱行。仍以武昌爲糧臺根本。以九江爲老營根本。征軍無返顧之虞。長江有建瓴之勢。至水師利用。在乎飄忽無定。不可膠滯一隅。此次水師東下。應於有賊之處。隨機雕勦。無賊之處。

奮迅往來。倏忽千里。使逆賊不能測我兵機。窺我江路。則江皖陸師。攻勦必易得手。楊載福用兵謀略。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其審機觀變。分合進止。全在該提督之臨機決斷。茲蒙皇上聖知如神。破格畀任。准楊載福自行奏報。俾得盡其所長。無所牽制。必能殫竭血誠。肅清江西。除飭水陸各軍力攻九江。迅期克復。且俟楊載福咨商確情。另行具報外。所有現在籌辦兵餉軍火。一面咨商福建提臣楊載福能否先期料理。東下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再。臣等查內湖水師道員彭玉麟。九月初旬。與外江水師楊載福訂期會合。攻奪湖口。據稟口糧欠發太久。自應不分畛域。量爲協濟。當飭武昌糧臺籌款。陸續協濟。茲據糧臺稟報。除前次協濟江西餉銀。業經奏報外。自九月十七日起。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止。共解銀三萬七千兩。解錢三萬三千五百串。又安徽藩司李孟羣征勦六安匪徒。冬寒歲暮。餉項支絀。業由武昌糧臺籌給銀八千兩。於十二月初六日委員解交六安軍營。又上年自鄂派援江西之湘寶等營。除疊次籌解銀八萬九千兩。錢五千串。業經先後奏明外。該營在吉安勦賊。餉項支絀。正當石逆窺伺臨吉大股上犯之際。未敢漠視。現於武昌糧臺籌給銀一萬兩。於十二月初六日委員由湖南解交。除分咨江西安徽撫臣札飭各營造報外。理合附片陳奏。

奏陳前後抽撥馬步援豫並各路情形疏（二月十三日）

案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前因固始被圍。豫省兵力單薄。諭令官文等卽飭舒保帶領馬隊。徑赴光固一帶救援。茲據該大臣等奏稱。舒保一軍。先期移營麻城。仍酌量隨棗情形。實力除勦等語。自係尙未接奉前旨。現在勝保等援勦固始。雖屢獲勝仗。尙未解圍。仍須添兵助勦。舒保此時。諒已起程。惟所帶馬隊。僅二百名。不成一軍。著官文等酌量情形。添撥步隊。相輔而行。或原於駐紮襄陽兵內。酌撥千名。交舒保統帶前進。較爲得力。另片奏太湖宿逆匪。竄近蘄州邊界。經都興阿等督兵迎勦。斬獲頗多。惟探聞太湖渡船口。石牌等處。尙有賊黨七八萬。連營三十餘里。逆勢如此猖獗。非下援金陵。卽上竄楚境。著都興阿督飭各軍。相機截勦。務將此股逆匪。迅速殲除。至九江功在垂成。何以尙無捷報。不勝殷盼。現在和春等正在圍逼金陵。安慶、蕪湖等處。賊黨尙多。時往金陵援應。所望九江早克。順流而下。與江南大軍。兩路夾攻。使該逆不至他竄。方爲妥善。著官文等傳旨令楊載福、彭玉麟等奮勇圖功。毋得遷延時日。坐失機宜。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竊臣等前因賊圍固始。並竄擾商城。切近湖北麻城邊界。欽奉寄諭。派兵出境迎勦。當卽抽撥

九江營勇三千人。隨同副都統舒保馬隊二百名。前往防勦。業經奏明在案。嗣復添撥駐防興國之勇丁五百人。亦隨同舒保前往。現在馬步三千七百人。足成一軍。其襄樊步兵。不滿千人。應請毋庸再撥。昨據麻城縣汪敦仁等報稱。前月二十四日。固始官軍大獲勝仗。固城業已解嚴。惟賊黨分竄商城東路。又據道員孫守信稟報。六安賊股。亦多上竄。可由長林關、雙嶺關等處繞入楚界。是商城防範。實爲喫緊。該營已於本月初三日。由麻城拔營進紮兩路口地方。扼要防勦。相機前進。查該處山深林複。路徑歧險。一切軍裝糧餉。轉運爲艱。况我軍奮勇而前。賊反由間道繞出其後。臣等反覆籌思。兵事不難於輕進。而深戒其輕退。自應步步爲營。節節掃蕩。乃無後顧之虞。又據九江行營浙江藩司李續賓稟稱。自九江調兵前往麻城之後。探聞江西撫州賊黨大股。分爲二枝。一股竄入都昌。欲擾湖口地界。希圖偷渡九江。爲城賊之援。一股聲言竄擾興國。以窺武漢。刻下湖口守兵。征調已空。僅餘五百人。竭力堅守。審察現在情形。江西北路。甚屬空虛。石逆屢思挺而走險。仍窺楚境。益應嚴飭速清。商城等處。撤麻城之兵。以援湖口。方可妥慎無虞。而九江爲該逆積年巢穴。恃其城堅糧足。死守待援。經我軍重濠壘布。水陸環攻。賊已無法飛渡。誠如聖諭。功在垂成。現探賊糧日缺。

賊勢日蹙。雖堅守不戰。已同檻獸釜魚。臣等仍當嚴督各軍。四面防勦。以期速拔堅城。盡殲醜類。剋日長驅東下。仰慰宸廑。斷不敢坐失機宜。所有現在抽撥馬步兵勇及各路探防實情。謹合詞具摺奏聞。

再。下游北岸馬步各軍進勦宿太股匪。先後斬馘。不可勝數。而該逆恃其死黨之衆。屢圖竄擾楚境。正月二十一、二等日。賊衆數千進竄。彌鎮盤踞。逾近斬界。經管帶訓勇之北糧道唐訓方率義禮正訓等營兵勇。分路夾擊。斃賊二百餘。生擒六名。賊大敗竄逸。而同日復有大股賊首僞地官燕賊。紮分茅嶺。僞成天豫陳賊紮它龍山。添築營壘。兩路賊衆萬餘。勢甚猖獗。臣都興阿當於二十二日丑刻。派翼長多隆阿同張萬祿帶精選三營。並開化勇等步隊。又派吉林二六起黑龍江二起馬隊。分路迎勦。又派巴依爾呼蘭馬隊守備。常勝步隊。伏於各路接應。是日辰刻。我軍直趨分茅嶺。見該逆漫山遍野。吹角搖旗。蜂擁而出。塵戰逾時。賊抵死不退。多隆阿以步隊當其衝。分馬隊爲左右翼。由徑路折出。包抄其尾。鎗箭齊施。殲其黃衣馬賊二名。餘賊大潰。我軍乘勝進攻。連踏賊壘十餘座。正在沿途追殺。忽它龍山股匪由山後抄至。圖襲我後。適巴依爾呼蘭等趕至接應。馬步合力圍勦。斃悍賊多名。餘逆翻山

奔逃。我軍追殺十餘里。計是日兩路共斃賊千數百。生擒八十餘名。奪獲大小鎗礮一百零件。旗械無算。又僞拱天豫印一顆。僞檢點指揮總制軍帥等印二十餘顆等情。咨報前來。臣等查此次皖逆分股竄擾。直欲犯我楚疆。軍士踴躍用命。連戰大捷。洵足以寒逆膽而快人心。除仍相機進剿。會師東下。一面查明出力及受傷官兵。另行奏請恩施外。謹將迎勦皖賊大獲勝仗情形。附片馳陳。

秦陳湖北歷年團練出力擬請分別增廣學額疏（正月十五日督發）

竊查湖北軍興以來。用兵已逾五載。賊氛飄忽。竄擾無常。官兵隨處分勦。實有顧此失彼之虞。往往資本地團練。以爲攻守之助。自六年十一月武漢克復。七年夏間。賊匪復由皖界分竄蘄黃。官軍屢獲大捷。賊氛遠遁。全省肅清。此固由皇上天威。將士用命所致。而各州縣紳民團練。捍禦之功。正有不可泯沒者。臣官文前在荊州將軍任時。省城失守。賊由襄河竄擾。其時襄河兩岸之沔陽天門。潛江。京山。鍾祥。等州縣團練。頗能防禦。其中沔陽州團勇最著。尤能屢挫賊鋒。不至由襄樊北竄。而荊州府屬之江陵縣團練聲威極壯。四年四月。賊匪竄逼沙市。經官兵與團勇合力攻擊。有龍會橋。高家場之連次大捷。復經松滋。枝江。監利團練。

整齊。賊卽敗遁。七年二月。襄陽土匪竄踞宜昌。荊州大震。沙市各團練。日夜同官兵防守。土匪聞風回竄。未敢犯境。又襄陽府屬之均州。宜城。南漳。穀城。光化。棗陽等州縣。連年團練。防守最密。襄陽土匪滋擾。各屬團勇。均皆得力。旋即撲滅。又五年九月。臣由安陸一路進勦。其德安府屬之隨州。應山。應城。雲夢。漢陽府屬之黃陂。孝感等州縣團練。均能助勦。而隨州團勇數萬人。尤爲出力。同官軍克復隨州州城。協同攻克德安郡城。孝感等邑之團勇。自二年以至五年。日與逆賊相爭捍禦。始終不怠。臣胡林翼自咸豐五年二月。署理湖北巡撫。駐師南岸。日事攻勦。其時武昌府屬之江夏。武昌。大冶。蒲圻。咸甯。嘉魚。興國等團練。俱能固守。盤查奸細。偵探賊蹤。與官軍爲聲援。去年五月。臣由黃州下勦。查明黃州府屬之黃岡。蘄水。麻城。黃安。蘄州。羅田等州縣紳民團練。自二年賊擾以來。卽能協力齊心。與賊相拒。夏間巴河。月山等處之捷。亦深資其力。而羅田地連豫皖。前曾越境立功。尤爲奮勇。此湖北各州縣歷年團練出力之實在精形也。臣等久在戎行。深知楚北當賊氛迭擾之時。各州縣紳民。深明大義。志切同仇。與官軍聯絡。戰雖不足。而守實有餘。固不能使賊畏懼不來。而實能使賊懷疑莫定。裹糧持挺之衆。各邑油然奮舉。以助官軍之勢者。功正不小。統計數年來。各州縣團

練紳民。爲賊所傷。捐軀亡命者。何止數萬人。已由臣等另案查明。分別請卹在案。其中有從戎效力勞績最著者。雖迭經臣等擇尤保奏。上沐恩施。而各州縣團練或數千人。或數萬人。其中舉貢生監職員等。每縣多至二三百人。少亦百人。雖不敢皆濫行剡薦。而出力紳民。若不乞恩推廣。皇仁亦屬向隅。臣等與司道。悉力籌議。現在潯皖臨吉賊蹤緊逼。仍須隨地設防。以助官軍之不逮。自應設法獎勵。以服衆志。而勵人心。伏查咸豐六年十月十三日安徽撫臣福濟奏。遵復擬辦實行團練章程一摺。奉上諭辦團各紳。其有情殷報效者。或加學額。或卽獎敘。均著照所擬辦理等因。欽此。仰見皇上天恩周渥。鼓勵團防之至意。臣等竊以湖北紳民。辦理團練。俱係捐籌經費。自備口糧。其助勦協防。肅清疆土。較之安徽已有成效。而獎勵之典。尙未舉行。擬酌加學額。而推廣尤爲普遍。因是據實瀝陳。伏乞皇上俯念湖北歷年團練出力。衆志成城。準將湖北武昌府屬之江夏縣武昌縣興國州均加文武學額各二名。大冶縣咸甯縣蒲圻縣嘉魚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一名。漢陽府屬之沔陽州孝感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三名。黃阪縣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黃州府屬之黃岡縣蘄水縣麻城縣黃安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二名。蘄州羅田縣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荊州府屬之江陵縣加文武學額

各二名。松滋縣枝江縣監利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襄陽府屬之均州棗陽縣南漳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一名。穀城縣宜城縣光化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安陸府屬之鍾祥縣天門縣京山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二名。潛江縣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德安府屬之安陸縣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隨州加文武學額各三名。應山縣應城縣均加文武學額各二名。雲夢縣加文武學額各一名。自咸豐八年爲始。歲科兩試。一體遵行。永增定額。庶幾楚北團練紳民。其身著敵愾之勤。而其子孫世受芹藻之報。恩至溥而無所遺。澤極周而不爲濫。不惟有以勵團練之氣。而楚北之士風。亦將蒸蒸日上矣。再各州縣紳民尙有捐輸銀錢。以資團練經費甚鉅。未及請獎。並實在殺賊守城立功。擇其尤着。容臣等查明。分別等第。另請獎敘。合併陳明。所有湖北各州縣。歷年團練出力紳民。擬請分別增廣學額緣由。謹會同湖北學臣馮譽驥合詞具奏。

奏陳豫匪竄擾光固調軍先期移駐麻城酌量防勦疏（正月二十日督發）

竊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正月初三日。奉上諭。英桂奏。南路勦匪。及光固喫緊各情。請飭舒保會勦。並暫留過境吉林。黑龍江餘丁一摺。現在豫境之唐縣桐柏。及楚境之隨州棗

陽山路叢雜。本有匪徒出沒。若再被該匪踞險負隅。搜捕殊形棘手。英桂已飭德楞額會同邱聯恩進剿。尙恐未能得力。舒保帶兵。現駐襄陽。著官文胡林翼飭令該營總就近移兵。由隨州、棗陽與河南將弁。前後夾擊。以期盡掃匪蹤。至六安及光州所屬地方。均有賊匪滋擾。需兵甚急。所有赴楚補額之吉林黑龍江餘丁四百名。現在路過許州。著英桂暫行截留。以資助剿。俟東路軍情稍鬆。仍飭該餘丁赴楚補額。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遵旨寄信前來。臣等查前因。皖逆勾結捻匪。擾近商固。毗連湖北麻城一帶。欽奉寄諭派兵出境迎剿。卽經臣等飭調九江步軍三千。前駐襄陽舒保帶馬隊二百名。馳赴麻城羅田一帶。扼要防禦。相機進剿。前已由驛覆奏在案。察舒保一軍。先期移駐麻城。距襄較遠。而楚豫交界之隨州、棗陽。久爲捻匪窺伺。臣等預爲籌慮。已咨行署提臣訥欽。襄陽道毛鴻賓。督率所屬整齊團練。選派弁兵。加意防範。并酌留舒保馬隊百名。駐襄扼守。以資策應。而隨州北鄉團練。尙爲得力。仍察看緩急情形。由訥欽等就近派撥兵勇。會合河南將弁。相機截擊。總以嚴固楚疆爲要。著使該逆無路狂竄。卽豫軍亦易團剿。以期迅掃匪蹤。仰紓宸廑。惟是楚軍得力於馬隊。而血戰數年。傷疲實衆。亟待西丹到楚補額。以資訓練。而助征剿。今英桂截留之請。已蒙

恩允。楚豫事同一體。原無畛域可分。祇以楚省越境征勦。倍形艱鉅。不特圍攻九江。進勦宿太。均難鬆勁。且舒城六安張家塋等地。髮逆擒匪多方勾結。竄擾無定。與楚疆接壤之區。頭頭是道。防不勝防。臣都興阿因馬隊單薄。焦灼萬分。屢經咨催吉林黑龍江西丹迅速到營。况此項西丹初次來南。地利不熟。語言不通。漢文不曉。尙須妥爲駕馭。歸隊訓練。方成勁旅。臣等現已咨商英桂將原調赴楚之西丹四百名內。以二百名截留豫省。以濟急需。以二百名來楚歸大隊。妥爲訓練。刻下楚軍水陸馬步全抵江皖。而急切未能遠征。實因九江功虧一簣。上游重鎮攸關。尤當奮力攻擊。迅圖收復。臣等愚見。一俟九江得手。除分援江省外。其餘楚軍專力豫皖。先清長江北路。而防竄擾。較爲上策。卽前項西丹訓練得力。均仍爲豫皖助征之用。庶於彼此軍務大局。方有裨益。除吉林西丹百名。現已到楚。仍咨由英桂將黑龍江西丹再撥百名。飭令原帶之員。趕緊起行來楚外。所有奉到諭旨。分別籌辦情形。謹繕摺由驛六百里覆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再。楚省北岸。馬步各軍進駐宿太。且勦且守。雖楚境幸臻安堵。而皖逆出沒無常。屢圖上犯。臘月三十日。正月初一二等日。太湖逆衆數千。乘我兵度歲之際。竄近蘄州邊界。臣官文等

預料該逆有此詭謀。密飭各軍多方準備。經管帶訓勇之湖北糧道唐訓方會合各路兵勇分投擊退。初七日宿松股匪。又竄近蘄州邊界之荊橋好漢坡等處。築壘抗拒。臣都興阿當飭鮑超五營按兵靜守。又派巴依爾呼蘭同石清吉劉元助等營。各率五成隊伍。赴宿松宮營駐守。而以多隆阿帶精選開化等三營步隊。同四起馬隊。至二十五里墩迎勦大股逆衆。初八日。該逆至仙田鋪。聞我兵出隊而退。初九日黎明。賊衆三千餘。突至風火山。我軍分路列隊鏖戰良久。賊仍死拒。多隆阿率馬隊。分兩翼繞出賊後。鎗箭齊發。斃賊多名。餘逆奮路狂竄。我軍馬步圍勦。直迫至太湖城邊。沿途殺賊四五百。生擒長髮騎馬賊三千餘名。正法。十一日進勦好漢坡桃花鋪椴楓梢劉家塘分矛嶺走馬岡等處賊巢。我軍分三路直前。該逆抵敵不住。沿山逃竄。兵勇追殺三十餘里。斃賊千餘名。內有黃衣騎馬賊二十餘名。又生擒長髮賊百餘名。訊供正法。先後奪獲礮械無算。十二日午刻。收隊回營。查點兵勇。亦有受傷。卽分別驗明。同出力員弁人等。另行奏請獎卹。惟疊訊生擒賊供。太湖渡船口石牌等處。約計賊七八萬。連營三十餘里。仍飭各軍相機勦辦等情。咨報前來。除仍激勵將士。奮勉圖功。務期剋日會合皖軍。盡殲醜類。仰紓慈懷。所有節次勦退宿太逆匪上犯。連獲勝仗情形。

謹附片陳明。

再、水師副前營哨官守備銜藍翎儘先千總方學禮。於咸豐七年十月十四日。在彭澤縣打仗陣亡。又新右營哨官藍翎千總已保儘先守備李長清。於十一月十七日。在九江打仗陣亡。由福建陸路提督楊載福咨報前來。臣等查該二員攻城破壘。臨陣捐軀。深堪憫惻。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敕部均照守備例議卹。以慰忠魂。理合附片陳奏。

密陳浙江緊要軍情請調員防勦疏（二月二十八日）

竊臣准江四布政司龍啓瑞函稱。粵逆翼賊石達開竄踞江西之鉛山河口地方。賊數頗衆。約在二萬以外。聲稱欲竄浙江。現在將軍福興退守廣信府城。按兵不動。又據函稱。二月初四日。賊破廣豐。經饒鎮擊退。賊尙盤踞離城三十里之洋口。並離上饒十五里之皂頭一帶。河口之賊。於二月初一二日。盡數東竄。等語。臣查鉛山廣豐上饒俱屬廣信。緊逼玉山。玉山爲浙江門戶。實爲江西入浙通衢。今石逆既竄廣豐。其勢必窺伺浙江。浙江此時防堵。能否嚴密。臣不敢遙斷。然近來用兵各直省。必有知名將弁一二人。習練勁旅。以資捍禦。浙省文物之邦。民氣柔弱。未習軍旅。再查軍興以來。浙省尙稱完善。其杭嘉湖等府。與蘇松接壤。向

稱財賊之區。課稅饒裕。貨物充積。近年粵匪肆擾。漕運梗塞。惟藉江浙南省海運。上備天庾。正供。萬一賊衆乘虛闖入。其爲害何可勝言。將軍福興統帶兵勇。現在廣信城中。臣查福興前於咸豐二年。賊圍長沙。經賽尙阿嚴檄催提。該將軍在湘潭一月不進。迨經報明起程。七日之內。不過三四十里。似此情形。卽賊由廣信城外逕過。直趨浙江。恐亦未能追勦。是將任賊之狂竄。而莫之禦也。如大局何。臣於江西諸將。頗知大概。其距賊遼遠者。一時調赴。殊虞不及。查有管帶平勇道員李元度。素性忠義。才足任事。舊隨曾國藩帶勇多年。屢著戰功。上年九月。以數千人守貴溪孤城。當數萬悍賊。卒能保全無患。該道員現紮江西貴溪地方。若調使繞道赴浙。趨出賊前。迎頭堵截。雖其所帶僅四千餘人。未必足以當大股賊衆。然使其扼守要隘。阻遏賊鋒。必能得力。或使之保護城池。則節操凜然。不可搖動。合無仰懇天恩。諭飭李元度卽率所部兵勇。前赴浙江。繞道趨出賊前。擇要扼守。以遏賊蹤。該營勇丁約四五千人。月餉約不滿三萬兩。請旨飭下浙江巡撫。按月接濟。毋稍虧欠。並請皇上於江南金陵城外諸將中。酌派一人。統帶大兵。前往浙江。以資防勦。蓋金陵久經賊陷。其克復猶可徐圖。而浙江糧賦重地。其保全不容稍緩。至該道員李元度所帶勇餉。積欠甚鉅。臣當先由湖北

預行籌撥銀一萬兩。並帳房軍械解赴該營。以爲拔營啓行之資。倘至浙以後。或勇力不敷。臣當隨時添勢。咨送赴浙。庶令其盡心營務。可無竭蹶之虞。現在油北餉需。萬分支絀。臣爲統籌全局起見。力所能爲。不敢不勉。見所能及。不敢不言。謹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具摺密陳。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馳奏官軍克復九江疏（八年四月十一日督發）

竊查九江郡城。據江湖之形勢。實南服咽喉。而湖廣江南之腰脅也。自咸豐三年失陷。首逆林啓榮以粵省亂民。竊踞已閱六年。迭經官軍勦辦。特險堅拒。迄未得手。六年臘初。浙江布政司李續賓從武漢黃州乘勝追勦。七年春夏。因蕪黃告警。分援北岸。而九江之圍尙缺。八月以後。北岸肅清。湖口克復。臣等遂飭添募勁旅。以長濠六道。三面合圍。並分水師十餘營。駐守北面江岸。逆賊遂援絕路窮。濠溝六層。每道上下寬深均二丈。分營分段。日夜巡視。無一賊能逸於濠外者。隨會商福建提督楊載福。按察使銜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於二月十六日起。不分晝夜。水陸環攻。終爲礮石所阻。旅授逸賊羅奏凱供稱。城中賊勢雖蹙。賊糧未盡。所種麥苗。將次收穫。逆首林啓榮死守待援等語。李續賓率王揆一等環城審視。查得大

東門外磨盤洲地方。逼近城垣。其中崗高並於城。與左右兩崗連絡。環抱如弓。可於崗下鑿開地道。選立精崗頂。則城上鎗子如雨。遂令各勇依崗形勢。盡一夜之力。培土爲牆。以鎗礮對城轟擊。隨立重賞。挑惟於悍勇丁。分三處開挖地道。均於二月二十八日開工。仍日夜列隊攻擊。並幫運木梯。多張旗幟。故作登城之狀以疑之。至三月二十五日。東門地道轟塌城數丈。二十九日南門地道轟塌城十餘丈。兩次均被該逆以大桶火藥拋擲。士卒多傷。未得登城。逆匪旋將缺口磊塞。四月初六日。迤東而南地道工竣。李續賓復會商楊載福彭玉麟陸師攻東南西三面。水師攻北門臨江一帶。約於初七日寅刻發火。飭副將沈俊德率元右營。參將劉連升率護軍左營。從東南一帶。以梯登城。參將王載駟率元中營。參將蕭慶衍率貞中營。參將銜游擊楊富有率亨中營。參將李存漢率利中營。從小東門一帶。以梯登城。令王錦雲黃德江心才李斌彪各率舢板。逼城攻打。部署已定。而水陸將士。咸痛三月二十五二十九兩日傷亡士卒之慘。莫不歔歔飲泣。人盡思奮。及期火發。頃刻磚石飛騰。山岳震撼。轟場迤東並東南城垣一百餘丈。李續賓飭王揆一劉運會毛有銘李景均等率中營右營。副將李續燾率守備胡鎮南帶副右營。參將朱希廣率則仁營。游擊黃澤遠率新後營。都司

衛守備余雲龍率智營。候選知縣蕭積仰率親兵營。都司衛守備李運絡率後仁營。乘勢搶城。騰越而上。都司朱春堂劉正南。守備銜千總謝芝輝。藍翎千總葉定海尹得榮。藍翎把總瀟楚勝譚占秋陳仕炳。把總李續佳毛汀泗李林盛。藍翎外委鄧榮堂李光耿王功義。外委舒才錦黃澤和等。首先登陴。被傷殞命。諸勇忿氣百倍。前者傷。後者繼進。衝上城頭。刀矛並舉。呼聲震天。該逆抵敵不住。紛紛亂竄。副將銜參將李登梗率亨右營。副將李長林率利右營。參將唐義訓率強中營。由城外西南一帶截殺。副將成大吉率貞右營。都司張復泰率護軍後營。由西門外一帶截殺。約兩時之久。城內勇掩殺而出。城外勇衝殺而入。該逆無路可奔。號叫之聲。慘不可聞。自卯至午。殲除淨盡。或死於水。或死於岸。屍骸堆積。流水腥紅。軍中逃賊。認識僞真天侯林啓榮。僞元戎李興隆各賊目。於亂屍中指出。隨將賊屍寸磔。賊首梟示。以抒積憤。統計斃賊一萬六七千名。九江府城卽於初七日卯刻克復。楊載福彭玉麟先於是日五更。派各營駐琵琶亭扼賊出竄之路。其由小北門逃出之賊數百人。經李朝斌李濟清孫昌國丁義方督師登岸。概行殺盡。其由龍口河牆子內出賊數百人。經劉德亮李定升彭志友督師登岸。概行殺盡。其由大北門墜城逃出賊數百人。經孫昌凱何昌登蕭翰慶

李升元督師登岸。概行殺盡。城內城外。本無一處去路。亦無一賊漏網。蓋自北路五年連鎮。高唐戰功之後。未有如此次之勦殺無遺。不留餘孽者矣。臣等查九江賊窟。已閱五年。萬餘之賊。頑梗負固。其中決無善類。設有脅從之民。必早投誠。設計逸出。此次盡數殲滅。事雖慘而功則奇。湖自粵匪犯順以來。每恃其堅守不戰。緩我兵力。遂以堅守爲得計。卽偶得一城。或首要潛逃。死恢復然。因以蠱惑愚頑。並力堅守。經此大創。足以寒賊膽而伐賊謀。旣可不留餘孽。並可灰其死守之心。此皆仰賴聖主威福。知人善任。李續賓等得藉手以告成功。現應如何水陸分道東征。臣等卽當妥速籌商辦理。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忠蓋勤勞。厥功甚偉。應請如何加恩之處。伏候聖裁。按察使銜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忠勇廉明。請賞加布政使銜。候補副將李續燾請記名簡用。並賞加勇號。候補副將雷風雲請賞加勇號。候補參將李集賢蕭慶衍王載駟朱品文成得升李存漢彭祥瑞劉連升均請免補參將。以副將儘先補用。參將銜候補游擊楊富有候補游擊黃澤遠均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賞加副將銜。候補游擊朱升開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游擊銜候補都司趙友才請免補都司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藍翎都司銜候補守備鄒玉堂都司銜候補守備余雲龍均請免補。

守備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鄒玉堂並請賞換花翎。藍翎候補守備胡鎮南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請賞換花翎。藍翎候選知縣蕭積仰請免選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知州。不論雙單月選用。並請賞換花翎。候選從九品毛有銘。李景均。文童劉運會。並請以府經歷縣丞。不論單雙月選用。並賞戴藍翎。已革署河南道州知州候補知縣王揆。一請開復原官。免繳捐復銀兩。候補把總郭美南。請以千總儘先補用。並請賞加守備銜。又水師儘先副將李濟清。請賞加總兵銜。儘先都司劉德亮。請以遊擊儘先升用。並請賞加參將銜。又儘先參將孫昌凱。請賞加副將銜。儘先都司李定升。請以游擊儘先升用。並請賞加參將銜。儘先守備何昌登。請以都司儘先升用。並請賞換花翎。又儘先選用知府蕭翰慶。請賞加道銜。儘先參將孫昌國。請賞加副將銜。又都司銜先守備丁義方。請以都司儘先選用。並賞加游擊銜。儘先守備李升元。請以游擊儘先選用。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可否容臣等另行查明。擇尤保獎。出自天恩。以昭激勸。謹將克復九江城池。並首要逆黨。盡數殲滅詳悉情形。會同江西撫臣耆齡。由六百里加緊馳奏。

奏陳北路緊要情形李瀆賓暫難赴浙疏（八年五月初二日督發）

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八四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昨據官文等奏。九江克復。擬令李續賓帶兵先清皖北。再議皖南。當經諭令李續賓先赴六安。本日據朱鳳標許乃普沈兆霖奏。浙省軍情緊急。請飭李續賓到任。即可辦理軍務等語。浙江省自江西賊匪由廣豐竄入後。連陷江山常山開花處州等郡邑。圍攻衢州。上游各府。悉行震動。現在福興周天受等帶兵分勦。兵力本尙不足。李續賓本任浙江藩司。新克九江。聲威頗壯。著官文都興阿胡翼林將皖北一路進勦事宜。應派何員接辦。熟爲籌酌。卽飭李續賓簡帶所部精兵。迅速赴浙。其應否由南昌饒信直抵常山。抑或由蘇入浙。路尙可通。並著李續賓酌量遵行。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臣等查浙江爲財賦之重地。東南之奧區。江西賊匪自廣豐竄入。連陷郡縣。臣等每接探報。寢食難安。前於二月二十八日奏請。飭調李元度一軍由江西往援。並分給軍餉軍械。誠以大局所關。不敢稍分畛域。茲奉寄諭。飭李續賓迅速赴浙江藩司本任。自當欽遵辦理。惟近日楚省軍情。與異日皖豫軍情。思患預防。隱憂方切。有不敢不宜陳於聖主之前者。麻城之賊首陳玉成。糾合皖省各路逆匪。負隅自固。多至二三萬人。我軍以六千人扼其西南。而尙缺其東北。賊勢多於兵力。不止五倍。地勢平衍。無險

可扼。必俟黃安收復。厚集兵力。乃能并力圍勦。其黃安另股賊匪。不過七八千人。自黃安失。而德安、安陸、襄陽各郡縣。均已戒嚴。設使稍有侵軼。勢必乘虛北竄。後患何可勝言。李續賓於九江克復之後。三日督率五營先行上援。於四月二十六日馳抵黃安城外。竊計黃安之賊迅速撲滅。必應以全力圍勦麻城。如能使逆首聚殲於楚。則不僅楚省之邊患可紓。卽皖豫之兵機亦利。倘未合而成。已敗走。豫皖兩省兵力較單。必應由楚分兵追勦。以爲北路聲援。臣等察看情形。二三月之內。必難分兵援浙。此楚省近日之大概軍情也。至皖省賊匪盤踞。已閱六年。百姓流離困苦。亟應早爲削平。以弭後患。自六安克復。賊勢已并趨上游。英霍宿太等處。警報迭至。部與阿所部馬隊堪戰之士。不足千名。步軍如副將鮑超等饒勇有餘。未能獨任。况已調援麻城下游。更形單弱。必待李續賓合力進勦。乃可得力。如皖省軍營招納亡命。旋集旋潰。近年以來。投效軍營之人。半多貪人敗類。若統兵大員漫無節制。濫行收錢。不僅無補戰守之機。實卽大爲軍國之蠹。兼以穎亳一帶。亂民蜂起。滋蔓難圖。必應以都興、阿、李續賓並力勦辦。飾節掃蕩。能將髮逆盡殲。則莠民亦且革心。此又皖省軍務之大槪情形也。在浙江財賦重地。關係東南大局。其情形較重於皖省。而皖省控引江淮。界連徐

豫。切近中原腹地。形勢亦尤關緊要。賊在金陵。此固其所必爭之地也。臣等原與湖南各軍密約。以湖南之力清江西。以湖北之力清安徽。而湖北并協籌江西之吉安。又代防江西之湖口彭澤九江等處。並兼籌鄱湖彭玉麟等軍。然後以全力注於皖北。在臣等援浙援皖事同一例。水無此疆彼界之心。惟查李續賓一軍攻堅太久。瘡痍滿目。日前函請另募新兵三千。冀以彌縫其闕。刻下分防九江湖口小孤彭澤華陽等處共六千餘人。調赴麻城黃安黃州德安各路共一萬餘人。若令將所部全數赴浙。則楚豫皖三省賊擾之處。實形空虛。江北之賊。殲滅無期。若另行添募。勢非三月不能成軍。千里赴援。本難剋期而至。浙江軍情萬緊。尤恐緩不應急。臣等再四思維。惟有於金陵各營。選擇大將。如提督張國樑等酌派一員。必可制此兇鋒。且程途較近。救援較速。仍俟楚省軍務稍平。察看緩急情形。再行具奏。臣等竊議各路之賊未盡。則金陵之克復難期。似以先清各路之賊。而後並力於金陵。則兵事較為順手。且賊之狡悍慣戰。應以石達開陳玉成爲尤著。一趨浙江。一趨湖北。察看情形。尙無急援金陵之勢。似應於金陵再行抽撥應援。較爲直捷。所有江北緊要情形。李續賓。曹程。啓赴浙緣由。理合恭恢馳奏。

協濟江西廣西兵餉附片（五月十四日）

江西兵多餉絀。近年艱窘情形。較甚於他省。撫臣耆齡迭次咨函來鄂。囑卽酌量籌款墊撥。臣等自應勉力籌措。以全大局。所有自鄂派援江西之湘寶及水陸等營。除自咸豐六年起。至七年十二月初六日止。迭次籌解銀九萬九千兩。錢五千串。業經先後奏明外。茲於本年三月初十七及五月十四日。先後由武昌糧臺籌給銀二萬兩。委員解赴吉安。交補用知縣劉騰鶴副將普承堯各軍營查收。籍資接濟。又候選道李元度。經臣奏調前赴浙江擇要扼守。因該營糧餉積欠甚鉅。於本年三月初一日。飭委府經歷高壘解銀一萬二千兩。並附解帳房軍械軍火等件。以資協濟。又內湖水師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一軍。不獨湖口九江協勦得力。卽吉安贛州廣信。饒州內地千數百里水面。亦皆恃此水師杜截偷渡。陸師乃得專力圍勦。自上年九月初旬克復湖口起。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止。共解過銀三萬七千兩。錢三萬二千五百串。亦經臣奏明在案。茲自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八年五月十三日止。除軍火軍械另行開報外。共計續解銀八萬二千五百兩。均交惠潮嘉道彭玉麟兌收。勻分江西內湖內河各營水師支給口糧。以免匱乏。又前準廣西撫臣勞崇光來咨粵西餉匱。請由

湖北通融借撥。當飭糧臺籌給銀六千兩。於三月二十四日交廣西來員候補同知鳳貴領解起程。除分別咨行各該省查照造報外。所有湖北續行籌解江西水陸各軍。及廣西省各餉銀共計銀十二萬零百兩。謹會同督臣官文附片陳奏。

條陳楚軍水陸東征籌度情形疏（五月二十二日督發）

竊惟九江克復。而江楚咽喉。賴以有備。安麻克復。而楚疆邊患。亦復稍紓。現飭李續賓等水陸各軍。乘勝進勦皖豫。先清江北。爲直搗金陵之計。僅將籌策調度機宜。臚列各條。爲我皇上陳之。查九江上達川楚。下通三江。爲南七省咽喉。自古戰爭之地。收復匪易。防守宜嚴。臣等已撥楚軍五千駐守。其江西各路餘匪。闖入浙閩。惟餘吉安郡城。指日可期克復。則江西漸就肅清。即可抽兵萬餘。以一半益守九江。一半嚴防廣饒。既可阻浙省回竄之賊。又可拒金陵上犯之逆。再令彭玉麟水師分布江西內湖。並大江湖口潯陽等處。又酌留楊載福水師數營。分駐小姑山小池口黃州武漢要隘。以資巡防。而固水師後路。庶楊載福直達安慶相機下駛。無反顧之虞。得以會合蕪湖紅單船。併力東征。其湖口東流彭澤南岸一路。再以步陸輔之。水陸相聯。聲威益壯。再聞紅單礮船。誠屬利器。足以制敵。其將弁中必多戰手。惟

船身笨重。不如長龍舳板。進退攻擊。風帆便捷。其水勇聞亦性情難馴。應請密飭帶兵大員。與楊載福和衷共濟。合爲一體。相機妥辦。其大江下游北岸。再由德興阿一軍分兵上行。夾攻和州。使該逆無路狂奔。且絕其歸併金陵。翦其羽翼。尤操勝算。此籌策東征。各路戰守情形者一也。又都興阿馬步各軍。現駐宿太。而安慶舒桐逆賊。踞爲老巢。屢次上犯。雖經我軍擊退。祇以道路紛歧。逆蹤飄忽。時形詭詐。據擒獲逆匪供稱。該逆雖屢敗於楚軍。尙不甘心。尤思上犯。遂致防不勝防。東擊西竄。殆無寧日。現在李續賓由英山羅山進攻。仍於六安商固楚豫交界。分兵防勦。毋令竄越。其李孟羣兵勇。應先率領前赴廬州。歸福濟統馭。擇留精銳。裁革冗雜。以顧東路。則皖省軍務。事權歸一。庶幾可收實效。再以勝保扼住穎亳北路。袁甲三堵禦淮徐要道。節節南逼。毋令逆賊情急北竄。再難收束。李續賓則統師由中路進攻。都興阿由宿太進兵。楊載福水師直攻安慶。使該逆首尾不能兼顧。我軍勦辦。自易得手。此籌策皖北一帶。分別進兵之機宜一也。又楚北爲上游重鎮。北連皖豫。疆界互長一千餘里。條條是路。仍應嚴密設防。現擬留候選道李續宜統帶步軍。副都統舒保統帶馬隊。分駐九江黃梅羅田蘄水麻城。兼顧襄陽等處。又彭玉麟統帶內湖外江。並調撥江省內河等營水

師。並於鄂省添募勁勇二三千名。又酌派巴楊阿安貴統帶荊州駐防旗兵馬隊二百名。並吉林黑龍江馬隊七十餘名。及水師左光培等礮船三四營。均卽守護省垣。兼備各軍後路。緩急調遣。此又楚省上下水陸分防。以資策應者一也。又楚軍馬步水師下勦。離楚日遠。其糧餉軍裝等項。皖豫力有未逮。應仍由臣等預籌撥解。惟總計馬步水師。月需餉項卹賞等銀三十萬兩有奇。本省各路防兵。不在此數。刻下出境之師。尙須寬籌一兩月之餉。並火藥鉛丸軍械等項。載與俱行。方免停滯。而楚北頻年被擾之後。設法摒擋。實在竭蹶難支。臣惟有會商撫臣胡林翼督飭司道撙節費用。力求協濟。於鄂省多謀一分之利。卽爲江皖多益一分之餉。殫竭愚誠。無容推諉。此餉項之宜籌備者一也。又楚師出境。連送糧餉軍火等項。水陸計程一千餘里之遙。風帆雖無定期。而聲氣尙屬聯絡。若陸路由黃梅宿太英山霍山解赴皖北一帶。江岸窺遠。山徑崎嶇。肩挑馱載。連解愈難。楚北委員。隔省雇夫。呼應不靈。其州縣蹂躪之區。戶口流亡。更難應付。自宜由皖豫江南等省。先期選派委員。攜帶經費。探明大軍進止。分段設站。隨時轉運。以期妥速。而利遄征。此轉運糧餉之宜有定章者一也。又楚省連年兵事。用餉日久。款目紛繁。本省清釐報銷。已需時日。現在楚軍遠征。凡兵勇月餉及

曾 左 胡 合 集

卹賞採辦等項。若仍遇事稟報楚省督撫臣批示而行。往返需時。卽將來由楚造報。亦滋輻輳。所有臣等酌撥楚軍餉項。隨時解交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等大營。一面將撥牌銀錢各數。並向來支發口糧定章。咨明皖豫撫臣。其都興阿等收支各數。亦卽就近造冊。在皖者咨送皖省。在豫者咨送豫省。各撫臣入於該省。仍照楚省章程銷算。旣便各該省就近稽查。以杜浮濫。並免牽入楚省。致多糾轄。此楚軍收支餉項。出境後宜截清報銷者一也。又行軍離楚日遠。下游軍務。除緊要會商之件。仍由臣等彙報。其尋常戰功。均應欽遵。疊奉恩旨。由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將勦辦情形。隨時自行馳奏。速慰聖懷。惟楚軍經臣與胡林翼歷年訓練。調遣將士。誠信相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能所向克捷。未便由他省調歸別部。出境後水陸各軍。應仍責成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統制。以一事權。而期得力。此兵心向背攸關。未便另移節制者一也。又都興阿李續賓楊載福多隆阿等各員。智勇兼備。中正無私。所部各營。紀律嚴明。再得勝保袁甲三等和衷共濟。指日掃清江北。會師江浙。必當迅奏膚功。蓋必主將一心。則士卒乃能聯爲一禮。此又師克在和。關係東征大局。尤爲軍情緊者一也。以上各條。咨商都興阿面商胡林翼意見相同。竊念鄂居天下之中。爲自來戰守必爭之地。

現楚在北肅清。臣於東征軍務。自當秉承聖訓。隨時妥籌策應。以期迅掃逆氛。蕩平江皖。藉紓我聖主綏靖南服之至意。臣下愚之見。是否有當。祇候訓示遵行。並求飭下皖豫江南各督撫臣。及各路統兵大員。一體遵照。渥荷鴻慈。曷有既極。謹會同江甯將軍都興阿。撫臣胡林翼。合詞恭摺具奏。

陳請終制疏（八月初七日）

竊臣於本年七月十一日。在任丁母憂。經督臣官文奏請開缺。奉上諭。官文奏。督臣丁憂。據情代奏。並以軍務緊要。請照軍營例。改爲署理各等語。湖北巡撫胡林翼。自邀簡任以來。時閱四載。於吏治兵事。均能實力講求。現雖閩境肅清。而大軍水陸東下。進止機宜。尙待調度。籌備餉糈。亦關緊要。該撫現丁母憂。著照軍營例。穿孝百日。加恩賞銀四百兩。卽由湖北藩司給發。俾經理喪事。所有湖北巡撫印務。著官文暫行兼署。胡林翼俟百日後。仍著署理巡撫。如扶柩回籍。再行賞假兩箇月。俟軍務完竣。準其補行終制。以遂其孝思。欽此。臣以菲材。特邀異數。賞銀治喪。存歿銜感。宣讀焚黃。悲慟無地。當將關防文卷。賚送督臣任事。擇期八月十一日。扶柩回籍。伏念臣家世力田。耕讀相承。臣生之始。臣母操井臼。日治百人食。以卽

田功。臣父嘉慶道光年間。供職京師。臣母猶主中饋。迨臣迎養入黔。八年之中。巡徼雕勦。其得侍奉晨昏者。不過二年。嗣臣帶兵討賊。自岳鄂蕪黃。至於潯江。不遑將母。七年冬。迎侍來鄂。年八十三歲。蒙皇上特錫正一品封誥。曠典特頒。臣母感激歡欣。氣體增健。不意侍奉未踰八月。得病不滿十日。遽以疾終。彌留之際。惟命臣以盡心報國。無一語及家事。臣此後餘生。但有事君之日。永無爲子之年。臣終鮮兄弟。並無子嗣。上年撫同祖裔孫爲子。年甫三歲。門祚單寒。劬勞罔極。喪葬之事。別無委託之人。查丁憂起復。名教攸關。卽墨經從戎。亦屬萬不得已。楚境現已肅清。馬隊將軍都興阿。水師楊載福。陸師李續賓。兵略精審。實非臣材所能及。至於吏治民生。撫綏整頓。以及籌餉用人各事宜。臣在任四年。無一不資羣力。相與有成。督臣官文寬任敦大。以德感人。實能主持全局。司道各員。又皆廉謹奉公。必能同心籌畫。共濟時艱。是湖北之治理。原不係臣之去留。且臣職任封疆。當司風化。今於衰絰之中。起復視事。匪惟官謗易速。心實難安。而哀痛方新。精力昏耆。雖勉自奮。其貽誤必多。臣罪滋甚。臣心益悲。伏惟皇上孝治天下。懇恩俯準。臣在籍終制。一俟 闋。卽當泥首宮門。力圖報效。斷不敢自甘。棄上負高恩。所有臣感激迫切下忱。謹恭摺叩謝天恩。伏乞聖鑒訓示。謹借用

藩司印信。合併聲明。謹奏。

遵旨覆奏征皖孤軍未可深入疏（九年四月十七日督發）

咸豐九年四月初三日。準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勝保奏。通籌勦賊大局。宜合力並舉。並繪圖呈覽。一摺所稱。以皖軍會揭六合。楚師由西面力攻舒桐安慶。使撤回逆援。合力痛勦。則浦口後路。自易肅清。可以合圍金陵。設逆仍集東南。不復西救。則楚軍乘勢進逼。亦可長驅直下。此時應以皖軍會勦東南。楚軍力攻皖北爲上策。等語。前據胡林翼奏稱。皖楚之要。以黃州爲適中。保楚乃能謀皖。地勢賊情。非分三路並力進勦。必難成功。官文亦謂胡林翼不宜入皖。前敵不宜添兵。該大臣等。督兵勦賊。係共辦一事。惟在相度地勢。體察賊情。乘機進取。以收師克在和之效。胡林翼駐紮黃州數月以來。諒已布置周妥。楚師有多隆阿爲前敵。節節進勦。而孤軍未可深入。曾否派兵爲其後路。現在皖北賊匪麇集。亟待楚師水陸分攻舒桐廬州安慶。以分賊勢。勝保翁同書亦應督飭各軍。合力會勦。不得專恃鄰省。官文前因湖南桂陽等縣。被匪竄陷。調水師馬隊馳往援勦。此項援軍。俟湖南軍務稍平。亦可撤回並力赴皖。使皖北之賊。有所顧忌。不致肆意蔓延。庶於大局有裨。勝保兵力尙

不爲少。務須南北兼籌。互相策應。上年李績賓一軍爲百戰勁旅。竟以深入無援。坐失名將。全軍潰敗。殊堪惋惜。今議會勦之舉。勝保當先與官文胡林翼審酌機宜。固不可畫疆自守。亦不可轉進貪功。務須計出萬全。以冀膚功早奏。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等因。欽此。臣等仰承謨訓。指示周詳。欽感難名。楚軍入皖者。多隆阿鮑超等已逼近太湖。計馬步已九千餘人。道員唐訓方蔣凝學等率七千人進駐太湖迤南之荊橋爲多隆阿後路援應。地當安慶石牌之衝。防賊匪之斜出。以繞越太湖縣城之後也。其留防陳德園之軍。則以參將阿達春同知歐陽正墉領之。計二千五百人。以彌縫太湖之闕。其分進英山一路者。爲參將余際昌之二千人。通計入皖之師。已逾二萬餘人。其分駐羅田麻城等處。則不過千人五百人耳。太湖之城。從龍山宮二水夾流。環城如帶。春夏水漲。溝澮皆滿。馬步未能馳驟自如。多隆阿呈報。二月十七日。探賊目僞亮天燕僞承天侯等。帶賊三千。在蠟樹柯茶婆嶺擄糧製藥。運往太湖。十八日。帶隊馳往。賊眠未起。我軍抄殺過半。餘賊奔過河東。天明仍率馬步過河。追勦黃泥港之賊。四面抄擊。射斃賊目僞承天侯一名。殲斃羣賊甚衆。該逆所擄之糧。全行燒燬。又三月二十五日。探聞太湖東門外河東賊壘。突出千餘人。繞至龍山宮。直奔六安。當率

馬步飛馳迎勦。斃賊數名。賊卽挫敗。梟水過河。我軍跟蹤追殺百餘名。因河水阻深。未及窮追。兩次隨機雕勦。以奪賊糧。而仰攻未能。城池未復。以地勢賊情而論。必非近月所能奏功。水師圍攻安慶。亦必待太湖東流潛山及安慶之石牌克復。乃可馬步並力於安慶。又前因小池口防守空虛。分兵代守。曾國藩近於湖口要地。添派知府屈蟠一千人。而南岸東流縣城。爲水師餉道所必經。復由鄂省酌調參將黃澤遠前往城守。此東路布置之情形也。黃州六千餘人。訓練已成。原可及時東下。以踐三路進勦之議。惟始因商固告警。恐賊從六安霍山繞出漢陽德安黃州之間。又因湖南永州八屬。遍地皆賊。而勢且侵及衡州寶慶之邊邑。先後撥去水師四營。陸師四營。馬隊二百名。南撫臣駱秉章。念鄂城之空虛。復將漢軍文生李雲麟一營。調回鄂城。湘省賊勢方熾。備多力分。且虞滋蔓。設衡寶兵力不敷。則岳鄂鼎澧同時震動。將有防不勝防之患矣。現於麻城黃州抽撥二千人。回防武昌。並於下游潯院江面。再調水師二營。回防岳州。此又南路布置之情形也。勝保前奏尙未悉湖南近月情形。而不知鄂省南路空虛。長江天險。勢若建瓴。設使賊於湖南逞志。則由南路而拊鄂之背。由西路而窺蜀之藩。後患方大。兵事轉恐棘手。征皖之師。孤軍未可深入。誠如聖諭。必當計出萬

全。應俟湖南軍務稍定。方可並力皖省。所有違旨復奏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再臣胡林翼墨經從軍。志在討賊。其必不能入皖之故。則以楚北供應東征水陸軍餉。歲需數百萬兩。撫漕爲巡錢衙門專政。連年整飭。稍資補助。所設釐金總局分局數十處。頭緒繁多。責無旁貸。且隨時體察。募立新營。汰弱留強。使東下各軍。銳氣常新。現在楚境鄰氛四逼。前此尙祇策應皖江南北兩岸。近日情形。湘南震驚。更須兼慮南路。自應仍紮黃州。以爲各路根本。荊州將軍都興阿。上年圍攻安慶。賊勢漸蹙。因三河失事。孤軍無援。經臣官文奏請撤圍。以期保全軍旅。其時該將軍已隱然有李光弼轉刀自誓之志。勤勞之過。憂憤成疾。則其義烈本於天性也。水師提督楊載福。智勇兼備。性氣亦甚剛嚴。該將軍提督之威望已隆。必非他人所能指揮。且忠勇素著。日夜以殺賊爲心。亦不煩他人之督責也。他如多隆阿。鮑超之驍勇冠軍。李續宜。唐訓方之質實不欺。臣等共事最久。誠信相孚。必可得其心力。設異日出省遠勦。驟歸他人節制。恐心志不能齊一。性情未必相投。且楚師除馬隊外。水陸各軍。皆係南勇。皖軍則川兵。川勇實居大半。近更收錄投誠之衆。鄉土不同。人心互異。若與楚師合併。軍情必多疑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各勦各路。以專責成。庶兩軍不起猜嫌。而大局仍

不分畛域。應請嗣後楚軍。無論入皖界入江南境。其糧餉軍火。及調度機宜。均歸臣官文及臣胡林翼一手經理。實因相處日久。深悉將士之心。較歸各省大臣節制。呼應得靈也。至逆首久踞金陵。原宜併力東征。成四面各圍之勢。惟皖中全境糜爛。實難躡等而趨。去歲三河之挫。因李續賓忠勇奮發。思欲一舉成功。銳進分兵。遽規廬郡。遂羅前禍。是舍近而求遠。欲速而反遲。可爲炯戒。查安慶爲長江上下之關鍵。舒桐宿太爲江楚之通衢。而東流蕪湖東西梁山太平采石透迤大江南岸。在在皆有賊蹤。使未能節節掃除。卽令迅克金陵。亦慮蔓延以浙。後患尙不可知。竊計規復金陵。必須先清皖省。欲清皖省。必須先清沿江上下。若能以馬步輔翼水師。由宿太舒桐攻克安慶。步步爲營。次第下擊。力扼大江。則金陵之接濟可斷。勢將不攻自克。廬州離江旣遠。又不與楚境毗連。若由六安進攻。陸路運餉綦難。又係孤軍深入。現派參將余際昌等。紮營於英霍之間。止能爲六安後路聲援。未可麾兵前進。勝保一軍。尙不爲單。現在應援浦口一路。如能得手。自當以全力圖復廬州。廓清北境。近規懷鳳。遠固淮徐。然後專注東南。楚軍亦沿大江而進。曾國藩旣定豫章。可由皖南而進。水陸並下。三路分馳。必可掃穴擒渠。以安全局。現在楚軍已進太湖英山。俟湖南分援馬步水陸撤回。

便擬力圖進取。謹將臣等管見所及。通籌布置情形。合詞據實附片密陳。伏乞皇上鑒察。

派員統帶重兵往援湖南疏（五月二十三日督發）

竊查逆首石達開。裹脅安徽江西浙閩兩粵之賊。竄擾湖南。號稱數十萬。欲由寶慶常德荆宜各路。擄掠入川。自立一幟。蓄謀已久。臣前已將通籌大局情形。詳細瀝陳。恭摺奏聞在案。惟軍情賊勢。瞬息千變。速尙易圖。久則難料。自應併兩楚之力。先除西南之患。庶可專力東征。無瞻前顧後之虞。先經臣調撥馬隊二百名。陸師各軍共計一千五百餘員名。並調派總兵王明山陳金鼇。知府蕭翰慶副將孫昌凱水師四營。礮船共一百餘號。往援湖南。近因賊匪聚集寶慶。該府地方爲資水之上游。可以直達洞庭常德。西出辰州。爲沅水之上游。亦可以入洞庭。由澧州又可達荆江。是資沅二水。爲江湖緊要關鍵。當亟續調安慶水師中營遊擊曾紹霖。水師中營副將劉國斌共礮船九十餘號。分援常德辰州及臨資口一帶。以重沅資之防。兼飭遊擊左光培水師礮船二十八號。及已革總兵李續燾所募新勇五百名。馳往荆州虎渡口。以重澧州之防。猶恐陸路兵力較單。再飭新授荆宜施道李續宜揀選撫湘各軍五千三百七十餘員名。並壯丁長伋四千名。裹帶口糧軍火。前赴湖南督率陸路各營。從

益陽安化一路進兵。前達寶慶兼可以備常澧一路之警。已於五月二十二日由黃州武昌取道進發。以期會合湖南大營。併力勦辦。迅奏膚功。並準南撫臣駱秉章函商。以南省將士雖多。事權不一。而新募各軍。半係李績賓舊部。擬請將道員李績宜派往寶慶暫行統領各軍。以期大局有裨等情。是與臣等意見本相脗合。當即飛檄李績宜遵照辦理。惟是湖北一省。馬步水師各營。既以全力規畫皖江南北。更復西顧荊州。北防商固。而粵匪捻匪窺伺多端。水師馬步各軍。應接不暇。茲以湖南異常緊急。於萬難籌撥之中。勉力抽調重兵。以全大局。挖肉補瘡。移緩就急。並非鄂力之果能有餘也。統計派援湖南之水師陸營馬隊。每月共用銀五萬兩。以外均由臣等札飭湖北糧臺。趕緊籌畫。按期解送。委派專員前往支應。毋庸湖南籌備。並飛催山陝四川之接濟。迅即解楚。亦可先助湘南之不足。其水陸戰事。應歸南撫臣就近迅急奏報。惟軍情幻變。如有應行體察情形。酌量改調之處。仍由臣等專札調遣。緣湖北水陸馬步各營將士。經臣等訓練已久。情意孚洽。如有緩急。仍應由鄂省審察機宜。則將士乃能用命也。所有續行調撥重兵援剿湖南。並派大員統帶緣由。理合由五百里馳奏。再臣胡林翼於援軍起程赴湘之後。即仍回黃州老營。合併聲明。

酌擬清查局辦理章程疏（六月二十日）

竊照湖北省城設立總局。將通省各州縣衛。交代未經結報者。逐任逐款澈底清查。以咸懲。八年正月初一日起。限至八年年底完結報部。續經臣等奏奉諭旨。展至九年十二月底止。一律辦理完竣。等因。欽此。並於奏請起限摺內聲明清查章程。俟辦有端倪。再行開單。恭呈御覽。行局轉節遵辦在案。節經總局司道往返行查。先後調飭會齊核算。而款目繁多。展轉轆轤。茲催據各屬造報款冊。將次彙齊。辦理稍有頭緒。惟自道光二十八年清查之後。至武漢克復。已閱八年之久。中間軍務迭興。州縣失守。十居六七。各州縣衛經手倉庫。正雜錢糧米穀。有全行被劫者。有應付兵差。募勇堵勦。未及報銷者。有因災歉。例得緩徵。存留驛站。耗羨錢糧。未及請領撥補。所有廉俸役食祭祀等項銀兩。經該州縣墊支墊發者。又有軍需緊急。將應徵錢糧先行墊解充餉。尙未徵齊。民欠歸還者。必須分別明定章程。庶辦理有所依據。茲據總局司道議詳。除未被兵燹完善之區不計外。其各州縣衛果係賊衆兵單。力難抵禦。因而失陷城池。倉庫被劫。典守之牧。令衛備業已陣亡殉難者。俱照例免賠。若城池失陷。守土之官並未殉難。倉庫被劫者。仍援照江西浮梁縣成案。立限追賠。其調募兵勇堵勦。應

付各省往返兵差挪動徵存銀米未及報銷。地方災歉例得緩徵。因軍務孔殷。道路梗塞。不及請領撥補。墊發墊支廉俸役食等項。應行補領。暨墊解錢糧。按濟兵餉。尙未徵齊。民欠歸還者。以上各項。應查明虧挪實在確情。如係侵蝕入己。立即詳揭請參。若因軍情急迫事出因公。應請恩施寬免治罪。立限追賠。其墊發墊支例應請領款項。準其劃抵。似此分晰辦理。庶足以晤核實。而示平允等情。酌擬章程。詳請具奏前來。臣等覆查款項重在清查。追賠期於有著。湖北各州縣衛交代。積至六七任。十數任。未經結報。其失守城池。虧短正項情形。既各不同。查辦自須區別。身殉之員。子孫或同時罹難。或顛沛流離。其先任之缺。或事隔數手。或城池繼陷。本員既故。案卷全燬。若將本任及在別任動用之款。勒令故員後裔追賠。深恐無力完繳。終成無著。轉致實在侵虧入己之員。遷延觀望。至本員並未殉難。有因軍務挪移。及墊解兵餉。暨例應請領撥補之項。均可按數勾稽。無從弊混。該司道酌擬分別豁免。追賠劃抵。一經明定章程。準豁者。葛籐既斷。不致通案有稽。應繳者。勒限追賠。如有侵蝕隱捏浮冒等弊。卽由臣等據實嚴參。從重定罪。庶國帑均歸核實。而清查亦可迅速完竣矣。除咨部查照外。謹合詞恭摺具奏。並開具清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聖鑒。飭部議覆施行。

一、失陷城池。倉庫被劫。本員並未陣亡殉難。均照江西浮梁縣劫失倉庫銀米成案。一律著賠。其追賠限期。應照定例。各案應賠銀數。分年按限追繳。

一、失陷城池。本員陣亡殉難。任內經手倉庫錢糧米穀被賊劫失。究與未曾殉難者不同。擬請照倉庫猝遇盜賊。而有損失。免罪不賠例。擬以不賠。

一、官員陣亡殉難。任內如有辦理兵差。暨團練動用各項銀兩。人亡卷燬。無可稽考。擬請免其造報。

一、官員陣亡殉難。如先在別缺。另有動用各項銀兩。本員既故。歷年更久。且有前任之缺。復經失守。案卷全燬。毫無稽考。查軍興以來。被難地方多有豁免錢糧。被殉之員。擬請照此一律豁免。

一、官員墊發墊支暨墊解錢糧漕南米石。如與正項無虧。所墊之項。從緩議還外。若有挪缺一切錢糧正雜款項。準將應領各項及未請領撥補。坐支本款。儘數劃扣。如有不敷。即將該員墊解民欠。暫准作抵。責成後任。分限代徵。解繳抵補。設限滿。徵不足數。按照下餘欠數。分立年限。著落本員完繳。倘遇蠲豁民欠。亦照定例分年賠激。

敬陳湖北兵餉情形並舉賢自代疏（七月初八日）

竊臣因三河警變。於八年十二月由本籍馳入黃州軍營。整理創殘。漸次完備。九年正月。首逆石達開竄犯湖南。分兵援應。水陸已逾萬人。征皖之師。暫遲進取。非得已也。近年兵事。不患將士之不勇。而患餉糈之不給。部撥秦晉蜀三省月餉各五萬兩。一年之計。十不一獲。在鄰省供應浩繁。原難深責。惟以鄂省十府一州之力。供江皖一歲數百萬兩之軍需。捉襟見肘。不能爲民生稍留餘地。中心已切憂危。以皖省地勢而論。援湘水陸各營。三路分剿。尙覺兵單。以鄂省餉糈而論。則卽現在兵數。猶形餉絀。此湖北兵事餉事之情形也。竊籌餉乃巡撫之專責。擇人爲理財之要務。立一法。而人每緣法爲奸。不如得一人。而法可因人以立。臣本丁艱人員。涖官臨民。心竊未安。金革無辟。義不容諉。惟是臣之所慮者餉耳。兵事之強弱。視餉之豐歉爲轉移。竊見升任福建撫臣羅遵殿居心正大。事有條理。官湖北十餘年。吏治民情。尤爲熟悉。卽如八年錢糧。實力整頓。合計通省額徵。於奏銷限內。所欠不及一分。實近三十年所未有。兵燹凋敝之餘。辦理實着成效。合無仰懇聖恩。開臣署缺簡命羅遵殿辦理巡撫印務。責令籌度軍餉。管理糧臺事宜。必能接濟不匱。使士馬有飽騰之效。該升撫治兵

尙非所長。鄂居七省之中。石達開擾其西。陳玉成伺其東。各擁羣賊十餘萬人。成二三十萬人。既上下之兼防。恐腹背之受敵。臣惟有函商督臣體察形勢。覘賊所向。隨機勦辦。臣必不敢有所推諉。儻使西界無虞。則荊州可固。東征並力。則皖江可清。異日軍務速戢。得以遵旨鋪行終制。而羅遵殿之吏治。切實可靠。必能隨同督臣寅恭協和。相助爲理。臣惟軍餉所關。得人不易。確有所知。不敢緘默。謹據實瀝陳。以備聖明採納。該撫現已迎摺北上。如蒙天恩。俞允。江楚兵餉大局。當有裨益。愚昧之誠。理合密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

奏陳特參性情浮躁要挾委署知縣疏（七月二十二日）

竊維務農必先除莠。牧馬恐其敗羣。湖北吏治廢弛。經臣隨時整飭。猶未盡善。設有不肖州縣。干進營私。必至濡染效尤。官方益壞。茲查有四川試用知縣李某。游幕迴避。改發湖北。該員到省後。卽具稟藩司稱。在川皆有輪委一次。尙未委署。應以原到川省之日。作爲到省日期。與是年同班同月到省人員。比較先後。列冊候委等語。經藩司查明。游幕迴避人員。遵照部章。除去程限。準其接算試用候補日期。至在原省。得有輪委。經原省督撫咨明備案。其

如何委用。應俟改發省分。察看人才。酌量原缺。分別委署。乃該員甫經到省。預存躁進之心。率敗具稟。要挾委署。實屬不安本分。據前湖北藩司升任福建巡撫羅遵殿詳請奏參前來。臣查李在川輪委。尙未委出。準四川督臣咨明湖北。業經行司查照在案。該員在蜀以幕友捐官。聲名甚劣。惟事係隔省。若待咨查劣蹟。往返需時。且恐不實不盡。就其改發到鄂。卽敢以川省曾有輪委。自行具稟藩司。列冊委署。其性情浮躁。要挾營謀。已可概見。該員於藩司詳參後。卽呈請赴山東措資希圖規避。似此躁進取巧之員。未便稍事姑容。相應請旨將改發湖北試用知縣李某革職。以示懲儆。而肅官方。

再、試用知縣夏先煇安徽懷甯縣人。由訓導報捐知縣。指發湖北。咸豐八年五月初六日到省。母丁氏迎養來楚。九年正月初七日病故。經臣恭疏題報。飭令回籍守制去後。旋據武昌府知府如山轉據該員稟稱。懷甯尙爲賊踞。難以回籍。暫在鄂省守制。俟原籍肅清。卽行請咨回籍等情。臣查懷甯縣係安慶府附郭首邑。逆匪久踞。據稟難於回籍。自係實在情形。楚省現辦防堵。該員辦事謹飭。堪以差遣。又試用從九品李維新江蘇武進縣人。由監生於咸豐七年在湖北荊州火藥局報捐。不論雙單月。選用從九品。九年正月。在京遵籌餉例報捐。

分發指省湖北三月二十日到省。二十五日聞訃母劉氏於九年正月初五日在籍病故。例應丁憂回籍守制。臣查李維新年力正壯。人亦謹飭。堪以差遣。據升任巡撫臣前布政使羅遵殿詳請奏留前來。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丁憂試用知縣夏先煊試用。從九品李維新留於軍營差遣。一俟軍務告竣。卽行分別飭令回籍守制。除咨部暨各該員原籍外。謹會同湖廣統督臣官文附片具奏。

奏陳皖逆擒匪上犯楚軍分路勦辦獲勝情形疏（十年正月十五日督發）

竊楚軍圍攻太湖。節次擊退賊援。前已馳奏在案。嗣十二月二十一日。探悉逆首陳玉成卽四眼狗。糾聚捻首龔瞎子等在潛山縣屬之地靈港東西兩岸。築壘二十餘座。依山傍嶺。賊營尤多。意將分路上犯。以解太湖之圍。福州副都統多隆阿察看地勢。與總兵鮑超商議。分路進兵。當派副都統銜協領喀爾庫馬隊。會同鮑超五營步隊。由西路進勦。又派副都統銜協領西林布馬隊。與精選左右飛虎中右。及開化五營步隊。又派委管總金順巴彥杜楞各帶馬隊。會同候選道蔣凝學四營步勇。由中路進勦。多隆阿親率弁勇三路策應。二十二日辰刻。各軍布置甫定。賊衆漫山遍野。層列密布。多有悍捻。施放背鎗。慄悍異常。直前迎拒。多

隆阿以東中兩路馬步各軍。直趨地靈港。而以西路一軍分繞賊壘之後。腹背夾擊。該逆悉衆抗拒。多隆阿鮑超指揮兵勇。奮力衝擊。當將東岸賊壘十一座。全數踏平。斬殺悍賊無算。適山嶺賊衆蜂擁而至。西林布率隊直入賊中。擒斬多名。而賊圍愈衆。鎗子如雨。西林布連被數鎗。登時陣亡。維時西岸賊壘亦經喀爾庫率同馬步兵勇連踏數座。斃賊甚夥。逆衆往山潰逃。喀爾庫匹馬當先。率領各隊且追且殺。追過山峽。喀爾庫被伏賊鎗礮擊中陣亡。馬步兵弁兵勇傷亡者。亦三百數十餘名。時值天晚。當卽收隊。計是日鏖戰五時之久。斃賊不下六七千名。內斃黃衣逆首甚多。生擒數十名等情。馳報前來。臣等查此次陳玉成糾合龔捻等衆。聚十餘萬。踞潛援太。悉衆上犯。尤爲狡悍異常。我軍以少克衆。實由將士齊心用命。得以奮力擊退。關係東征大局。良非淺鮮。而皖地賊勢蔓延。勦辦殊非易事。現仍諄飭各軍。慎密戒備。相機進取。副都統銜墨爾根城。鑲白旗協領阿木爾罕。巴圖魯西林布。又副都統銜吉林滿洲鑲白旗佐領儘先協領奇車格勒巴圖魯喀爾庫。均係轉戰數省。身經數百仗。所向有功。此次力戰捐軀。深堪憫惜。仰懇天恩俯准。飭部照副都統例從優議卹。又陣亡儘先參將吳明亮。請照參將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員弁兵勇。容查明另行造冊。分

別奏咨。籲懇恩卹。合併陳明。謹將皖逆糾合擒匪悉衆上犯。楚軍分路勦辦。大獲勝仗情形。會摺由驛五百里馳奏。

請獎潛山縣團練出力士民疏（閏三月二十八日）

臣等查皖省各郡縣。自咸豐三年以來。淪陷賊中。難於振拔。究之民風。因士習爲向背。而士習因吏治爲轉移。潛山縣天堂地方。爲太潛桐城英霍各路樞紐。咸豐八年十月。三河失利之後。客兵旣潰。潛城亦陷。知縣葉兆蘭在鄉練團。蒞任未十日。起而倡之。士民感激奮興。以團衆數百人。拒賊於柳家畝。九年正月。火攻長嶺崗。奪還湖鄉。二月三月。擊賊於水吼嶺。天堂。生擒僞檢點張逆正法。遂奪還天堂。并大破雷家嶺賊柵。扼而守之。斷賊接濟。五月破賊於菖蒲潭。六月編立兆字五營。紮五壘於白雲山。營制一如楚軍。又別遣練目。分守各卡。其餘團衆。則士農工商。均編入伍。聞警畢集。十月賊謀襲太湖官軍之後。兆字營扼水吼嶺。而分出逆水槎水擊之。兩戰皆捷。追賊至龍井關。及楚軍入天堂。兆營實爲嚮導。同破賊於黃婆塢。又破舒城援賊於槎水。十二月援賊麇聚潛西。臣等調派大隊。復由天堂山內問道。以拊賊背。團勇分守各隘。遏賊內竄。并協助官軍。擊援破賊。十年正月。連捷於高橫嶺松樹壇。

王家塆白水灣一帶。二十六日越境勦太湖之銀珠塔東堰口。旋同下太湖城。二十七日追賊至潛西河橋。二十八日遂隨官軍合擊潛城。克之。此潛山士民。自八年十月至十年正月。先後奪還險隘。勦賊獲勝。隨同軍官。連復二城之實在情形也。天堂爲賊所必爭之地。該處士民。扼守險要。以待楚師。歷一年三月之久。戰守均爲出力。所有軍裝軍餉。以及傷亡養卹。又者民捐民辦。不取公家一文。亦不經吏胥之手。在潛山士民。各據忠憤。本屬義分之當爲。惟念偏隅小邑。被賊擾害。尙能倡率義旅。同仇敵愾。自應據實訪舉。以副聖朝教忠旌善之至意。除屢次力戰陣亡勇丁另行造冊咨部外。其殺賊立功。力竭捐軀之州同銜徐貴馨。擬請追贈知州。照知州例議卹。文生汪春濤。儲者才聶世芬。汪炳南。儲士硯五名。均擬請追贈訓導。照訓導例議卹。監生儲萬理。儲篤因二名。均擬請追贈從九。照從九例議卹。六品軍功武生宋如虎。儲列二名。均擬請追贈千總。照千總例議卹。六品軍功童生王三畏。張金元。王心維。葉含英。崔守信。葉蘭芬。張文俊。儲超遠。汪同德。黃時昭。儲爲美。陳芳元。王含章。陳玉泉。黃家麒。儲三魁。金魁元十七名。均擬請追贈把總。照把總例議卹。并乞恩旨。準飭潛山士民自行捐建昭忠祠。俾陣亡紳勇一體入祠。以慰忠魂。而彰節義。其管帶各營。及首倡義舉督

隊帶隊殺賊立功之尤爲出力士紳。謹繕單請獎。可否均邀恩施格外。以昭激勸之處。伏候聖裁。臣等爲振作士習民風起見。謹合詞會同安徽撫臣翁同書恭摺具奏。

奏陳湖北餉糈久匱鄰餉萬難籌撥疏（四月十五日）

竊閏三月二十四日。欽奉上諭。據海瑛奏。田興恕現督大隊。分路進兵。月需餉銀十二萬兩。請飭湖南湖北等省。按月各協濟數萬兩等語。湖北現在分兵入皖。湖南亦派兵援川。援粵餉需未能充裕。恐難籌此巨款。著官文胡林翼駱秉章酌量情形。不必限定數目。按月設法籌撥。由湖南轉解等因。欽此。又四月初一日。接準戶部咨開。議覆副都御史張芾請撥甯防軍餉一案。經戶部奏請。撥於湖北歷年徵存折漕項下。按月協濟銀五萬兩。專解甯國。以備軍儲。俟浙江軍務肅清。卽行停解。奉旨依議。欽此。查湖北僅自七八兩年。辦理折漕。均係提前徵解。掃數應付江皖水陸各軍。並無庫儲存積。九年分漕折項下。因去冬援賊數十萬。并力上犯。其時軍餉積欠已逾百萬兩。委員四出。勒限守提。儘解皖北軍營。去數無存。查湖北額徵錢漕。歲入不敷所出。道光年間。每年奏請部撥鄰餉三十萬兩。湊供年額兵餉。成案可稽。若江西江蘇浙江山西河南等省額賦。則三倍五倍於湖北矣。以彫殘未復之瘠區。供灣

皖水陸數萬之兵食。本屬萬分支絀。咸豐六年。克復武漢以來。如滿綠各營兵餉。僅支三成。五成。文武養廉。大半停支。實以皖氛未靖。不得不竭全楚之財賦。力圖掃蕩。近因四川土匪竊發。而鹽釐之來路已阻。自浙江。河南迭次戒嚴。而百貨之銷路又滯。前於咸豐九年十二月十年正月。因餉竭兵疲。兩次奏請四川陝西山西江西浙江月解鄂餉。欽奉恩旨。飭催五月之久。僅準陝西撫臣譚廷襄解到餉銀二萬。其四川應解之餉。則已撥付援蜀之蕭啓江一軍。本年皖軍。飢匱岌岌不支之時。復函商湖南撫臣酌借餉需。嗣準咨開。湖南欠餉積至五十萬兩。移緩就急。撥銀二萬以應鄂省之急需。是湖南固非有餘。湖北更形不足。誠如聖諭。湖北分兵入皖。湖南援川援粵。餉需未能充裕。恐難籌此巨款等因。欽此。竭蹶情形。已荷聖明洞鑒。現在楚省水陸各軍。逼近安慶桐城。本年二月分餉項。尚未全清。卽月解會國藩餉銀三萬兩。亦均拖欠。查多隆阿楊載福李續宜彭玉麟之兵勇。歷年血戰。所向有功。其積欠口糧數月而不諱者。兵額無虛。放餉必實也。臣等每接各營索餉之文。輒至寢食俱廢。所有海瑛奏請黔餉。張芾奏請甯國兵餉。正值鄂軍征皖。餉竭難支。實屬無從籌解。又查浙江告急之時。臣等籌撥訓營二千人。楊載福等又添籌韋志俊等三千二百人。經張芾奏留皖

南旋覆撥常州鎮江。當皖南起程之時。先由鄂省設法湊措發給口糧銀一萬七千六百餘兩。楊載福彭玉麟因援師緊急。深入賊巢。非裹帶行糧。難期得力。當於水師口糧內。設法挪借餉項。俾速師行。而作士氣。臣等於鄰省軍務。但使力能兼籌。斷無畛域之分。應將請楊載福彭玉麟借墊銀兩。按數截清。另行籌補。卽準作爲協濟皖南餉項。由臣等專案咨明。無庸皖南浙江籌還。合併陳明。所有現在鄂省餉糈久匱。漕折無存。萬難籌撥情形。謹據實覆奏。伏乞皇上聖鑒。敕下部臣查覈施行。

敬舉賢才力圖補救疏（正月初三日）

臣聞戡亂必在仁賢。理財必先政事。古今無不平之賊。而在先求平賊之人。蕭何薦韓信卽拜大將。一軍皆驚。光武曠坐。迎見馬援。恢廓大度。坦然不疑。是蓋深知非常之才。不可以拘牽資格。修飾邊幅爲用也。臣查前江西廣饒九南道沈葆楨。識略冠時。才堪濟變。其在廣信府城。賊衆數萬。飈忽烏集。軍民震駭。巷無居人。其形勢較本年蘇常賊氛。更爲危迫。沈葆楨登陴設守。效死不去。遂以集援兵而完境土。咸豐九年。與長官不諧。乞假歸養。奉身而退。至今廣信士民。望如慈父母。臣與沈葆楨未曾識面。官聲所播。知爲奇才。又按察使銜浙江

記名道李元度。血誠果毅。志節深嚴。咸豐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在江西勸捐練勇。轉戰建昌廣信二府。完守貴溪弋陽玉山廣豐四縣危城。以數千飢疲之卒。當石逆數十萬之賊。軍無半菽。手無寸柄。惟以激勵忠義。保全城池。江西浙江軍民至今爭之。以上二員。如蒙皇上天恩。畀以封疆藩臬之任。責令籌兵籌餉。必有守正不阿之節。應變無窮之略。斷不至貽誤民生。棄城苟活。以爲國家之羞辱。又湖南在籍四品卿銜兵部郎中左宗棠。精熟方輿。曉暢兵略。在湖南贊助軍事。遂以克復江西貴州廣西各府州縣之地。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其剛直激烈。誠不免汲黯太戇。寬饒少和之譏。要其籌兵籌餉。專精殫思。過或可宥。心固無他。臣與左宗棠同學。又兼姻親。咸豐六年。曾經附片保奏。其在湘南情形。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又湖南同知銜候選知縣劉蓉。曾同羅澤南李續賓等帶勇立功。學有本原。志期遠大。膽識恩威。能結士心。而寄軍政。臣於咸豐六年。奏調入營。奉旨俞允。至今高臥故山。不肯輕試。以上二員。應請天恩。酌量器使。并請旨飭下湖南撫臣。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各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要補救於萬一。又臣訪聞告病編修劉熙載。貞介絕俗。學冠時人。現任順天府府丞毛昶熙。品節謹飭。留心吏治。降調御史薛鳴臯。德望清峻。操守第一。可否特恩簡

用。伏乞聖裁。又訪聞降調御史尹耕雲。胸有權略。戶部郎中楊寶臣。堅忍耐苦。吏部主事梅啓照。任勞任怨。刑部主事范秦亨。才識過人。河南知縣田玉梅。膽略任戰。以上共八員。臣胡林翼均未曾會面。亦無文字往來。訪聞既確。據實附陳。以備聖明採擇。夫用人行政。朝廷自有大權。舉爾所知。芻蕘不嫌下問。臣力疾從軍。不敢自逸。惟恐先犬馬填溝壑。若目覩時局艱危。避忌模稜。知而不言。負恩實大。至現任湖北藩司嚴樹森。綜理精密。才勝吏事。湖北安襄鄖荆道毛鴻賓。好善嫉惡。秉心公正。總辦湖北營務。兼管糧台。之戶部員外郎閻敬銘。綜核名實。居心正大。總理營務湖北記名道邢高魁。樸誠質直。遇事求實。臣前已隨案保奏。均堪備異。日任使。惟湖北籌兵籌餉。急切需才。臣應舉其姓名。而不可遽求恩澤。臣爲疆事孔棘。急圖補救。起見。應如何破格錄用。因材器使之處。臣不敢擅請。均求出自聖裁。謹據實恭摺陳奏。

奏陳江浙軍務並穎亳捻匪隱憂方大疏（五月初三日）

竊自蘇常失陷。大局瓦解。東南財賦之區。倉儲根本所繫。督臣撫臣駐守之地。不能爲一日之守。凡有血氣。莫不憂傷。我皇上簡命督臣。曾國藩視師江表。人望所歸。軍威自振。倘能假

以便宜。期以歲月。厚集兵餉。當可成功。惟是曾國藩僅止勇丁萬餘人。近年江西江北皖南皖北之賊。不下數十萬人。金陵之兵數十萬。一旦潰決。前藩車可鑒。曾國藩渡江。須兵四路。一出廣信。顧浙江。一出祁門。趨徽州。一循江岸。出池州。每路須一二萬人。乃能戰守兼資。又須另備一路。留鎮祁門等處。作後防而通餉道。皖北僅有一萬餘人。兵勢已弱。且賊計賊勢。定於七月西趨。既已破吳。卽將犯楚。應請皇上諭飭兩江督臣曾國藩並江西湖南各撫臣。通力合作。共籌兵餉。若專意指調湖北之兵。則吳已失。而楚必隨之。武漢爲上游之形勢。荆襄爲南北之樞紐。必數月乃能謀吳。此固不易之局也。尤可憂者。潁州亳州蒙城一帶捻匪。本年三月十三日。出巢擄掠。河南之祥符陳留杞縣蘭儀尉氏洧川新鄭密縣禹襄淮甯商水襄城臨潁項城鹿邑拓城睢州汝陽正陽上蔡西平確山汝州魯山寶豐南召裕州葉縣舞陽三十州縣。焚掠村莊。不取城池。至閏三月杪。飽載而歸。所過之處。無一兵一卒與賊接戰。任其縱橫。不知去向。勝保奏報。搪塞之詞。欺謾之狀。可覆按也。夫國以民爲元氣。民以財爲元氣。民財旣空。國計自損。河南之生聚不完。賊將轉顧而焚掠他省。計近二年來。每年春仲秋季。兩次出巢。大掠河南。本年秋季。將及湖北之襄陽漢陽德安等府。又必擾入陝西山

東山西等省。再一二年。浸假而及於附畿州縣矣。腹心之患。此爲最大。臣聞賊騎近萬。往來飄忽。不僅袁甲三淮南之軍。不能回顧北路。卽勝保關保傅振邦等。北路之兵。當之輒靡。斷難破滅此賊。應請皇上。特簡知兵重臣。於直隸山東地方。擇地駐紮。簡練馬兵萬人。步兵一二萬人。不爲近防。而布遠勢。不期速效。而勤遠謀。必期於一二年間。將潁亳一帶賊巢。一律蕩平。然後江淮之後路無虞。而中原之本實先固。臣非僅爲襄陽漢陽等府作自保之計。爲憂危之詞也。臣極知所言爲越分。特以臣今日計之。已無救於河南。臣再默而不言。則五省均將受害。使臣言而不中。則因北路五省之福也。狂愚之見。伏乞聖明鑒察。謹繕具密摺由驛馳奏。

代陳故巡撫死事及妻女姪婦殉難情形籲請旌卹疏（五月初三日）

竊臣等駐軍宿松英山。距故浙江巡撫羅遵殿宿松住宅不遠。據候選員外郎羅忠祐呈稱。伊父殉難浙江。業經杭州將軍江奉上諭。浙江省城被陷六日。卽經克復。巡撫羅遵殿遵及司道等於城陷後同時殉難。深堪憫惻。浙江巡撫羅遵殿官聲素好。到浙後留心吏治。籌畫軍餉。頗能實心任事。著照巡撫例從優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

具奏。以彰忠蓋。至該撫等死事情形。仍著瑞昌王有齡詳細查明具奏。等因。欽此。惟浙中未聞覆奏。伊嫡母徐氏。孀姊陳羅氏。族孀嫂周氏。同時殉難。及雇婦金梅氏。家丁顧斌。罵賊被戕。亦未奉附案奏明。該員迎柩歸葬。不及赴浙具呈。就近稟請奏懇旌卹。等情前來。臣查原稟本年二月十九日。賊犯杭城。羅遵殿誓以死守。諭家人願出城者。各自爲計。其妻徐氏慷慨言曰。君以死報國。妾當同死。孀女陳羅氏嘗割股療母病。至是泣跪曰。未亡人八年不死。以親在耳。今得從兩親地下。何去爲。先是羅遵殿有族姪婦周氏。苦節而貧。挈其隨任。是日亦誓死不去。二月二十七日。賊用地雷轟城。羅遵殿督戰。被賊刃傷左額墜馬。親卒救之回署。登時仰藥。時徐氏及其孀女已先仰藥。未卽死。見羅遵殿回署。均解帶聯縵自盡。逾時賊至。周氏及雇婦金梅氏家丁顧斌均罵賊被害。三月初三日。杭州克復。家丁朱榮等入署。尋獲遺骸。面目如生。其孀女猶以手挽母。僵六日未仆。當稟請杭州將軍驗明。以禮殯斂。等語。查故巡撫羅遵殿由令牧洴擲封圻。官聲卓著。久在聖鑒之中。茲因城破殉節。妻女及姪媳等皆從容就義。忠烈萃於一門。且該故撫外任二十六年。身後止薄田四十畝。土屋十餘間。其清廉亦足爲數十年來疆吏之冠。業奉恩旨擾卹。足慰忠魂。惟伊妻徐氏。孀女陳羅氏。族

孀姪婦周死。視氏如歸。允推義節。仰懇皇上恩施逾格。飭部照例旌表。仍準於浙江死事地方。及宿松本籍。建立羅遵殿專祠。將其妻女姪婦配食。并將雇婦金梅氏家丁顧斌一體祀。以彰忠節。而樹風聲。所有據稟代陳各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特參不收營規之現任游擊疏（五月初三日）

竊軍政貴在謹嚴。而首戒蕩佚。楚軍之制。日夜點名三次。勇丁日間出營。須請票登冊。以備稽查。日夜煩勞。治軍書不敢少休暇。所以杜煙賭淫佚之痼弊。而思維持於不敗也。茲查管帶霆後營儘先補用副將現任湖南鎮溪營游擊勗勇巴圖魯段福。入營帶勇。頗著戰功。洵擢副將。並蒙賞加勇號。亟應感激思奮。勉圖報稱。近聞該將官迭次離營。潛宿民房。並帶同勇丁清唱縱樂。殊不足以表率士卒。申嚴軍紀。據營務處戶部員外郎閻敬銘。道員邢高魁。轉據副將宋國永先後揭參前來。除將霆後營事務飭參將張玉田接管外。相應從嚴參辦。請旨將儘先副將湖南鎮溪營游擊段福。降補守備。以示懲儆。而觀後效。謹合詞恭摺具奏。

奏除籌撥招募並軍情賊勢縷晰情形疏（五月二十二日督發）

竊查前奉迭次諭旨。飭令都興阿酌帶馬步四五千人。前往江北督辦軍務。業將遵旨籌辦情形。並都興阿由鄂起程日期。恭摺馳奏。荷蒙硃批。覽奏已悉。欽此。又奉諭旨。飭曾國藩即赴兩江總督署任。並統帶湖北各兵。迅掃賊氛。以副委任。欽此。竊查湖北以全力謀皖。本省分防營伍。不滿千人。前於春間竭力籌謀。派撥知府蕭翰慶統帶六千人。分援浙江。復經張芾改調徽州甯國池州常州湖州。又撤去韋志俊一軍。零星調撥。業已不復能軍。臬司蕭啓江本隸曾國藩部下。由荊州甫抵成都。即經病故。又所分去兵勇。已六千人。曾國藩銜命署理兩江。部下兵力實薄。若遽撤安慶之圍。則皖北全局震動。適以長賊餒而墜軍心。再四商推。江南浙江軍事決裂。必應急謀拯救。遂於安慶圍師中抽撥總兵朱品隆等勇丁二千人。及總兵鮑超霆字禮字新舊各營勇丁七千人。加以曾國藩宿松馬步勇丁。統計一萬餘人。業於本月十五日渡江啓行。其安慶圍師。仍交道員曾國荃統帶。尚須添募。以益兵力。總計鄂省勇丁。除蕭啓江六千人不應計算外。本年頓分一萬六千餘人。雖經臣胡林翼分途趕緊召募。新勇未至。舊隊先行。彌縫補救。實已竭蹶不遑。都興阿五月初三日到英山。即將各路地勢。各城勇丁。詳細查考。即都興阿亦言安慶桐城潛山霍山英山等處。兵力實形單薄。

其漢陽、黃州、德安三府。尤屬空虛無備。設使賊匪假道霍山、六安之交。乘間內犯。不過六七日之程。即可繞入漢陽、黃州、德安腹地。包襲安慶、桐城、英、霍之後路。昔年賊救九江。而從英、霍商城上犯麻城、黃安。本年圖解金陵之圍。從甯國先犯浙江。並繞東壩。陷溧陽、溧水、金壇。以掣動大局。往事已可深鑒。現準副都統多隆阿、舒保前後咨稱。前馬路隊不敷防勦。咨撥黑龍江九起、黑龍江西丹頭起二起。臣胡林翼先行咨送撫標游擊周玉成等親兵二哨。統計馬步不滿千人。都興阿自患腿疾。不能騎馬行走。必須肩輿。東去淮揚。須從賊巢附近經過。若僅此兵力。實非愛惜蓋勞。保全國體之義。且於江北亦無實濟。都興阿於五年入楚北。七年入皖北。血戰經營。始得此尺寸之土地。若使楚師盡行。皖疆復委棄於賊。實非都興阿之心。且皖北地方。八年之久。未覩官軍威儀。楚省新復之宿松、太湖、潛山等處。六州縣殘黎。喘息未定。每聞撤調兵勇。則士民遮道號泣。慘不忍聞。若以兵少餉竭。棄此子遺之皖民。而僅以保境固圉爲心。亦非臣等所忍出此。都興阿足疾本未全愈。乘輿以行。須人扶掖。前在省城。臣等卽囑其暫行養息數旬。並當據實陳奏。都興阿力言不可。在都興阿因大局糜爛。時事艱危。黽勉從公。深以再言病狀爲怯退。而臣等目擊其精力短絀。衝鋒陷陣。實恐未能

抽撥一空。皖北先失。勢又不可。都興阿舊帶馬隊。必須步隊相輔而行。今則副將石清吉。雷正綰總兵鮑超等。既不能隨同以行。余際昌三千三百人。獨當英霍一路。一搖足而山險盡失。乘間抵隙。禍不旋踵。若以零星隊伍。雜湊成行。都興阿即能任調度之事。亦不能勝整飭步隊之勞。其精力已遜於前。北人而管帶南勇。風氣既異。情僞難以盡知也。五月初二初三等日。楊載福、彭玉麟督率水陸。將安慶東路樅陽鎮僞城二座克復。樅陽爲安慶之咽喉。賊匪糧道。必經之處。且皖北逆首陳玉成及各賊目之妻孥蓄產。盡在安慶城中。譬之鬪者。既搯其吭。必伸手足以急求解救。又如人近豺狼之窩巢。則必轉而搏噬。此賊情賊勢之必然。其來援必速。分股必多。固可翹足而待矣。查湖北去冬今春。兵力未分。四眼狗陳玉成以十萬之賊西犯。以救潛山、太湖。臣等與曾國藩合力圖謀。血戰月餘。屢瀕於危。幸而勝之。今則江東各路。全軍破敗。賊勢既無所顧忌。牽綴必挾全力。全勢悉數西犯。以謀楚軍。曾國藩既已渡江。楚省春夏兩次。陸續又分去勇丁一萬六千人。臣胡林翼所新募各軍。尙未趕到。是楚北皖北之危迫情形。不待智士而已知之矣。都興阿以督辦軍務重寄。非臣等所敢擅留。惟細審兵勢賊勢。及都興阿近日精力。應請皇上另簡大員。馳往江北。其曾國藩所當安慶

桐城後路已經空虛。應以胡林翼兼行替管。黃州德安漢陽北路空虛。可否暫飭都興阿移入麻城。孝感黃陂等縣。養息病軀。藉其聲威坐鎮。或可補救萬一。如本年援賊破敗。新募成軍。察看得力。再行調遣。再聞布政使薛煥現在揚州。可否專委召募陸勇水師。以保揚州鹽場。及裏河產米各州縣。吳楚皆澤國也。以舟楫爲利。水師一萬。可抵步兵十萬。應請飭下督臣曾國藩於淮安設大府。選將募勇。造船鑄礮。另設水師專營。奏請賢才。破格錄用。假以便宜。淮安地處上游。江湖河海。均可通行。異日克復江甯蘇州常州各郡縣。必以水師爲根本也。其甯國太平等府之石臼湖南碭湖。應另設水師一枝。衢州杭州亦應設水師一枝。勤遠謀而收實效。惟水師得力。則吳越可平。曾國藩自咸豐二年創造水師。管帶最久。賢才既多。功績甚大。以此委任。而責其成功。事必有濟。所有籌撥皖北步軍。並派員前往湖南。增募勇丁。以資彌縫。而備援勦。軍情賊勢。倍形艱鉅。縷悉情形。謹合詞恭摺具奏。

遵旨復奏川粵軍務疏（十年六月二十日）

咸豐十年六月十三日。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六月初五日。奉上諭。曾望顏奏。石逆疊擾黔省。逼近川疆一摺。粵逆石達開由紅水江竄入黔省。分股攻陷永甯廣順等州。勢甚猖獗。

獞。川東一帶。與黔省地方。在在毗連。若由黔入川。更恐滋蔓難圖。前調蕭啓江一軍赴川。本爲防勦石逆而設。嗣蕭啓江抵川病故。楚軍統領乏人。曾諭令官文等於湖南、湖北兩省中。揀派得力大員。前往管帶。此時如已揀派有人。著卽飭令迅赴川省。以資攻勦。左宗棠現在襄辦曾國藩軍務。前有旨令官文等妥速籌商。該員是否能獨當一面。令其赴川督辦軍務。昨據曾國藩奏。該員在楚南募勇。隨同勦賊。亦恐不能卽往蜀中。此時川省軍務毫無起色。滇匪旣不能除。石逆又將竄擾。該省據兩湖上游。設或糜爛。楚省亦有西顧之憂。曾望顏本不得力。曹樹鍾業已撤回。此外並無熟悉軍務之員。在彼督辦。深爲可慮。左宗棠前在湖南襄辦軍務。尙爲石逆所畏。若令督辦川省軍務。能否勝任。仍著官文等迅速具奏。再降諭旨。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聖謨廣運。先機籌謀。莫名欽感。竊思四川富庶之區。爲西南根本重地。兩湖陝西尤爲切近之憂。首逆石達開久蓄奸謀。由黔入蜀。狡焉思逞。其鋒必銳。誠不可無重望宿將。整飭戎政。力圖補救。惟思帶勇與帶兵不同。勇丁非自募自帶。則約束難嚴。左宗棠前在湖南僅司籌謀布置之事。並未親歷行間。於蕭啓江原部勇丁。情志不孚。難期得力。若令左宗棠獨當一面。督辦川省軍務。必難收速效。本年四月。欽奉恩旨。

左宗棠襄辦曾國藩軍務。在湖南新募勇丁四營。四總哨。尙未訓練成軍。前奉五月十一日上諭。詢問該員能否督辦四川軍務。臣等往返函商。曾國藩渡江。僅帶朱品隆所部三千人。並湖北所撥鮑超等勇丁七千人。如欲分謀池太。兼顧江西揚州。必須厚集兵力。乃能布遠勢而操勝算。探聞江蘇之賊。近已回屯蕪湖和州兩岸。是欲窺伺湖北江西。爲西犯之謀。曾國藩一軍。亦嫌力單。左宗棠以新練之軍。隨同曾國藩合力謀吳。實有裨益。業經曾國藩會銜覆奏在案。此臣體察左宗棠於襄辦江皖軍營。尙堪有濟。而督辦四川軍務。難以勝任之實在情形也。臣等前悉蕭啓江抵川病故之信。因查有蕭軍原帶之通司彭忠信。知府銜候選同知直隸州王沐。隨營辦事最久。爲衆勇所悅服。業經飛咨四川。飭令分起管帶。俾有矜束。而資勦辦。特是石逆死黨。既多且悍。卽如九年春間。該逆竄擾湖南。經南撫臣調募勇丁五萬餘。又繼以湖北派援之李續宜德海陳金鼇等水陸馬步萬人。又曾國藩派援之蕭啓江、張運蘭等步勇八千人。始能阻遏逆謀。解寶慶之圍。破走兇餓。是石逆之狡悍。斷非蕭軍萬餘人所能制伏。現在蜀疆岌岌。滇匪竊發。勢已不支。石逆竄入。更形決裂。且聞石逆志在入川以犯荆襄。計尤狡毒。四川關係西南安危。不僅兩湖先受其害。誠如聖諭無熟悉軍務

之員在彼督辦。深爲可慮。臣胡林翼五月初三日。密疏請以粵西撫臣劉長佑辦理四川軍務。查劉長佑自隨前任安徽撫臣江忠源轉戰粵西湖北安徽江西等省。久於行陣。於咸豐六年七年八年。專討江西石達開一股。戰功尤著。石逆頗畏其鋒。其軍旅之才。忠良之節。久在聖明洞鑒。臣聞其舊部李明惠、劉坤一、江忠義、席寶田等。皆堪分任軍旅。可一面先行馳援重慶等處。一面在湖南增募二三萬人。若令劉長佑由間道出酉陽、秀山。兼程進保重慶。取徑最捷。保全甚大。如慮石逆先期已竄入蜀中。或改道荆宜。速保夔州。尙可補救於萬一。其彭忠信、王沐所帶勇丁。曾與劉長佑同事。應請歸其節制。粵西雖係邊疆緊要。而實無財賦可籌。倘得保全蜀疆。則西南完善各疆宇。益臻鞏固。尙可養成勁軍。爲越境平賊之計。且聞江西司道辦事。亦尙有人。大股窺伺蜀疆。則粵西餘匪易於整齊。臣等爲西疆喫緊。軍旅需才起見。既有所知。不敢不據實直陳。至如何位置。非臣下所敢妄干。其輕重緩急之間。聖主自有權衡。籲懇宸衷默斷。飭下江西南撫臣迅速籌度。裹糧束甲。兼程前往。乃可先事補救。謹先就臣等愚慮所及。敬陳梗概。容與兩江督臣曾國藩、湖南撫臣駱秉章隨時會商。再行復奏。

擬請減成收捐以濟軍食疏（八月十九日）

竊惟用兵必先籌餉。裕餉仍須便民。湖北征皖水陸馬步六萬餘人。並製造採辦轉運郵賞。月需銀四十餘萬兩。臣頻年以來。專治田賦。用佐軍儲。嚴核課釐。力杜中飽。兼有部撥鄰餉。隨時接濟。酌盈劑虛。稍資補救。查鄂省歲入銀糧。不滿百萬。向不足供一歲額支之用。近年轉運漕折。亦僅足供征餉月餘之需。自去冬蜀中賊擾。井灶被焚。上游鹽課。已形短絀。今歲杭垣疊警。蘇常失陷。商賈不前。釐金頓減。復值夏汛。江水漲溢。荆宜漢沔。俱成澤國。被水情形。爲近數十年所未有。下忙地丁。秋後漕折。作何徵收。尙無把握。現委員確勘。分別蠲緩。計今年入款。不過往歲十之二三。以致前敵欠餉。積至四月有餘。而例外所增出款。前以蕭啓江援蜀。蕭翰慶援浙。由鄂裹糧協濟。已苦拮据。近以兩江督臣曾國藩移師徽州。疊奉諭旨。撥兵濟餉。又須添募勇丁。以補缺額。兵數日增。餉項日絀。皖省水陸兩岸各軍。虧欠餉數。已積至一百六十餘萬兩。卽遵部撥督臣曾國藩之餉。亦積欠二十餘萬兩。本省旗綠各營。額支坐餉。積欠數年。尙不在此數內。似此情形。深虞飢潰。更值水災。米價昂長。征勇乏糧。約一歲之內。出倍曩時。而入減大半。臣日夜核思。寢饋難安。幾將束手。因與督臣官文往返函商。

並督同藩司嚴樹森。及糧臺司道。悉心區畫。惟有於捐例稍事變通。以期補救。查七年春間。臣奏準湖北捐米一石。連折耗運費。準作銀三兩四錢。仍照戶部通行捐案減二成。及遞減四成核算。並未議請再減。近年鄰省捐例屢改。如豫中折算錢鈔。皖省專收餉票。江西軍火銀錢。兼收並納。且皆屢議減成。較京捐尙爲省價。夫避重就輕。人之常情。從前湖北搜括各項。尙可勉強支持。臣亦何敢爲減捐之請。上煩聖慮。惟刻下征餉坐糧。內外交迫。無可設法。勢處萬難。欲廣爲勸捐。小民又以鄰省捐價藉口。或先赴鄰封。以賤價捐領執照。巧避本省捐輸。以致鄂中捐者寥寥。若不改章。斷難期其踴躍。合無仰懇皇上天恩。俯念湖北艱苦情形。準令紳民凡捐實職虛銜。照籌餉例統減四成核算。升銜加級各項。向減四成者。準再遞減二成。於水陸通區。設局收米。捐米一石。加耗米一斗五升。運脚銀三錢五分。準作捐例銀五兩。各就捐局附近地方。運赴軍營及旗綠各營。並被水災區應用。其有陸路遙遠。運米維艱者。準交折色每米一石。連折耗運費。兌交庫平足銀二兩五錢。其飯銀照費。仍照例交納。均以庫平實銀上兌。概不準搭交錢鈔餉票等項。以防過減。有礙京捐。核較皖豫各省。實在捐價尙多增加。定限兩箇月一卯。截數奏報。其應歸京師捐銅局收捐各條。並補交四成實

銀者。湖北仍不準收。以裕京餉。並請旨敕下戶部。迅速由驛頒發空白各樣職銜照各二千張。封典照一千張。貢生照一千張。監生照五千張。從九職銜照五千張。花翎照一百張。藍翎照三百張。以便隨時填發。臣因皖軍餉項異常支絀。於時窮勢迫之中。爲此無可如何之計。籲求聖主恩施逾格。俾捐生樂於輸將。餉糈或資接濟。僅會同湖廣總督臣官文恭摺附驛馳奏。

奏陳髮捻大股犯楚請分別將弁功罪疏（三月初五日）

竊逆首陳玉成勾結捻首龔瞎子分犯羅田松子關。經成大吉擊敗。陳逆自率大股竄入英山。李續宜全軍回援。業於二月初十日。將大概情形。恭摺馳陳聖鑒在案。嗣據成大吉陸續報稱。逆首陳玉首喉捻首龔瞎子統帶髮捻五萬餘人。分擾羅田之松子關。二月初四日。逆賊之左從平頂山右從五斗坳抄入也。成大吉分飭武前營都司曾昭仕。武中營游擊胡以章。從右路迎擊。發中營副將張運馥隨同成大吉所帶之貞右營。從左路迎擊。正酣戰間。成大吉暗令武後營參將王名滔從左側山腰截出。賊衆驚潰。我軍奮力衝殺。賊衆狂奔。墜崖挂木。自相殘踏死者三千餘人。右路之賊。亦被曾昭仕。胡以章帶隊奮殺。斃賊千餘名。計自

已至未。鏖戰三時之久。共殺賊四千餘人。殺斃騎馬賊目一人。小頭目十餘人。奪獲偽印二顆。器械旗幟無算。生擒數十名。餘悉敗退關外。我軍稍有傷亡。至初七日辰刻。賊更分爲五路。一由五斗坳牽制武前武中兩營。一踞中路爲犄角之勢。餘從關左之平頂山分三路包抄武後營牆壘。蜂擁而來。成大吉卽派發中營。分爲兩路抵禦。而自率貞右營。從近壘一路偃旗突出。武後營亦派隊出壘助勦。力戰多時。賊復敗退。追殺數百名。生擒一名。奪獲偽印一顆。據生擒賊供。初四日被官軍殺斃騎馬賊目卽龔瞎子。其黨不服。挑選先鋒。奮力報仇。不料又敗。約兩次接戰。我軍傷亡共三百餘名。戰士疲勞而賊衆尙多。適派防麻城之候補知府梁作楫。以所統帶之凱前凱右副後等營。分駐長嶺關。距松子關僅二十里。成大吉卽於初八日辰刻。預約長嶺關凱前營參將劉中和。凱左營守備蕭玉元。副後營游擊陳日元。均派六成隊伏於馬鞍腰平頂山之側。又飭麻城舉大夏梧帶領練勇。伏於關內。布置已定。申刻賊率全隊。由山路排牆而進。意欲乘我不備。衝入關內。以圖分竄。成大吉卽飭各營迎頭奮擊。一時伏兵齊起。賊復敗退。我軍乘勝追離關外七八里之觀音塘。始行收隊。是夜四更。賊全數從松子關外竄逃。旋據各路探報。捻黨因龔瞎子死。散去二三萬人。從舒廬而歸。

於定遠。髮逆亦散去數千。尙餘三四千人。繞道竄入英山。羅田交界山中。仍往從陳逆合黨。此成大吉。駐松子關。以少勝多。屢戰皆捷。擊散捻黨之情形也。惟余際昌以七營分布霍山之三石嶺。樂兒嶺等處。僅昌副中昌左禮左三營。駐守三石嶺。尙能自保。而駐守樂兒嶺之昌中昌前昌後昌右四營。於正月二十九日。同時潰散。賊衆一擁而入。直走英山。援師追勦。只隔數日之程。而賊遂於初八日乘虛竄陷黃州。亟應分別功罪。以示勸懲。記名總兵湘南乾州協副將成大吉。以二千五百人當賊五萬之衆。竟能力扼嚴關。疊挫兇鋒。厥功甚偉。可否請加提督銜。副將張運馥。請加總兵銜。參將王名滔。游擊胡以章。於上年十月桐城挂車河戰功案內。已保副將。二人均請加總兵銜。都司曾昭仕。於前案內已保游擊。加參將銜。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以昭激勸。余際昌以三千五百人。分防霍山關隘。不能堅守待援。貽誤大局。除三石嶺後二日撤回之三營。應免查辦。管帶昌中營副將余際昌。昌前營參將楊飛熊。昌後營都司浦本祥。昌右營都司李殿元。均應請旨革職。留於軍營效力。以觀後效。其副將成大吉各營。陣亡都司尹翠日。外委歐正亭。軍功楊福堂。龍得祥。黃玉魁。王先道。殷邦明。張唐文。曾昭松。胡大貴。李學山。常科。名段春發。劉有勝。李衍堂。楊復興。應請旨交部

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查明各路將官功罪。分別勸懲各情形。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馳奏。

覆陳湖北兵力不敷暫難籌撥情形疏（十一年三月初三日）

咸豐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承準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奉上諭。翁同書奏。請飭撥楚兵。協同防勦等語。據稱。苗沛霖因與壽州團練尋仇。時思殺官報復。聲言欲攻壽城。并有勾結廬州粵逆之語。現在該前撫練兵守陴。紮營河口。尙無疏懈。惟兵力尙單。請飭湖北巡撫撥精兵二千。駐紮三河尖。協同防勦等情。苗沛霖恃強跋扈。意存叵測。已諭令袁甲三妥籌辦理。前有旨令。翁同書來京另候簡用。授李續宜爲安徽巡撫。現在壽州兵力尙單。著官文胡林翼就近調撥精兵二千名。派委得力將弁統帶。駐紮三河尖。以壯皖軍聲援。而固楚疆門戶。至胡林翼前保之同知劉蓉。現在何處。聞該員才具尙好。應如何錄用之處。著胡林翼酌量具奏。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欽此。竊查湖北以全力謀皖。本省留防之兵。卽形單薄。自霍山失利。賊逆乘虛而上。黃州旣陷。武漢震動。省會之地。僅存馬隊百數十名。營兵亦止二千數百。臣官文倉卒添募新勇。分撥布置。加以水師礮船。梭巡江面。扼賊南

渡。賊之詭謀。原欲擾我腹地。使我軍不得不分。乃狡焉肆出。以圖解安慶之圍。故其深入也。風馳雨驟。晝夜兼行。不數日而黃州之賊。已竄至黃安黃陂一帶。意在牽掣李績宜。使之愈追愈遠。而其潛伏桐城之賊。不下十萬。伺釁乘瑕。眈眈欲動。假令挂車河之軍。再爲分撥。多隆阿必難自立。而前路一空。勢將無所顧忌。長驅競進。直撲安慶矣。若遽撤安慶之圍。則潛山宿松等處六州縣。仍歸淪沒。不獨前功盡棄爲可惜。而皖北永無廓清之望。卽鄂省更增滋蔓之虞。曾國荃一軍孤立。驟無援師。臣等且爲慮之。太湖地勢。下可通安慶。桐城之氣。上可遏黃州。回竄之鋒。應有重兵駐紮。方能扼要出奇。四路策應。臣胡林翼以二千人。力疾守城。亦正苦於無勇可募。無餉可增。臣等於鄰省軍務。但使方有可籌。斷不稍存推諉。惟值此事勢萬緊。若欲勉強抽撥。竊恐兵力愈分。兵心愈危。轉致貽誤全局。臣等之罪滋大。一俟李績宜勦辦得手。軍威漸伸。則城賊之膽必寒。克復之期可卜。自應通籌皖北戰守。以稍紓皇。上南顧之憂。至同知銜候選知縣劉蓉。現隨湖南撫臣駱秉章入蜀。臣胡林翼另片詳悉具奏。所有兵力勦辦不敷。暫難籌撥情形。理合恭摺由驛六百里覆陳。

再。臣奉恩旨垂問劉蓉如何錄用之處。當卽欽遵轉詢湖南撫臣駱秉章。嗣據駱秉章函稱。

劉蓉新募護軍營勇丁八百名。總辦營務。隨同入蜀。并經附片奏明在案。臣查劉蓉器識遠大。兼知兵事。如蒙天恩。逾格簡用。畀以封疆藩臬之任。尙能獨當一面。不負職守。謹附片覆陳。

遵保才勝道府各員疏（七月二十二日）

竊臣於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三日。準吏部咨開。文選司案呈內閣抄出咸豐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奉上諭。現在各省軍務未竣。亟應簡拔人才。講求吏治。以期康濟小民。俾無失所。各該督撫於所屬各員。平日立品居官。知之有素。著擇其廉潔自愛。任事實心。及素著循聲。民情愛戴。堪勝道府者。臚列政績。出具切實考語。酌保數員。候旨簡用。其道員及州縣各官。如有出色之員。著一併核實保奏。倘所保之人。查有貪污劣蹟。或名實不符。朕惟該督撫是問。其各力除積習。秉公保薦。毋得瞻徇情面。任令屬員夤緣倖進。副朕知人安民至意。欽此。仰見我皇上慎選真才。康濟小民之至意。跪誦之下。欽惕難名。臣維戡亂之略。求才爲先。事君之義。薦賢爲本。謹就通省所屬各員中。逐加考察。精心遴選。查有鄖陽府知府調署武昌府知府李宗壽。器識遠大。體用兼謀。道銜漢陽府知府劉齊銜。識見精密。任事實心。鹽運使銜本

任德安府知府李映棻。才具宏通。操守廉潔。均堪勝道員之任。坐補江西永豐縣知縣張建基。政有本原。愛民如子。揀發知州署棗陽縣知縣王瑤。品行端方。官聲清卓。同知銜江夏縣知縣夏錫麒。守潔才優。結實可靠。候補同知文希范。立志誠篤。任事穩練。候補同知直隸州鍾謙鈞。通達政體。才識兼優。均堪勝知府之任。以上八員。其平日立品居官。皆臣所素知。亦衆所共信。相應請旨將鄖陽府知府調署武昌府知府李宗燾。道銜漢陽府知府劉齊銜。鹽運使銜本任德安府知府李映棻。俱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湖北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坐補江西永豐縣知縣張建基。免其坐補江西永豐縣知縣記名。以湖北知府用。揀發知州署棗陽縣知縣王瑤。免補知州記名。以湖北知縣用。同知銜江夏縣知縣夏錫麒。開缺記名。以湖北知府用。候補同知文希范。免補同知記名。以湖北知府用。候補同知直隸州鍾謙鈞。免補同知直隸州記名。以湖北知府用。理合具摺陳奏。

奏陳病勢增劇懇請開缺調理疏（七月二十七日）

竊臣自太湖回省。因病勢日重。奏懇續假。於六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湖北巡撫胡林翼。著再賞假兩箇月。在署調理。欽此。近日以來。多方醫治。原期及早痊可。庶竭駑鈍。力遏賊氛。以

紆聖主南顧之憂。無如咳噎彌甚。嘔血日至升餘。形銷神瘁。氣息奄奄。據醫云。積勞內傷。肝胃損敗。久病之後。攻補兩窮。非專心靜養服藥。刻難奏效。督臣官文數視臣疾。輒爲流涕。卽同官來見。無不悲臣之志。而憂臣病之危也。臣受恩至深。負罪至重。雖肝腦塗地。未堪自贖。何敢稍顧微軀。惟臣神志昏瞶。元氣大虧。閱案牘不過數行。眼目卽爲昏黑。行動須人扶持。乃能起立。臣之一身本不足惜。力疾從事。已逾一年。軍務地方。實多貽誤。現在南岸一律肅清。北岸之賊。有安徽撫臣李續宜督辦。必能次第掃除。再四維。惟惟有仰懇天恩賞準。開缺回籍。俾得安心調理。應俟到籍之日。再行呈明地方官吏。照例終制。臣年甫五十。未至篤老。倘得靜心調攝。病勢稍差。一息尙存。仍當捐軀圖報。斷不敢稍耽安逸。自外生成。所有微臣病勢增劇。懇請開缺回籍緣由。謹恭摺附驛馳陳。

曾 左 胡 合 集

胡文忠公集 奏疏

一五八

批 讀

監利縣稟報徵收團練批(乙卯)

近年州縣。非不知錢糧關繫國計。而動輒請免。特欲私肥其身耳。否則視國計益虛。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關於心耳。否則偷視息。一時見官事民事。若非己事者。姑諉其難耳。該署令知錢糧爲正供。其妥實爲之。開布公誠。百姓之天良。最爲真切。最易感動。行之以漸。積之以誠。斷無梗阻之虞。吏胥之奸久矣。不能一旦盡廢。此輩惟當寄耳目心腹於正士。不可循習舊俗。以書差爲政也。所論團練一節。凡釐金捐輸。均應報解。斷不准藉端濫支。本署部院。素講團練。歷行七八年。然總以得人爲主。子游爲宰。首在得人。苟得其人。鳴琴可理。卽長孺臥治。亦可理。不得其人。雖日夜劬勞。而無濟於治。求才之法。謀野則獲。謀邑則否。野多樸而邑多巧。野尚質而邑尚文也。又曹劇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一節。亦當深味。該會勸勤求治。惟實力實心。勉爲好官。不可虛生此世。是爲至要。

咨巴副都統籌辦受降事宜(三件)

貴副都統函開。該逆等吶喊投誠。查貴副都統並未與賊開仗。而預存一撫賊之見。是非撫賊。直恐爲賊所撫耳。前明張獻忠之禍。卽誤於熊文燦之撫。本部院曾再四函致貴副都統。諒必接到。竊謂不剿而撫。賊何所畏。可慮者一也。又稱。素日受恩。定不致另生異志。若不善爲安置。乘機招撫。則殄滅又須時日。殊不知招撫不難。安置之法爲難。貴副都統何以不將安置之法。詳悉開明。其可慮者二也。又稱。荊門州盧姓胡姓高姓等勇。潛窺此舉成敗。及我兵遠近。若此處一經招撫。則彼心亦定。查盧又熊並未造反。卽胡姓高姓已可遣散。與此次破城造反之逆。迥然不同。相提並論。竊所未喻。其可慮者三也。又稱。招撫此股。則穀城土匪。可以勦滅無遺。殊不思招撫之賊。斷不准再留楚境。卽應由貴副都統卽時遣散。親督出境。分交各原籍地方。乃爲妥善。貴副都統將收爲部曲乎。則口糧何出。終必叛異。將散留楚境。付之不理乎。則旋撫旋衅。大誤國計。隱害民生。其可慮者四也。又稱。得其心腹。可以定北路之大局。是貴副都統仍有收用之意。口糧由何支付。心腹豈能遙揣。其可慮者五也。賊不難於撫。而難於散。如果貴副都統撫局已成。應卽責成。自派將弁。分起管押。遞送回籍。并自備咨文。分咨各地方督撫。移行鄰省州縣。遞管回籍。取具回文彙繳。乃是正辦。乃能卸肩。若名

爲招撫。而仍留湖北。名爲遣發。而實未安插。是欺飾於目前。貽害於地方。其可慮者六也。該逆自襄竄宜。擄掠我人民。焚燬我室家。荆襄諸縣。匪實盡之。貴副都統爲游勇。憐獨不爲黎民恨乎。撫議若成。安插無術。必將該匪首逆。假以保舉。養以口糧。則官兵之勦賊者。轉不如作賊者之可貴。何以鼓士卒之氣。而警宵小之心。其可慮者七也。總之。賊之臨陣投誠者。貸其一死。則可。留用則不可。押送回籍則可。留於湖北則不可。撫議如已誤成。卽責成貴副都統一手經理。親督將弁。押出楚境。其襄樊討賊事宜。仍責成唐守統帶寶義二營。會同舒副都統。一手了辦可也。若設言招撫。而招撫以後。一切不理。則是顧目前之儉安。本部院必難照辦。又據探報。賊於武安堰之西。有邊乘潭河上游。搭小浮橋。恐一面說降。一面由倒座廟徑竄保康。萬一再縱賊入山。則惟統兵大將及各將官是問。幸祈勿以兵事爲兒戲也。受降之事。較打仗爲難。受降之禍。亦交敗仗爲烈。既已輕於一試。既往不咎。此後若不妥爲安插。必留異日數省無窮之禍。豈止湖北一省而已哉。大抵古今禍敗之由。每於邊疆外地。不干己之事。則主勦。於內地奸民。則主撫。外地不可勦而言勦。此好大喜功之所爲也。內地不可撫而主撫。是苟且目前。貽害他人之見也。已往者不能追。未來者深可慮。所有該投誠

之人。貴副都統責無旁貸。萬不可留在楚境。致釀明季誤撫之禍。刻下應如何分撥遣散。一切餉項。急宜設法辦理。其分起備文遣散。并取具各原地方官收管安置回文。彙移督撫備核。毋使撫而再畔。遣而不散。如有事變。卽祈貴副統都始終其事。

訓後營稟陳所部勞績懇請保獎批

凡軍營之事。冒濫在文。不在武。在大。不在小。在游說之徒。不在打仗之人。刪減不得其當。是人之德我不仁。然我之自處。仍不可不義。我楚軍之舍命不渝者。亦忠義激發。不盡爲名爲利也。查江撫於瑞州之戰。該營獎敘。惟刪除文員數人。其陰崗嶺之役。則未見奏咨明文。業咨請江西撫院設法補保。該營各員。未奉飭知。將士不無缺望。今照江西來咨。札抄行知。此後有難處之事。儘可實稟來轅。我見兵勇如一家人。苟有盡心盡力。不忍負其苦戰血戰之心也。

義營縷稟蘄州急務四端批

所稟四端。均有仁人之心。君子之度。撫卹難言。堯舜猶病。只在官吏擇正人。不擾民。事事挾一。至誠惻怛之心。以與民相見。便是實心愛養之道。若錢漕則正供也。國與民相維相繫。僅

有此耳。譬如父母待養。而子以病貧爲詞。欲人之代吾養也。欲父母不資吾養也。豈非悖逆子孫哉。此事可以類推。巨賊如龔秉極等。應由該令密行訪拏。審明後卽行正法。保甲之法。實團練之根本。行之於賊匪已退。是亡羊補牢。行之於賊匪未至。是未雨綢繆。今日之亡羊補牢。卽異日之未雨綢繆。勉力行之。勿迂緩。勿拘執。爲要。五家連坐之法。須神明而變通之。選舉妥紳爲練總。尤爲至要之論。

札蘄州牧

訪聞該州現用團總。及入局管事者。多係曾經從賊甘受僞職之人。殊爲駭異。該牧之意。欲得著名僞職。假以事權。藉可壓服鄉民。收斂團費。爲清結積欠口糧之計。噫。亦謬矣。夫甘受僞職之人。是賊黨也。其從前會假賊權以脅民。今又使假官權以行事。人亦何憚而不從賊。且邪正不兩立。該州豈無正人能籌團費。倘從賊之人。與正人共處。其稍知自愛。能自立者。必潔身以去。而羞與爲伍。其不肖者。又將共相糾結。而攫取爲工。萬一有事。邪黨復肆行無忌。團練必潰裂而不可恃。自來豪傑每恥因人成事。今該牧乃欲因賊以成功。惴惴然仰其餘息。藉其兇餓猾計。以懾伏地方。其可恥孰甚。本部院訪聞該州著名僞職管步瀛徐駝子

周大寵。皆久在賊中。又僞總軍帥龔秉極。在賊中恣行兇悍。上年曾招開化勇五百人。臨陣降賊。刻下皖賊鳴張。反與管步瀛私議。欲撤五鄉團局。其居心大不可問。實爲罪大惡極。該牧立即不動聲色。密速掩捕。審明各情。卽行正法。其管步瀛徐駝。子周大寵等。俱密行查拏。訊明逆蹟。稟請分別辦理。其餘從賊之徒。除實係被賊逼脅。罪在可寬者。仍不許任事。所有甘心從賊。爲害地方凶徒。亦須一體嚴究。此爲扶正抑邪。整頓團練本務。該牧毋稍姑容。致干參辦。

黃岡縣稟懇募勇並籌撥餉糈批

兵之勝負成敗。全視乎將。不關乎兵。稟稱募勇二千。原無不可。且蕪水羅田。警報時至。尤屬急務。特二千之勇。數日卽可招集。而該令胸中並無一將。夫以無將之兵禦賊。賊未至。則民受其害。賊將至。則聞風而逃。此天下古今之定局也。至孫家嘴。上巴河形勢。本部院縱觀已久。二千防兵。尙嫌太單。以首尾二三十里。淺水可以徒涉。若遇狡賊。尙須良將精兵。乃可應敵。倉卒召募之人。不如其無也。至地丁一項。漕折一項。原以供給兵餉。本省文武官吏。不得私受。必解藩庫道庫。遇有緊急要需。仍由庫發供軍用。所以不憚往返煩勞者。示限制嚴責。

成國帑大政利權不應下移也。所派信營副將前日可到三台河。且駐軍於三台河嚴密防守。俟他路再行添兵。可以進駐蘄水。然精兵猛將亦須三千人。乃成一軍。談何容易。該令所請。應卽中止。

道府稟覆襄陽地方情形批

據稟。熟籌襄郡情形。剿不可遽行。防不可輕撤。自須如所言辦理。至請撥綠營兵五百名。駐防樊城。特未之深思耳。近日各標營兵。豈復可用。是非無勁兵之患。而無良將之難。不然。穀城固有提督駐紮也。樊城亦提標操習之所也。使將得其人。率勵士卒。勤加訓練。非不足以壯聲威。又何煩舍之而他求哉。現酌定唐協和一營爲久駐襄樊之計。又擬加余際昌一軍二千人。以資彈壓。當可無慮。然攘外必先靖內。除暴所以安良。此一定不易之理。古來鎮守襄陽。如羊杜諸公。不專恃有重兵。亦其平日用人行政。實能登拔莠類。剔除奸慝。是以德威所及。強敵莫之敢犯。今之道府大員。位非不尊。果能振刷精神。率屬有法。使皆盡心民事。如一二著名匪徒。有犯必懲。有案必辦。措置得所。自無難化莠爲良。彼降衆雖甚叵測。豈其盡無求生之心乎。萬一稔惡已深。敢肆煽結。卽調兵掃除。亦所不惜。至清查戶口一節。所費不

多。而潛消內匪。莫善於此。但此事任之書吏。最滋擾累。必慎選各鄉正人。董司其務。專以責成。官又親自巡查。則一鄉一邑之賢否。悉注於冊。舉目可以周知。要在勤勤懇懇。出以實心。乃能冀有實政。否則保甲之成法。具在。幾何不視爲空文也。夫民事之安危。係於州縣。而牧令之轉移。操乎監司。該府道留意時艱。其所以握勝權。操治本。爲襄樊一帶生靈造福者。諒不徒恃區區數營兵勇。足爲捍衛之資。尙其深思而力行之也。

咨江楚各督撫

刑部右侍郎萬青藜奏言。江河之險。不可與人共之。卽如徐州一府。多在河北。而不屬之山東者。以河南全力防河也。蘇松常鎮四府。皆在江南。而不屬之浙江者。以江南全力防江也。九江附郭德化縣。在江之南者十三鄉。在江之北者三鄉。三鄉之中。上與湖北之黃梅交錯。下與安徽之宿松鈞連。地方公事。每多膠轕。其長江北岸。上至河套口之上。則屬湖北。下至八里江之下。則屬安徽。與長江南岸。已殊畛域。而郡城對岸之小池口。半爲黃梅馬頭。半爲德化馬頭。黃梅設有縣丞。德化設有巡檢。並域而居。不相統屬。黃梅縣城去該處九十里。黃州府城去該處五百餘里。一旦有急。呼應不靈。卽欲固守郡城。而江面已連檣而下矣。逆匪

踞守九江。於江之北岸。築一堅城。僞名新城。新城未破。逆舟來往自如。去年破該城。而逆始困。今茲北岸駐十餘營。而逆始殲。然則欲守九江。非並守北岸不可。欲守北岸。非增置一城。以爲援應不可。查黃梅一縣。地最遼闊。有三十六陸鎮。三十六水鎮。甚爲難治。若割該縣近江之地。及上至龍坪之西。下至梅家洲之東。各迤北數十里。擇形勝處所。另設一縣。仍歸九江府統屬。使控制得專。其武弁則分九江在城陸營。以該游擊領之。更令水師。於兩岸分駐互巡。仍歸九江鎮標管轄。庶可以全力防江。無分守交掣之虞。及平時修壩築隄。沿江各工。亦得專責成。而免推諉。至應徵錢糧。仍就地定額。不過藩庫互相增減。於國課仍無虧損。學校則暫增教諭。或訓導一員。於兩省文風較遜之區。暫撥學額數名。照例辦理。旨下。兩江湖廣各督撫。定議速奏。據江西道府及黃州府等會勘得小池口正對江西九江府城。離黃梅縣城九十里。賊匪築有僞城。大半在江西德化縣地方。惟迤東一隅。爲湖北黃梅縣清江鎮地方。計地二十餘里。至德化縣之桑落鄉。又黃梅縣東接安徽宿松縣界。計程四十里。係屬陸路。以德化黃梅地勢而論。緊接之區。以小池口爲最要。北岸江防所恃以扼險。卽南岸所恃爲控制。與該侍郎原奏形勢略同。今查黃梅地方三十六鎮。水鄉居半。水鄉濱臨大江者。

又居其半。現在援江水師。策應南北二岸。無畛域可分。若分德化黃梅之地。迤北立城。另設一縣。則黃梅縣境。並不甚大。且龍坪之西。與梅家洲之東。迤北地方。水陸錯雜。境地無多。分縣守禦一層。似可不必。且九江府城。有鎮道大員駐紮。得良吏良將。互相巡防。凡事得人。勝於變法。本署部院。以謂禦侮在乎選將。變法不如求才。軍興以來。各省郡縣。有險可恃。有要可扼。城高池深。每不能爲一日之守。九江爲吳楚關鍵。地據江湖之險。鎮道得人。治內攘外。足敷治理。且古人設城。必審形勢。小池口平原空曠。盜賊所建之城。何足效法。改設州縣。斷難防守。道府鎮將。不能兼顧。而欲責成於同知。及抽撥零星不成隊伍之營兵。豈足守禦。且欲守九江。近則須嚴彭湖興國之防。遠則須圖黃州安慶之要。小池口既非扼要。更張舊法。必無實功。應請酌選將弁。講明戰守。自武昌至安慶。輔車相依。庶東南要會不變法。而疆圉自固矣。

札各釐局

釐金之設。原因軍餉短絀。萬不得已之舉。本署部院引用正士。不假手官吏。所以去中飽而歸實用也。乃近來各局委員。一札到手。卽信趕兄弟子姪。赴局管錢管帳。或無可位置之處。

而故多捏名色以安插之。其不肖子弟。假父兄之權。從中舞弊。或悄悄釐錢。詭造開除。或以無載有。以虛載實。復串通書役。剝取商民。吹毛求疵。乘隙重罰。甚至勾通巡划。礮勇。貪賄受賂。私放私取。種種弊端。無所不至。是但知徇一己之私。而罔顧商民之累。征餉之虧。言念及此。實堪痛恨。合行專札嚴飭。除局員均由本署部院及總局分別札委外。其一切執事人等。不得濫用子姪。就令其人未盡不肖。亦當各遠嫌疑。勒令回籍。倘仍縱容庇護。致有以上情弊。卽惟該局是問。

札各營及各委員

曾部堂囑金守先打羅山衝。勿打廣福寨。從西路勦賊。以東爲賊之敗路。老謀深算。極合機宜。又據金守探報廣福寨賊於十九夜搬往東堰口之羅山衝。若我軍自廣福寨逼小池驛數萬鉅股之賊。包在腹中。困獸猶鬪。必有他虞。如布袋然。已塞其口。而閉其竅。非兵機也。且探實賊壘無多。蓄滿田水。橫以樹。本無非防馬步之馳擊。而真賊能戰者。伏於民房布棚之內。我軍攻壘。則伏賊皆出而包之。其狡計不過如此。查雲營餉道已通。軍情甚固。山內一軍。應以撫湘十二營同昌字六營移進西路陳家嶺洪家嶺一帶。循山直下。迎擊其首。其山外

各軍。或合擊其首。或橫截其腰。使賊首尾不能兼顧。可以大勝。所有應札事宜。合行逐條開單札飭。

一、金守擬調羅溪河各軍。羅溪要地。不必調動。應以昌營全軍會合同進。

一、水吼嶺爲天堂要隘。天堂爲皖楚樞紐。應飭凱右貞左禮左三營駐水吼嶺。歸梁守調度。禮桂三營駐天堂。歸丁訓導調度。

一、金守余參將之轉運。除已由天堂陸續發運各件。仍飭趕緊運送外。應札改循英山太湖野雞河龍溪羅溪河送至大營。其英山太湖應卽於二十四日奉札設局傳夫。責令兩令趕辦。軍務緊要。毋許貽誤。

一、派蘄州彭牧太湖蔡令等採辦米石。約每日足供萬五千人之食。運送羅溪河一帶。探明金守余參將行營。勒限二十五日起運。如有違誤。惟彭牧蔡令是問。其米價銀兩。運脚錢文。由沈丞王丞金守余參將分起交彭牧蔡令速領。

諭皖民

照得皖民受禍久矣。潛太既下。正期掃蕩逆氛。以甦民困。詎意賊情狡詐。造言我師此次東

征。不分良莠。概行誅戮。藉洩三河之忿。不知楚軍專以救民爲心。念爾等久罹荼毒。父母爲賊殺戮。妻子爲賊擊掠。身被迫脅。勢非得已。常切哀矜。今剋期東下。乃爾士民再見天日之秋。已嚴飭兵勇。於破城後。不得妄殺被脅之衆。但自拔來歸。一概免死。准予薙髮。釋還鄉里。倘能擒斬賊首。投誠自效。或大軍到日。自行歸順。或臨陣之時。反戈殺賊。卽是義民。除免罰外。並量予超擢賞給翎頂。如韋志俊等。已專摺奏聞。奉旨優獎。此皆爾等之所知也。本都院志在救民水火。惟誅首惡。其無辜赤子。斷不忍妄戮一人。誠恐爾等誤爲賊謠所惑。合先出示曉諭。爲此仰皖省各處軍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賊匪是爾仇人。毀爾室家。陷爾不義。與其供賊驅使。仍爲賊害。何如與官軍合謀。內外夾擊。立功自贖。轉禍爲福。切勿觀望徘徊。自貽伊戚。思之慎之。毋違特示。

飭各屬遵辦守禦事宜

照得。疆場效命。烈士之風。守城保堅。義士之節。軍興十餘年矣。一郡一邑。於時糧厲甲。絕不講求。有司不能爲先事之籌。一旦有警。全無所恃。是我有城不能禦賊。賊且以城抗我。况賊匪守一城。卽可蔓延數城。官兵復一城。旋慮別棄數城。守備之不修。坐使逆黨得以乘虛肆

擾。至於潰爛不可收拾。此吳楚及天下之大患也。鄂居天下之中。鄰氛四警。戒備尙疏。兵力之所不能周。皆賊匪之所欲乘間。且安慶圍師得力。陳逆來援必分多股。昔年賊救九江。而從松子關入麻城黃安。本年圖解金陵之圍。而從甯國廣德入浙江入東壩。後路橫出。非其明證耶。然則漢黃德之警變。固可計日而待。卽當先事而籌。鄂軍五萬餘人。進逼懷桐。分援吳楚巴蜀。兵分力單。勢難兼顧。是欲保楚謀吳。急宜添練鄉兵。講求城守。以爲庇民固圍之謀。分民財以保民。與任賊匪之奪吾民財。利害輕重。較然可睹。但使官吏不私一錢。上下聯爲一氣。則事必可集。功必可成。昨經本署部院札飭司道。通籌會議。酌定守禦章程。務使各屬紳民一體週知。該州縣刻日延請公正紳耆。趕緊籌辦。其一切添修礮卡。盤查關隘。與夫葺城濬濬。儲備米糧軍火。及養男多寡之數。仍各因地制宜。自行妥議。統限文到十日內稟復。定限四十日一律辦齊。如賊到。限嬰城固守百日。百日之外無援。督撫統兵官執其咎。百日之內不守。或以帶勇迎勦爲詞。致城池失守者。州縣任其罪。此事期於必行。粵捻之禍。近在眉睫。刻不容緩。該紳民身家性命所繫。諒不惜小費而忘大義。該州縣責任守土。更不得畏難苟安。怠忽從事。如有奉行不力之州縣。是其心先存一去志。應卽先行揭參。不準僅以

撤任了事。並另選堪勝邊才者。由司委派。前往摘印任事。此本署部院思患預防保固危疆之至計。慎勿玩視。除廣濟羅田蘄水無城。應守邊界礮卡。蘄州城臨江岸。應守邊地張家塆一帶。均已另札飭知。除行黃陂、孝感、黃岡、黃梅、麻城、黃安、安陸、隨州、應山、襄陽、棗陽各州縣外。合行札飭。札到該府。即便分飭各州縣一體速遵妥辦。毋稍怠忽。章程六條。開列於後。

一、擇縣董。以人之賢否爲舉廢。用人不當。覆敗可以逆睹。一邑之大。豈無品節自勵。不貪利欲之人。足爲邑人信服者。但正人不輕出入衙門。往往官不及知。須諮周博訪。按名延接。細心察看。於城中設立公局。擇老成練達。聲望尤著之一人。以爲局董。以稍次者一二人副之。一切事宜。及分途辦事各紳士。悉由該縣會商局董斟酌任使。以取得人之效。

一、籌經費。鄂省數苦賊氛。幾無完土。民力無餘。已可概見。然害至患生。近在肩睫。守禦之費。省局支絀。不能絲毫挹注。卽該地所徵錢漕鹽釐各款。儘數解省。仍不準絲毫動挪。則不得不藉資民捐。爲該民統籌保衛也。務擇城鄉公正紳士。分途勸辦。不準按畝攤派。致蹈前轍。但察其家有餘貲者。勸令捐輸。一面稟請省局。給發空白部監。遵照新

定減成捐例。按捐輸多寡。隨時填給。以示激勵。其捐數較少。不合給予職銜者。由首士開列捐戶姓名。註錢數於下。粘貼村鎮。以昭核實。而杜侵佔。

一、募勇了。大縣酌募千人以外。中縣八百。小縣五六百。須挑選本地精壯。概不準以老弱充數。照營制編立哨隊散勇名冊。以資統繫。仍登明鄉貫年貌。取具保結。以防匪徒混入。其管帶紳士。宜誠樸。不宜油滑譎詐。口糧一切。由該官紳自酌。

一、完城守。城池爲通邑根本。最宜修葺完善。尤須於城牆外加修空心礮臺。仿照礮式。於中下二層。留槍礮小眼。其城外向無濠溝。及有而淤塞者。一律挖濬寬深。濠內岸築土牛牆一道。仍留槍眼。保護城根。以資固守。修濬之役。卽以募勇爲之。

一、備器械。子藥、槍礮、刀子、旂幟、賬房。爲兵勇所必需。除團勇歸各團製備給發。其城守並派守礮卡各勇丁需用之物。由公局領取。須及時製造。件件堅利適用。不得浪費。或臨時添募多人。不及備辦賬房。卽用竹蘆各簾。蓋作賬房式樣。塗以石灰。亦足蔽雨日而眩賊目。

一、儲食物。守城以米糧爲先。一日不食。內亂立生。平時論令在城商民。務將所收鄉間

租穀運歸城內。卽近城村莊。每值稻麥登場。除酌留全家口糧外。餘亦寄儲城中。無事就城變價。有事舉家入城就食。可免臨時搬運。而餘穀照價糶賣。仍不失爲己有。其各鄉捐貲或兼收穀石。令其運送城局。備勇丁口糧支放。亦兩便之道。應由該官紳因地制宜爲要。

飭各統帶查辦各營

照得。淫佚酒色。取敗之媒。徵逐嬉娛。行軍所戒。本年金陵圍師之潰。皆緣將驕兵惰。終日酣嬉。不以賊匪爲意。或樂桑中之喜。或戀家室之私。或羣與縱酒酣歌。或日在賭場煙館。淫心蕩志。極樂忘疲。以致兵氣不揚。禦侮無備。全軍覆沒。皆自宜淫縱欲中來也。楚軍之強。素嚴紀律。正當以吳事爲殷鑒。乃近聞桐城陸路各營。頗有慝奢室於近營民房。將弁兵勇夜不歸營者。苟安敗名。此風一開。紀綱盡壞。防微杜漸。不可不嚴。合行通飭。爲此札仰該某於奉文後。悉心訪查。嚴行董戒。痛除聲色煙賭各事。每日夜點名二次。每日早晚操演二次。以肅軍政。夫兵猶火也。不戢則焚。兵猶水也。不流則腐。治軍之道。必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爲典法。如各營官哨弁勇丁。仍有前項情事。立即稟參斥革。分別從嚴辦理。毋稍隱徇。切切。

札各州縣觀風

照得士習爲民風之本。文章亦道德之華。世變循生。所以扶禮教於不衰。維廉恥於旣敝者。皆賴讀書明道之功。文教昌明。則士氣蒸蒸日上。風俗所由純也。夫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固不徒以宏博爭長。然窮義理之精微。考古今之事變。所爲文章可通政事。而知言卽以知人。養民卽以致賢。又求治之先務。本署部院連年治軍。博求天下賢者。相與補救時艱。我楚多材。急宜詢事考言。以覘才識。因揭觀風四書經文題。及策問詩賦論說古今各體。欲使窮經致用者。抒蘊蓄而各盡所長。以憑採擇。其文體優異者。除銀幣獎勵外。并卽備見面詢事務。以勵實學。而別真材。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271B

P26278



~~F56278~~